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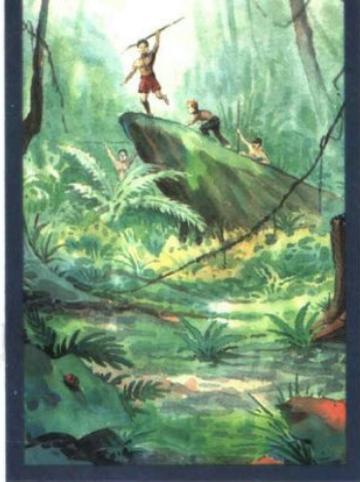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博覽會®

蒼蠅王

Lord Of The Flies
William Golding



威廉·高汀／原著 劉力堅／翻譯 開今文化／出版



這是一本描述死亡和毀滅的小說。一群6至12歲的英國男孩，被一架飛機送至太平洋上一個熱帶島嶼。他們爲了生存將人性惡的一面——爭奪、貪婪、巧詐等行爲——呈現出來，破壞了島嶼原本的樸實和寧靜。作者在故事結尾，藉由這群孩子決定燒掉整個島的情節，告示人們若不及時終止無知的破壞，毀滅即將到來。



ISBN 957-797-104-0



NT170



789577 971043

開今文化事業出版
知道出版有限公司總經銷



蒼 蠅 王

世界文學博覽會 8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149455

蒼蠅王／威廉·高汀 (William Golding) 著；劉力堅翻譯。--初版。--臺北市：開今文化出版：知道總經銷，1995
面：公分。--(世界文學博覽會；8)
ISBN 957-797-104-0 (平裝)

873.57

83011258

世界文學博覽會 8

蒼蠅王

發行人／冷遠攻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張泰昌律師

原著／威廉·高汀 (William Golding)

翻譯／劉力堅

總編輯／戴月芳

執行主編／黃惠娟

美術主編／白儀琪

封面設計／傑士群英工作室

內文插畫／陳正望

校對／蔡明雲、范雅清

出版者／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木新路二段161巷10號

TEL：2342666 FAX：9374907

郵撥：1636829-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438號

電腦排版／健呈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印刷／世和印製企業公司

總經銷／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TEL：9189099 FAX：918910

初版／1995年1月

ISBN 957-797-104-0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FOREMOST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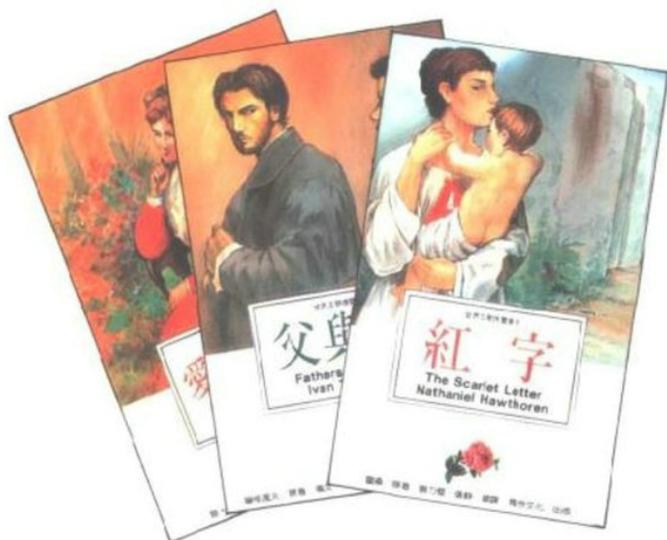


石油大學 0152544



熱力推薦!!

全新譯本・率先出擊



- | | | |
|---------|-----------|--------|
| 1 小婦人 | 阿爾柯特著 | 售價150元 |
| 2 理智與情感 | 珍・奧斯汀著 | 售價210元 |
| 3 乞丐王子 | 馬克吐溫著 | 售價160元 |
| 4 包法利夫人 | 居斯塔夫・福樓拜著 | 售價210元 |
| 5 愛瑪姑娘 | 珍・奧斯汀著 | 售價210元 |
| 6 紅字 | 霍桑著 | 售價180元 |
| 7 父與子 | 屠格涅夫著 | 售價180元 |
| 8 蒼蠅王 | 威廉・高汀著 | 售價170元 |



• 作者介紹 •

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
1911年9月19日出生於英國康瓦耳郡。

《蒼蠅王》是高汀第一本小說，深受五〇年代末和六〇年代初期的青少年喜愛。它取代沙林傑《麥田捕手》的地位，為高汀贏得了財富和名聲。他反對立場不明的人文主義。有人稱他的小說為寓言，他則認為係有關人性的神話。著有：《繼承者》、《賓奇·馬丁》、《尖塔》等小說。



登录号	149453
分类号	I561.45
种次号	027

008

世界文學博覽會

蒼蠅王



原著 威廉·高汀

翻譯 劉力堅

出版 關今文化



石油大學 0152544

出版弁言



從人類發明文字之後，「文學」大概也就隨之誕生了吧！初始，人們可能只是單純的將所思想、所見所聞利用素樸的文字記錄下來，別無心機。然後，緣於文明生活的開展激盪與文人才子的巧思妙意，人類社會開始有了結構嚴謹的章節小說、詞藻典雅的瑰麗散文、撩人心弦的優美詩歌……它們也成了人類相互傳誦的精神糧食，哺餵著代代渴望滋養的乾涸心靈。於是，經典鉅著、奇文構構從而不僅左右著時代的思維取向，也令人在每一段靜謐的閱讀過程中，不由自主地與之同歡同喜、共悲共憤！

「世界文學博覽會」是開今文化傾注大量人力，蒐羅最佳原著版本，重新編譯的世界文學賞讀系列，它雖名曰「博覽」，卻非雜蒐選錄。我們的心願是，在汗牛充棟的書海面前，為您提供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學鉅著，它們或是傳誦一時，引領無數茫昧的人群；或是擲地鏗鏘，扣握著時代的脈動。同時，我們將先以《小婦人》敲開這扇文學饗宴之門，只要您抱著參觀「博覽會」的輕鬆心情，便能愉悅地品味一道道豐盛甜美的文學佳餚。

「我無法告訴您文學作品中真正撼動人心的力量從何而來，但當我感覺到的時候，我自然會知道。」這是知名作家凱薩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在《寫作

札記》中的告白，也是我們決定出版這一系列世界文學名著時的心情與期望。我們的確難以藉著隻字片語就表述出作品的精神底蘊；於是，我們只能期望靠著原著的忠實展現，讓讀者親自去感動作品中內含的靈思，然後也可以大聲的喊出「當我感覺到的時候，我自然會知道。」

目 錄
蒼 蠅 王

出版弁言

- 1 螺號之聲／7
- 2 山火／49
- 3 海灘小棚／75
- 4 花臉長髮／91
- 5 水中怪獸／119
- 6 空中怪獸／151
- 7 陰影和高樹／177
- 8 送給黑暗的禮物／203
- 9 死亡的情景／239
- 10 螺號和眼鏡／253

11 城堡岩 /	281
12 獵手的叫喊 /	307
威廉·高汀大事編年簡表 /	342

1 螺號之聲

一個淡黃色頭髮的男孩從最後幾英尺的岩石壁上滑下來，開始尋覓通向環礁湖的路。雖然他已脫下毛線衫校服提在手裡，但灰色的襯衣卻粘在他身上，頭髮散亂地貼在前額。在他周圍，一條狹長的岩山斷層直通向叢林，一切都沐浴在炙熱之中。他在藤蔓和斷樹幹交錯叢生處艱難地攀登時，一隻長有紅黃相間羽毛的鳥兒一閃就飛向天空，發出一聲像女巫尖叫似的聲音，這時，另一個聲音隨之而起。

「喂！等一會兒啊！」

斷岩邊的矮樹叢搖晃起來，大量的雨珠滴落下來。

「等一等，」這聲音接著說，「我被纏住了。」

黃頭髮男孩停下來，拉了拉他的襪子，似乎這會兒已把叢林當成他自己的家了。

那人又說話了。

「我幾乎不能動彈了，周圍都是野藤之類的東西。」

說話人從矮樹叢中鑽出來，小樹枝刮擦著他那油污的風衣。由於赤裸的膝蓋被荊棘刺傷了，只好躬下身，仔細地把荊棘拔掉，然後轉過身來。他比黃髮男孩矮，但很胖。他一邊尋找安全的落腳處，一邊向前走過來，透過那厚眼鏡片向周圍張望。

「拿話筒的人在哪兒？」

黃髮男孩搖了搖頭。

「這是座島，至少我認為是座島。那是海裡的一塊礁石。也許這裡沒有大人。」

胖男孩顯得有些吃驚。

「有個駕駛員，但他不在客艙，他在前艙。」

黃髮男孩眯起眼盯著那塊礁石。

「那裡面有其他的孩子，」胖男孩繼續說，「有些出來了，他們一定會的，是嗎？」

黃髮男孩開始尋找通向海邊的路，他試圖表示出一種隨便又不太不在乎的樣子，可是胖男孩卻緊緊跟在他身後。

「難道連一個大人也沒有？」

「我看沒有。」

黃髮男孩嚴肅地說，然而這時，他感到一種能實現他野心的喜悅，他竟然在斷岩中間頭朝下倒立起來，向胖男孩咧著嘴笑。

胖男孩想了一會兒。

「那個駕駛員。」

黃髮男孩把腳落了下來，坐在冒著熱氣的土地上。

「他一定是把我們投下來後就飛走了，他不能在這著陸。帶輪子的飛機不行。」

「我們被襲擊了！」

「他會回來的。」

胖男孩搖了一下頭。

「我們下降的時候，我從窗口朝外望了一下，我看見飛機的另一部分向外冒著火。」

他上下看著這個斷岩。

「這就是機身擦過去的時候弄出來的。」

黃髮男孩伸手去摸了摸折斷的樹幹。這時他顯得很有興致。

「發生了什麼事？」他問道，「現在飛機到哪裡去了？」

「暴風雨把飛機捲出海了。一定還有別的小孩在裡面。」

他猶豫一會兒又說。

「你叫什麼名字？」

「拉爾夫。」

胖男孩等著對方問他的名字，但對方沒有結識他的意思。名叫拉爾夫的黃髮男孩含糊地笑了笑，站起來重新尋找通向環礁湖的路。胖男孩用手緊緊搭住他的肩膀跟著他。

「我想有好多我們的人散布在我們周圍。你沒看見任何其他的人嗎？」

拉爾夫搖搖頭，加快了腳步。拉著他被樹枝絆了一跤，摔在地上。

胖女孩站在一邊，艱難地喘著粗氣。

「我姑媽叫我不要跑，」他解釋說，「因為我有哮喘病。」

「哮喘——喘？」

「對，喘不過氣來，我是學校裡唯一患有哮喘病的男生，」胖男孩有點兒自豪地說。「還有，我在三歲時就戴上眼鏡了。」

他摘下眼鏡遞給拉爾夫看，並眨著眼微笑，然後用不乾淨的風衣擦著眼鏡。一種痛苦和專注的表情使他蒼白的臉變了樣。他擦了擦臉頰上的汗，迅速地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鏡。

「野果子。」

他環視一下斷岩周圍。

「那些野果，」他說，「我想……」

他戴上眼鏡，從拉爾夫身旁走開，彎下身鑽進濃密的葉子中。

「我一會兒就出來……」

拉爾夫小心地掙脫了樹藤的纏繞從樹枝中鑽了出來。胖男孩在他身後哼哼起來，他正忙匆匆地穿越擋在他和環礁湖之間屏障。他爬過一根斷樹幹，才從矮樹林中走出來。

海岸被棕櫚樹覆蓋，在陽光下這些樹木有的直立，有的傾斜，還有的歪倒，綠羽毛似的枝葉直指向百英尺高的天空。樹下的海灘長滿粗糙的野草，被飛機撞倒的樹木被撕扯亂

七八糟，其中還有腐爛的椰子和棕櫚幼枝。後面便是斷層岩形成的空間和森林的陰影。拉爾夫站著，一隻手扶著灰色樹幹，縫隙著眼睛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離這兒大約一英里的海面上，潔白的浪花濺落在珊瑚礁石上，再往遠看，那寬闊的海水是深藍色的。在不規則的弧圈內，環礁湖像山地中的湖泊那樣平靜，呈現藍、綠和紫等深淺相間的顏色，棕櫚坡和海水之間狹長的沙灘，一望無邊。

拉爾夫從棕櫚坡上跳下來，沙土厚厚地覆蓋在他的黑皮鞋上，熱氣撲面而來。他意識到自己穿得太多，便使勁甩掉鞋子，一下子就脫下鬆緊帶的襪子。然後再跳上棕櫚坡，脫掉襯衣，站在像頭顱一樣的椰子中間，棕櫚和森林的綠蔭投射到他的皮膚上。他解開腰帶上的蛇形扣，脫下內、外短褲，赤裸地站在那裡，注視著迷茫的沙灘和海水。

他足夠大了，十二歲零幾個月，孩童時期鼓囊的肚皮已消失，但還未發育到愚笨的青春。你能看出，他可能成爲一名拳擊手，他雙肩發育的寬闊厚實。他輕輕拍了拍棕櫚樹幹，終於相信這確是一個島，於是快活地大笑起來，來了個倒立。他又靈巧地站起身跳回到沙灘上，跪下來用雙臂攏起兩堆沙子堆在胸脯上。

「拉爾夫。」

胖男孩在坡上彎下腰小心地坐下來，把坡邊當成了坐椅。

「對不起，我去了這麼長時間，那些野果……」

他擦了擦眼鏡，在胖鼻子上正了正，鏡框在鼻梁上壓出一個深的粉紅色V字。他看了眼拉爾夫的金黃色身軀，又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衣服，他把一隻手放在拉鏈的末端。

「我姑媽……」

然後他用力拉開拉鏈，把風衣從頭上脫下來。

「得了！」

拉爾夫斜眼瞧著他，什麼也沒說。

「我想咱們要知道他們所有人的名字，」胖男孩說，「列一個名單。」

拉爾夫沒有理解這個暗示，所以胖男孩被迫繼續說下去。

「我不在乎他們叫我什麼，」他說，「只要他們不像在學校裡那樣叫我就行。」
拉爾夫稍微有點興趣。

「叫你什麼？」

胖男孩回頭看了一眼，湊近拉爾夫低聲說，「他們叫我『豬仔』。」

拉爾夫尖聲笑著，跳了起來。

「豬仔！豬仔！」

「拉爾夫……請別！」

豬仔憂心忡忡地握著雙手。

「我說，我不要……」

拉爾夫蹦蹦跳跳著衝向沙灘上的熱氣，然後，又裝成一架戰鬥機，機翼後伸，跑了過來，對著豬仔開機關槍。

他俯衝到豬仔腳邊的沙地上，躺在那兒哈哈大笑。

「豬仔！」

豬仔也不情願地咧嘴一笑。在這點上得到承認滿足了。

「只要你不告訴別人……」

拉爾夫在沙土裡咯咯地笑著，豬仔臉上又露出那痛苦而陰沉的表情。

「等一下。」

這裡的沙灘被一個方形景物突然截斷。一塊巨大的粉紅色花崗岩平台伸出地面，在森林、斜坡、沙土和環礁湖之間伸展為四英尺高的石台。台上薄薄地覆蓋了一層泥土和野草，還有連片的小棕櫚樹。因為水土不足，小樹長到二十英尺左右就枯乾倒斃，所形成的交錯的樹幹，很方便就坐。棕櫚樹還站在那兒結成一個綠頂。拉爾夫登上石台，注意到涼氣和綠蔭，他小心地走到向海一面的邊緣，俯瞰湖水。湖水清澈見底，熱帶水草和珊瑚多姿多彩。一群閃亮而靈巧的小魚游來游去。拉爾夫發出低沉而愉快的自語。

「真棒啊！」

石台的盡頭景色更加迷人。可能是上帝的安排，或是颱風，要麼就是隨拉爾夫而來的暴風雨，使環礁湖內堆沙成堤，沙灘上出現了一個長而深的水池，盡頭便是粉紅色花崗岩。過去拉爾夫曾因沙灘上的水池看上去很深而上當，因此現在對這湖水不存奢望。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水池呈墨綠色。拉爾夫仔細觀察了整個有三十碼的湖水，撲通一下跳下

去。水比他的體溫還要暖，他好像在一個大洗澡池裡游泳。

豬仔又來了，坐在岩石邊上，嫉妒地盯著拉爾夫的軀體。

「你不會游泳吧。」

「豬仔。」

豬仔脫下鞋襪，仔細地在石頭上擺好，用一隻腳試了試水。

「熱了！」

「你認為怎麼樣？」

「我沒什麼想法。我姑媽……」

「找你姑媽去吧！」

拉爾夫從水面一頭潛到水裡，在水下睜眼潛泳；水池的沙石邊像山丘一樣朦朧地出現在眼前。他在水面上仰游，捏住鼻子，一道金光在他臉上閃動。豬仔看上去下了決心，開始脫掉短褲。露出了蒼白肥胖的身體，他從水池沙岸一邊踮著腳尖走下水，而後坐下，讓水正好淹沒到脖子，得意地對拉爾夫笑著。

「你難道不會游泳嗎？」

豬仔搖搖頭。

「我不會。不能游。我的哮喘……」

「去你的哮喘吧！」

豬仔用一種謙卑的忍耐忍受著。

「你準是游得太差。」

拉爾夫從坡下倒著踩水過來，吸了一口水向空中噴出一個水柱，然後抬起下巴講話。

「我五歲就會游泳。爸爸教的。他是海軍軍官。等他休了假就會來營救我們。你爸爸是
做什麼的？」

豬仔滿臉通紅。

「我爸死了，」他趕忙說，「我媽……」

他摘下眼鏡，想找點擦的東西又找不到。

「我一直和姑媽生活。她開糖果店。我總是有好多糖，要多少有多少。你爸什麼時候

來營救我們呢？」

「他會盡快來的。」

豬仔從水裡出來，身上滴著水珠，赤裸地站著，用一隻襪子擦眼鏡。早晨灼熱的空氣中，能聽到的唯一聲音是海浪拍打礁石的轟鳴聲。

「他怎麼能知道我們在這裡？」

拉爾夫懶洋洋地躺在水裡，睡意包圍了他，就像和湖光相搏鬥的海市蜃樓一樣。

「他們會在機場告訴他的。」

豬仔搖搖頭，戴上閃閃發亮的眼鏡，向下瞅著拉爾夫。

「他們不會的。你沒聽見那個駕駛員說的嗎？關於原子彈的事？他們都死了。」

拉爾夫從水裡出來，站在豬仔對面，琢磨著這個重要的問題。

豬仔堅持說，「這是個島，是不是？」

「我登上一塊岩石，」拉爾夫慢慢地說，「所以我認為這是個島。」

「他們都死光了，」豬仔說，「而且這是個島，誰也不會知道我們在這裡。你爸不知

道，沒人會知道……」

他嘴唇顫動了一下，眼鏡因流淚而模糊了。

「我們會在這兒等到死的。」

死字一出口，熱浪的威脅似乎更加嚴重，而且環礁湖的反射光照得他們睜不開眼。

「我們拿衣服去，」拉爾夫咕噥著。「在那邊。」

他忍受著太陽灼燒，小跑著通過沙灘、石台，找到散亂的衣服。再次穿上灰襯衫是很舒服的。而後他攀登上台，在綠蔭處一根方便的樹幹上坐下。豬仔吃力地爬了上來，還夾著他那些衣服，然後小心地坐在一根倒下的樹幹上；這是面向環礁湖的陡坡，湖面交錯顫動的陰影反影到他身上。

這時他說話了。

「我們得找到其他人。我們得做點什麼。」

拉爾夫沒吭聲。這裡是個珊瑚島，遮陽蔽日，他沒理睬豬仔不吉利的話，他只是舒服地想入非非。

豬仔又堅持說。

「我們這兒有多少人？」

拉爾夫走過來站在豬仔身旁。

「我不知道。」

微風使熱氣朦朧而又平靜的湖面泛起漣漪。微風吹過石台棕櫚樹枝葉發出呻吟，稀疏的陽光在樹幹上滑動，又像閃亮帶翅膀的東西在綠蔭中飛竄。

豬仔觀看拉爾夫，拉爾夫臉上的影子陰影都是倒過來的，上半邊是樹蔭綠色，下半邊是環礁湖的光亮。一道模糊的陽光正掠過他的頭髮。

「我們必須做點什麼。」

拉爾夫透過豬仔看到遠方。這裡至少是幻想過但從未實現的地方。拉爾夫咧嘴笑了笑，豬仔卻以為這是對他表示認可，愉快地大笑起來。

「那是什麼？」

拉爾夫停止了微笑，指著環礁湖湖面。在海草中有一個乳黃的東西。

「是一塊石頭。」

「不是，是個螺殼。」

豬仔突然文雅地興奮起來。

「對了。是螺殼！我從前見過一隻像這樣的，一個家的後院牆上。他一吹，他媽媽就來。這是很值錢的……」

拉爾夫的肘邊有一棵小棕櫚樹歪向湖面。小樹的重量已將那薄層的沙土拽出一大塊，不久就會倒入湖水中。他把枝幹折斷，用它在水中戳來戳出，只見發光的小魚兒在湖中游動。豬仔冒險向前靠去。

「小心！你會弄碎螺殼……」

螺殼是一種有趣、精巧、貴重的玩藝兒；但是白日夢中的生動幻景卻夾在他和豬仔之間，這與豬仔是不相干的。彎著的棕櫚幼枝把螺殼推過海草。拉爾夫一隻手作支撐點，另一隻手向下壓，直到螺殼滴著水珠升上來，豬仔一把抓住它。

現在螺殼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東西了，拉爾夫也變得興奮了。豬仔嘮叨個沒完。

「一只螺號，很貴呀！我打賭，你要買一個，得花很多、很多、很多錢……那個人有一個在院牆上，可我姑媽……」

拉爾夫從豬仔手裡拿過螺號，一些水順著他的前臂流下來。螺號是暗乳黃色，有幾處淺粉紅色的斑痕。磨成一個小洞的螺殼頂端和粉紅色的喇叭口之間是一條十八英寸長微彎的管子，外面凸起精巧的花紋。拉爾夫將沙子從深長的管裡搖了出來。

「……像牛一樣哐哐叫，」豬仔接著說。「他還有些白色的石頭，一隻關綠鸚鵡的鳥籠。他自然不吹那些白石頭，他說……」

豬仔停下來喘口氣，碰了碰拉爾夫手裡的東西。

「拉爾夫！」

拉爾夫抬起頭。

「我們可以用這個召集其他人。開會。他們聽見聲音會來的……」
他看著拉爾夫笑了。

「這就是你的意思，對吧？你把螺號從水裡撈出來就為這個吧？」

拉爾夫把黃髮向後梳了梳。

「你的朋友是怎樣吹螺號的？」

「他像往外吐那個樣，」豬仔說，「因為我哮喘。他說你得從下邊這兒吹氣。」豬仔把手放在他鼓漲的肚子上。「你試一下，拉爾夫。你會召來其他的人。」

拉爾夫懷疑地將螺殼口對準嘴巴就吹。可是除殼口發出呼呼聲外，什麼聲音也沒有。拉爾夫抹掉唇上的鹹口水又吹，螺殼還是不響。

拉爾夫噘起嘴，把氣噴進螺殼，這時發出一陣低沉放屁似的聲音。兩個孩子都樂了，大笑一陣，拉爾夫就又吹一陣。

「他從下面鼓氣。」

拉爾夫抓住關鍵要領，從橫隔膜運氣吹它。這東西馬上就吹響了。一陣低沉的聲音在樹叢內嗚嗚作響，從林中交錯的枝葉中傳出去，又從山上粉紅花崗岩壁上返回來。樹上的鳥呼地展翅狂飛，矮樹叢中有個野獸尖叫著跑走了。

拉爾夫從嘴邊拿開螺號。

「哎喲！」

在螺號刺耳的聲音後，拉爾夫的說話聲倒像是自語了。他把螺號放在嘴唇上，深深地吸了口氣，又吹了一次。聲音又響了起來。他在用足勁吹的時候，音調意外地升高了八度，比原來更響，變成一陣轟鳴。豬仔正在喊什麼，笑容滿面，眼鏡閃閃發亮。鳥群在尖叫，小動物在跳竄。拉爾夫氣不足了，音調也降低了，成了一陣嗚嗚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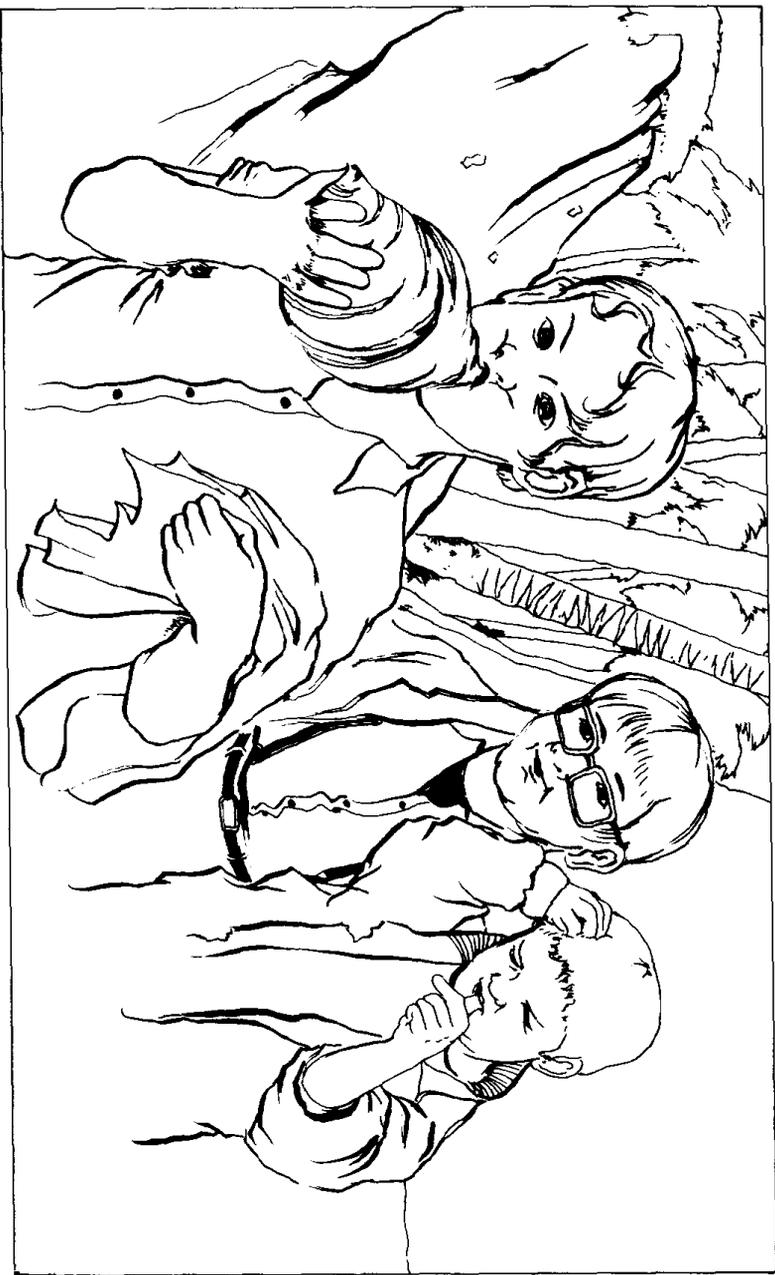
螺號沉靜下來，像個微微發光的牙齒；拉爾夫因喘不上氣來滿臉通紅；島的上空充滿鳥的喧囂和回聲。

「我打賭，幾英里外都能聽見。」

拉爾夫喘過氣來，又一連吹了幾下。

豬仔大叫道：「來了一個！」

離沙灘一百碼的棕櫚樹叢中，出現了一個小男孩。大約六歲左右身體強健，一頭金髮，衣服被撕破，臉上貼著一片粘乎乎的水果。褲子顯然是脫下來解手而又提上了半截。這孩子從棕櫚坡上跳下來，褲子落到了腳根；他從褲筒裏抽出腳，跑到了石台上。豬仔扶



拉爾夫吹著氣球，小男孩吹著大姆指，確仔在旁。等著沙灘上其他孩子的聚集。

他上去。此時，拉爾夫還在不住地吹著螺號，直到森林中喊聲四起。這小男孩蹲在拉爾夫面前，抬頭正面望著他。當知道這兒正進行一件有意義的事時便消除了疑惑，看上去挺心滿意足的，他把唯一乾淨粉紅色的大拇指，塞到嘴裡。

豬仔俯身對他說，「你叫什麼名字？」

「約翰尼。」

豬仔告訴拉爾夫，他毫無興趣，他正使勁吹著螺號。由於發出了這樣了不起的轟鳴，他高興的滿臉通紅，心臟跳得好像襯衣也跟著顫動。林中的喊聲越來越近了。

沙灘上現出了生機。在赤熱的霧氣籠罩下這大片的沙地上，出現了許多隱約的人影；男孩子正穿過燥熱的沙土，向石台走來。三個和約翰尼一樣大小的孩子在附近出現，原來他們一直在林子裡吃野果。一個黑皮膚的孩子比豬仔小不了多少，撥開矮樹叢的枝葉走上石台，對大家微笑著。更多的人到了，他們像約翰尼一樣坐在倒地的棕櫚樹幹上等待。拉爾夫繼續吹出短促傳的很遠的螺號聲。豬仔在人群中一面問名字，一邊用心記住它們。孩子們單純地聽命於他，就像原先他們服從那個帶話筒的人一樣。一些孩子光著身子，手裡

拿著衣服；另一些半光著身子，或多少穿著點校服，有灰的、藍的、淡褐色的；還有穿著短外套的，有的穿著運動衫，有的戴著徽章，甚至還有戴著刻有箴言的小牌子的，在綠蔭下，樹幹上的小腦袋聚集在一起，頭髮有褐色、金色、栗色、沙色、鼠色的；他們竊竊私語；一雙雙眼睛都注視著拉爾夫，不知要發生什麼事。這些從沙灘上過來的孩子，在穿過熱霧走到附近的沙土時，很明顯讓人看到了。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個在沙土地撲騰的、黑色的、像蝙蝠的東西。拉爾夫還在吹號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在那撲騰的登上石台的最後一對影子。這兩個孩子，腦袋像子彈，頭髮像亞麻，撲倒在地，躺著向拉爾夫邊笑邊喘氣，活像兩隻小狗。他們是對孿生兄弟，長相一模一樣，他倆一起呼吸，一塊嘻笑，結結實實。在號角的間歇時，可以聽到豬仔重覆念他們的名字。

「山姆，艾力克，山姆，艾力克。」

豬仔被名字弄糊塗了；孿生兄弟搖搖頭，互相指對方，大伙兒哈哈大笑。

最後拉爾夫不吹了，一手握著螺號嘴。回聲、笑聲都停止了，周圍一片沉寂。

沙灘上朦朧霧氣之中，一個黑乎乎的東西在前進。拉爾夫第一個看見它，並注視著，

所有的眼睛也都朝那方向看。這昏黑一片的不是影子，而是衣服。是一隊大致排成兩行前進，穿著古怪的一隊男孩子，短褲、襯衫等都提在手裡；但每個人頭上都戴著一頂四方的黑帽子，上面鑲有一枚銀色徽章。他們從喉頭到腳根都披著一件黑斗篷，斗篷的左胸部掛著一個長的銀十字架。赤熱、行軍、打獵使他們的臉像熟透的李子一樣黃裡透紅。領隊的男孩穿著同樣的裝束，只是帽徽是金色的。在離石台十碼左右，他一聲令下，人們就在烈日下停下來，氣喘吁吁，汗珠落地，搖搖晃晃。領隊的上前彎腰躍上石台，斗篷在身後飄揚起來。由於剛在烈日之下，對他來說，石台上一片黑暗，所以他向綠蔭裡張望。

「吹號的在哪兒？」

拉爾夫知道他受日照而眼發昏，就向他答話。

「是我吹的，沒人帶小號。」

男孩走近，低頭看拉爾夫，還板起面孔來。他看到這個膝蓋上放著螺號的金髮男孩不能使他滿意。就轉過身去，黑斗篷盤旋著。

「有船來了，是嗎？」

飄起的斗篷露出他那瘦高的個子，黑帽下是一頭紅髮，滿臉皺紋和雀斑，貌醜而不笨。臉上瞪著一對淡藍色的眼睛，受到挫折的眼光馬上就要發火了。

「這兒沒大人？」

拉爾夫朝他的後背說。

「沒有，我們正在開會，過來參加吧。」

穿斗篷的孩子們開始散隊了，高個子朝他們大喊一聲。

「唱詩班的，站住！」

唱詩班的孩子只好不耐煩地服從命令，重新站好隊伍，可是開始提出抗議。

「可是，麥利杜。請別……麥利杜，能不能？」

這時一個孩子迎面倒在地上，隊伍亂了。他們只好把這孩子抬到石台上，讓他躺著。

麥利杜乾瞪眼，做了個選擇。

「那好吧。坐下。讓他自己待著。」

「可是麥利杜。」

「他總是愛暈倒，」麥利杜說。「他在直布羅陀，在亞的斯亞貝巴，都暈過去了，還倒在領唱人的身上。」

最後一句話使得唱詩班的孩子們偷偷笑了起來。他們像黑鳥一樣棲坐在交錯的樹幹上，好奇地審視著拉爾夫。豬仔不再問別人名字了。這群穿制服人的傲慢和麥利杜冷冰冰的權威口氣使豬仔有點膽怯。他退縮到拉爾夫的另一邊擦他的眼鏡。

麥利杜轉身對著拉爾夫。

「沒有任何大人嗎？」

「沒有。」

麥利杜在樹幹上坐下來，打量著周圍。

「我們不得不自己照管自己了。」

待在拉爾夫身邊的豬仔膽怯地說。

「這就是爲什麼拉爾夫要開會。我們就可以決定我們所要做做的。他們已經報過名。那是約翰尼。那兩個是山姆和艾力克。哪個是艾力克？你嗎？不，你是山姆。」

「我是山姆。」

「我是艾力克。」

「最好我們大家都報個名，」拉爾夫說，「我叫拉爾夫。」

「我們知道了大多數人的名字，」豬仔說。「剛才知道的。」

「都是小孩的名字，」麥利杜說。「爲什麼我該叫杰克？我叫麥利杜。」

拉爾夫很快轉向他。這是個有主見的人語氣。

「那麼，」豬仔繼續說下去，「那個孩子……我忘了。」

「你說得太多了，」杰克·麥利杜說。「閉嘴，胖子。」

笑聲四起。

「他不是胖子，」拉爾夫喊道，「他的真名叫豬仔！」

「豬仔！」

「噢，豬仔！」

一陣哄堂大笑，連最小的孩子也笑了。豬仔的臉通紅，低下頭擦眼鏡。

最後笑聲漸漸停止了，繼續報名。下一個是莫里斯，唱詩班中他的身材僅次於杰克，但他肩膀闊，而且總是咧著嘴笑。往下是個小個子，老是精神緊張躲閃著單獨待在一旁。他叨咕出的名字叫羅杰後，就又不吭聲了。其他人有彼爾、羅伯特、亨利；剛才暈過去的孩子靠著一棵棕櫚樹上坐了下來，有氣無力地對拉爾夫一笑，說他名叫西蒙。

杰克說話了。

「我們必須決定怎樣做，我們才能得救。」

響起一陣嗡嗡說話聲。小個孩子中一個叫亨利的說他想回家。

「別鬧了，」拉爾夫心不在焉地說。「看來我們應選個首領來主事。」

「選個頭領！選個頭領！」

「我該當頭領，」杰克傲慢地說，「我是唱詩班的領唱，我能唱升C調。」

又是一陣嗡嗡聲。

「那麼，」杰克說，「我……」

他猶豫了一會兒，黑皮膚的羅杰說話了。

「我們選舉吧。」

「對！」

「選頭領！」

「我們來選……」

選舉幾乎和螺號一樣讓人喜歡。杰克開始要反對，可是原來要推舉首領的拉爾夫本人也主張這麼辦，誰也找不出這樣做的理由。豬仔顯然有聰明才智，而能當首領的顯然是杰克。但是拉爾夫沉著，身材高大，外表迷人；最叫人模糊但又最有影響力的是那支螺號。他的確與眾不同。

「有螺號的當頭領。」

「拉爾夫！拉爾夫！」

「帶號角的當頭領。」

拉爾夫舉起一隻手示意安靜。

「好吧。誰選杰克當頭領？」

唱詩班的人不情願地舉起手。豬仔也勉強舉起手。

「誰選我？」

除了唱詩班和豬仔，大伙兒馬上舉起手來。豬仔也勉強舉起手來。

拉爾夫數著人數。

「那就是我當這個頭領了。」

坐成一圈的孩子們鼓掌歡呼，連唱詩班的也鼓起掌；杰克羞愧得滿臉通紅，連雀斑都看不見了。他站起來，又坐下去，四周掌聲雷動。拉爾夫看著他，想給他點安慰。

「當然，唱詩班由你管。」

「他們可以作為軍隊……」

「或者當獵手……」

「他們還可以……」

難堪的臉色從杰克臉上消失了。拉爾夫又擺手要求安靜。

「杰克負責唱詩班。他們可以……你要他們幹什麼？」

「獵手。」

杰克和拉爾夫互相害羞地笑了笑。其他人開始熱烈地談論起來。

杰克站起來。

「好了，唱詩班的，脫下衣服。」

就像下課一樣，唱詩班的孩子們站起來，談論著，把黑斗篷全部堆在草地上。杰克把他自己的斗篷放在拉爾夫身邊的樹幹上。他的灰短褲因汗水而粘在身上。拉爾夫欣賞著他的短褲，杰克看到他的目光便解釋說。

拉爾夫笑著舉起螺號要大家安靜。

「大家聽著。我會有時間來考慮怎麼辦。我們不能決定馬上去做什麼。如果這不是個島我們可以很快就得救。因此，我們一定要探明這是不是個島。大家必須在這兒周圍等著，不要離開。我們三個人……如果去得太大會走亂，而且會迷路的。我們三個人去探險。我去，還有杰克，還有，還有……」

他環視周圍這些熱切的面孔。並不缺少要選擇的人。

「還有西蒙。」

西蒙周圍的孩子咯咯發笑，西蒙站起來，也笑了。他因暈眩而引起的蒼白已消失了，他是個消瘦而有生氣的孩子。眼睛透過下垂又黑又粗的一大縷頭髮看著別人。

他對拉爾夫點點頭。

「我去。」

「還有我……」

杰克從背後抽出一把帶鞘的大刀，把它插進一棵樹幹。議論響起來，又消失了。

豬仔移動了一下。

「我也去。」

拉爾夫轉向他。

「你做不好這種事。」

「儘管如此……」

「我們不要你，」杰克斷然地說。「三個就夠了。」

豬仔的眼鏡閃了閃光。

「他和我一起找到螺號。別人沒來以前我就和他在一塊。」

杰克和其他人都沒理他。大家分散而去。拉爾夫、杰克和西蒙從石台上跳下來，沿著沙地跑經過洗澡池。豬仔踉蹌地跟在他們後面。

「要是西蒙走在我們中間，」拉爾夫說，「那麼我們可以在他頭頂上說話。」

他們三人齊步走起來，這意味著西蒙需要不時地連邁兩步才能跟上他們。不一會兒，拉爾夫停下來，轉身對豬仔說。

「你不能去。」

豬仔的眼鏡又朦朧了，這次是由於羞辱。

「在我說過後，你告訴了他們。」

他的臉紅了，嘴唇顫抖。

「我說過我不想……」

「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是關於叫我豬仔的事。我說過只要不叫我豬仔叫什麼都行；我說過別告訴別人，你卻都說了出來……」

他們站著不動。拉爾夫此時才理解地看了豬仔一眼，看到他那委屈和沮喪的樣子。拉爾夫在向 he 道歉還是繼續趕路兩者之間猶豫不決。

「叫豬仔比叫胖子好，」拉爾夫終於說，顯出名副其實的頭領氣質。「如果你覺得委屈，我很抱歉。現在回去吧，豬仔，去點名，那才是你的工作。待會兒見。」

拉爾夫轉身在另兩人身後飛跑。豬仔站著，憤怒之情逐漸從臉上消失。他回到石台。三個孩子輕快地走在沙地上。沙灘上有一條長滿海藻的沙土地帶，幾乎堅實的像條道路。一種魅力感染著他們，他們感到很愉快。他們互相興奮地說啊，笑啊，什麼也聽不進去。空氣清爽。拉爾夫面臨的任務是把一切解釋清楚，可他卻來了個倒立，接著又倒著摔下來。在他們笑聲停止時，西蒙害羞地摸了摸拉爾夫的胳膊；於是他們又大笑起來。

「走吧，」杰克停了會兒說，「我們是探險者，我要到島的盡頭去，」拉爾夫說，「看看轉回來的拐角。如果這個島的話……」

現在已接近黃昏，海市蜃樓正在一點一點褪下去。他們發現島的盡頭相當清晰，並不因為海市蜃樓而模糊。一堆亂石形成的邊際，一塊巨石延伸至環礁湖中，海島棲息其上。「像冰糖，撒在粉紅色蛋糕上的。」拉爾夫說。「這個拐角的地方不用看，」杰克說，「因為這不是個拐角，只是一個慢彎，看得出，岩石太粗糙了。」

拉爾夫向著崎嶇不平的岩石望去。他們所在的位置比島的其他部分更靠近山巒。

「我們試試從這兒爬山，」他說，「我看這裡最好走，不像叢林有那麼多枝叉，但是岩石卻不少。來吧。」

三個孩子開始攀登。某種未知的力量將這石頭砸碎，使其歪斜地平鋪在地，經常見到一堆亂石堆到另一堆上面，愈向上，石堆愈小。最常見的是一座粉紅的峭壁上擱著一堆巨石，這堆巨石上又擱上另一堆，就這樣，直到那粉紅的一堆堆石頭變成一堆平穩的岩塊。岩石聳立於林間交錯的野藤之中。在粉紅色峭壁凸起的地方，經常有狹窄的小路彎曲而上。雖然深埋在樹叢中，孩子們仍可順著小路從石頭邊緣向上爬。

「這條小道是什麼東西弄出來的？」

杰克停住腳，擦著臉上的汗水。拉爾夫站在旁邊，喘著粗氣。

「是人吧？」

杰克搖搖頭。

「是動物。」

拉爾夫朝樹叢的昏暗處望去。樹林在微微擺動。

「走。」

困難不是岩石的陡峭，而是不時地停下從叢林中尋找下一條小路。山藤和樹根互相纏繞著，男孩們像柔軟的針一樣從中穿過。他們的唯一嚮導，除去棕灰地面和偶爾在枝葉外射進來的陽光，就是山坡的陡度了。是否這塊遍布山藤的地方比前一處更高。

不管怎樣，他們在向上走。

在這纏繞之中，可能是最困難的時候，拉爾夫轉身，發亮眼睛看著其他人。

「真棒。」

他們愉快的原因並不明晰。三人都又髒又髒又精疲力盡。拉爾夫渾身都讓荊棘刺傷了。野

藤和他的大腿一樣粗，而且要前進一點，就得在地面的空兒中鑽行。拉爾夫試著高叫一聲，他們聽到的是傳不出的回聲。

「這是真正的探險，」杰克說。「我打賭，從前沒有人來過這裡。」

「我們應該畫個地圖，」拉爾夫說，「只是我們沒有任何紙張。」

「我們可以在樹皮上刻記號，」西蒙說，「擦黑色的東西進去。」

昏暗中，幾雙閃亮的眼睛嚴肅地注視著對方。

「真棒。」

「有意思。」

拉爾夫對著西蒙假裝擊倒來表示強烈的感情，他們在昏暗中快樂地扭作一團。他們跌散開時，拉爾夫先發話了。

「還得向前走。」

接下來是更高的粉紅色花崗岩峭壁，他們可以快步沿小道向上爬。這條小道又伸展到一處空曠的森林，以致能看見遼闊的大海。陽光照進來，曬乾了在昏暗潮濕的熱氣中由汗

水濕透的襯衣。最後通往山頂的路只需爬過一堆粉紅色的亂石，不再鑽黑暗的樹叢。孩子們選擇路徑，走過小路而且邁過尖石堆。

「看呀！看呀！」

島的末端上高聳著碎裂的岩石，杰克斜靠著其中的一塊，移動時帶有吱吱的聲響。

「來呀！」

但這呼喚並不是要到山頂，這個行動必須在三個孩子接受這次挑戰以後。這塊岩石大的像個小汽車。

「推呀！」

他們前後擺動著有節奏地用力推。

加大石塊搖擺的力量，逐漸靠近支住石塊的平衡點，加大用力。

「使勁推呀！」

巨石滾動了幾下，接著，有尖角的地方停了一下，便跳著騰空而下。它翻滾著衝下去，把覆蓋著繁枝茂葉的樹林砸出個大洞。回音四起，鳥群驚飛，乳白色和粉紅色灰塵飄

著，下面森林像有個暴怒的怪獸在抖動著。過後，島上又安靜下來。

「真棒！」

在這之後，爬上頂的路很好走了。當他們走到最後一段路時，拉爾夫停下腳步。

「天哪！」

他們到了山邊一個圓狀凹形山口。上面長滿了淡綠的山花，一朵朵花倒垂下來，遍布叢林頂端的樹枝之間。蝴蝶在空中上下飛舞，拍動著五彩繽紛的翅膀。

越過山口便是方形的山頂。不久他們就站在上面了。

他們猜想這是個島，在粉色的山岩之間攀援。由於大海在兩側，層層向上時，空氣就清澈透明，所以他們本能地知道，大海在周圍起伏翻滾。但是直到他們站在山頂，俯視這無邊的大海時，才最後確認這是島。

拉爾夫轉過身來對著另兩個孩子。

「這是屬於我們的。」

島大致呈船形，這一頭兒隆起，他們身後是雜亂的石頭一直通向海邊；兩邊是岩石、

峭壁、樹林和陡坡；前面是像船身那樣長的較為平緩的下坡路，上面布滿樹叢，還偶而露出紅色的岩石；然而島上廣闊的密林，在盡頭卻形成一個粉紅色的岩石尾巴。在這個島逐漸入海的地方，又有一個島，是塊巨岩，像個堡壘似的聳立著。這醒目的粉紅色堡壘與他們隔海相對。

孩子們俯瞰了一番後，便眺望大海。他們站在山頂，此時已是午後，蜃景已消褪，景物變得清晰了。

「那是塊礁石。是珊瑚礁。我見過這樣的圖片。」

礁石圍住島的大半邊，大約有一英里遠，與現在被認為是他們的沙灘相平行。珊瑚散布在海面上，彷彿是巨人在彎腰複製島嶼的圖像時感到厭倦而停了筆。珊瑚礁內是孔雀綠的水、粉紅色的岩石和海草。看上去像個水族館；礁外是深藍色的海水。潮水衝過來，浪花白沫從礁石上退下來，他們這時感到船形的島好像在平穩地向後退去。

杰克向下指著。

「那是我們降落的地方。」

越過峭壁，可以看到樹林深處有個缺口，那裡有斷裂的樹幹和被什麼刮撞過的痕跡。在岩石和大海間有一條棕欄地。還有伸入環礁湖的石台，附近有像昆蟲似的人影在移動。拉爾夫在草地畫了一道線條，由他們站著的光禿山頂直到山下，越過溪谷，穿過花叢，轉一圈到斷岩那邊的岩石。

「這是回去最近的道路。」

孩子們睜著發亮的眼睛，張著嘴巴，嚐到占有滋味。他們精神倍增——他們是朋友。「這裡沒有炊煙，也沒有船，」拉爾夫精明地說。

「我們以後得證實一下；不過我想這是個荒島。」

「我們能弄點吃的，」杰克喊著。「打獵，捉動物什麼的……直到他們來救我們。」西蒙不吭聲，看著他倆，點著頭，他的黑頭髮前後撲打著，臉發著紅光。

拉爾夫俯瞰沒有礁石的另一邊。

「太陡了，」杰克說。

拉爾夫作了個握杯子的手勢。

「下邊的林子……山地托著它呢。」

山巒到處長著花叢和樹木。森林在波動、喧嘩、拍打。附近山石上的花朵擺動著，涼風不時地吹拂著他們面孔。

拉爾夫伸展開雙臂。

「全是我們的。」

他們興奮的在山上大笑、打滾、高喊。

「我餓了。」

西蒙一提餓，另倆人也有同感。

「走吧，」拉爾夫說。「我們知道想要知道的事情了。」

他們順著岩石斜坡向下滑，落到花叢之中，他們停下來好奇地觀察周圍的灌木叢。

西蒙首先說。

「像蠟燭。是蠟燭灌木。蠟燭樹芽。」

灌木叢墨綠常青，芬香四溢。樹芽色澤是蠟樣的淡綠，在光照下緊緊合攏著。杰克對

準一株用力一砍，芳香頓時撲面而來。

「蠟燭樹芽。」

「你點不著它們，」拉爾夫說。它們看上去像蠟燭。

「綠色的蠟燭，」杰克輕蔑地說，「又不能吃，走吧。」

他們剛走進林子的邊上，當疲倦的腳踏在一條小道上時，突然聽到一陣怪聲尖叫，還有獸蹄堅硬的觸地聲。他們越往前走，叫聲越大，最後變成了狂吼。他們發現是一隻小野豬被野藤纏住了，牠在有彈性的藤條中發瘋地亂撞，牠的叫聲尖細刺耳、持續不停。三個孩子衝上前去，杰克抽出刀來，舉在空中。但他猛地停了一下，這時小豬繼續怪叫，野藤在劇烈搖動，刀刃在削瘦的手裡閃光。這一停歇只是讓他們領悟到這一砍多麼用力。而小豬卻掙脫了野藤一下子竄進灌木叢。剩下了三個孩子，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這塊恐怖的地方。杰克臉色發白，雀斑更顯眼了。他發現自己還在高舉著刀，於是將刀插進刀鞘裡。三人害羞地笑了笑，回到小道上。

「我們選個地方，」杰克說，「我正想在哪儿下手刺牠。」

「你該戳牠，」拉爾夫凶狠地說。「他們老是說要戳死豬。」

「要割豬的喉管，放了血，」杰克說：「否則就吃不了牠的肉。」

「那你爲什麼不……？」

他們都明白他爲什麼不這樣作的原因——屠刀扎到活肉裡要使大勁兒，流出來的血會叫人受不了。

「我剛想這樣做，」杰克說。他走在他們前面，所以看不見他的面孔。「我正挑個地方下手。下一次……！」

他抽刀出鞘，猛地扎進前面的一棵樹上。下一次一定毫不留情。他凶狠地看了看四周，看看有誰敢碰他。接著他們走進陽光地帶，他們邊忙著找東西吃，邊沿著斷岩下去，走到石台和聚合的地方。

2 山火

拉爾夫吹完螺號時，石台上擠滿了人。現在的聚會和早晨時的聚會大不一樣。下午的太陽從石台的另一邊斜射過來，大部分孩子很遲才感覺到陽光的厲害，他們穿上了衣服。唱詩班明顯地不成群了，已經丟棄了斗篷。

拉爾夫坐在一棵倒地的樹幹上，左側對著陽光。右側是大多數唱詩班孩子；左邊是這次疏散前互不相識較大的孩子；在他跟前的草地上，蹲坐著一群年齡較小的孩子。

拉爾夫將乳黃色與粉紅色相間的螺殼放在膝蓋上，一陣清風吹拂過石台。他不知道是站著好還是坐著好。他看見了洗澡池。豬仔就坐在附近，但沒有幫他的忙。

拉爾夫清了一下喉嚨。

「好了，現在……」

他發覺自己能流利地講話，還能解釋所要表達的內容。他用手理了理金髮便說下去。「我們是在一個島上。我們到過山頂，看見四周都是海水。我們沒見到房子，沒有炊

煙，沒有腳印，沒有船，也沒有人。我們是在一個無人居住的荒島上。」

杰克插嘴說。

「無論怎樣，你必須有支軍隊，去打獵。打野豬……」

「是的，島上有野豬。」

他們三人使勁地描述那個在野藤中掙扎的粉紅色小豬。

「我們看見……」

「不斷地尖叫……」

杰克砰地一聲把刀插進樹幹，挑戰似的看看四周。

會議又接著開下去。

「所以你們明白，」拉爾夫說，「我們需要獵手為我們弄點肉。還有一件事。」他舉起膝蓋上的螺殼，看了看四周一個個被陽光曬紅的臉。

「沒有大人。我們要自己照顧自己。」

會上發出一陣嗡嗡聲，隨後又安靜下來。

「還有一件事，我們不能讓每個人一齊說話。我們應該像學校裡那樣『舉手』發言。」他把螺號舉在面前，看著號嘴。

「然後我就把螺號交給他。」

「螺號？」

「這個就是所說的貝殼。我把它交給下一個講話的人。他說話時，可以握著它。」

「誰也不許打斷他的話。除了我。」

杰克站起來。

「我們要定規矩！」他興奮地叫著。「許多規矩！誰要是破壞它……」

「嗨……」

「真帶勁兒！」

拉爾夫感覺膝上的螺號被拾了起來。豬仔正站著，手裡抱著乳色的螺殼，叫喊聲漸漸平息下來。杰克站著，不知所措地看著拉爾夫，拉爾夫一笑，拍拍圓木。杰克坐下。豬仔摘下眼鏡用襯衣擦著，對周圍的人眨著眼睛。

「你們正在妨礙拉爾夫，不讓他把話說到最重要的事情上。」

他有力地停了一下。

「誰知道我們在這裡？」

「在機場他們知道。」

「那個帶小號那種東西的人知道。」

「我爸爸。」

豬仔戴上眼鏡。

「沒有人知道我們在哪兒，」豬仔說。他的臉色比以前更蒼白而且喘不上氣來。「也許他們知道我們要去哪兒，也許不知道。不過他們現在不知道我們在何處，我們根本就沒有去那兒。」他發呆地看著他們，一會兒就搖晃著坐下了。拉爾夫從他手中拿過螺號。

「那是我剛才正要說的，」他接著說，「當你們都……」他注視著他們渴求的面孔。

「飛機被打中，冒著火墜落了。誰也不知道我們在哪裡。我們可能在這兒待很長時間。」四周寂靜，以致聽到豬仔的喘息聲。陽光斜射，把半個石台染成金色。環礁湖上的微

風就像有小貓追逐似的，吹過石台進入森林。拉爾夫梳理一下纏繞在額前的金髮。

「所以我們可能在這兒待很久。」

沒有人答話。拉爾夫突然咧嘴一笑。

「但這是個好島嶼。我們——杰克、西蒙和我，我們爬上山。有吃的喝的。」

「岩石。」

「藍色的花兒。」

豬仔恢復過來指著拉爾夫手中的螺號，於是杰克和西蒙安靜下來。拉爾夫繼續說。

「在我們等待的時候，我們能痛快地在這島上玩。」

他大大地作了個手勢。

「像書裡寫的一樣。」

馬上起了一陣喧嘩。

「〈金銀島〉。」

「〈燕子和鸚鵡〉。」

「《珊瑚島》。」

拉爾夫揮著螺號。

「這是我們的島，一個寶島。我們可以玩到大人來接我們。」

杰克伸手拿住螺號。

「這兒有野豬，」他說，「那邊小溪能洗澡，什麼都有。還有誰發現了別的東西？」

他把螺號還給拉爾夫，坐下來。顯然誰也沒發現別的東西。

大孩子們首先注意到了一個在反抗的小孩。一群小孩子正催促他向前去，他卻不肯。

他像個小蝦，大約六歲，臉的一邊讓深紫色的胎記蓋住了。他站著，在眾人注視下扭著身體，用一個大腳指挖著粗硬的草。他喃喃自語，就要哭了。

其他的小孩推著他朝拉爾夫走來，還嚴肅地竊竊私語。

「好，過來吧。」拉爾夫說。

小孩驚恐地四下看看。

「說出來吧。」

小孩伸手想抓螺號，眾人高聲大笑。他馬上縮回手哭了起來。

「給他螺號！」豬仔喊道。「給他螺號！」

拉爾夫勸說他拿起螺號，可大家的笑聲壓過了小孩的說話聲。豬仔跪在他旁邊，一隻手握住大螺殼，邊聽邊向大家解說小孩的話。

「他想知道你們準備怎樣對付像蛇一類的東西。」

拉爾夫大笑，其餘的孩子也笑了。小孩扭動著身子更不想講話了。

「告訴我們像蛇一樣的東西吧。」

「一個蛇樣的東西，特別大。他看見的。」

「在哪兒？」

「在樹木裡。」

微風和日落使樹下涼爽些。孩子感到了涼意，不安地扭動著。

「你不可能看到一個像蛇一樣的野獸，在這麼個小島上，」拉爾夫和氣地說。「你只能在大國裡看到牠們，像非洲、印度。」

一陣低語後，大家嚴肅地點了點頭。

「他說那野獸天黑才來。」

「那麼他不能看見牠呀！」

一陣歡呼聲。

「你們聽見了嗎？他說他在黑暗中看見了那個東西。」

「他還說他看到野獸，牠來了又走開了，後來又回來想吃他……」

「他在作夢。」

拉爾夫大笑環視四周，尋求支持。年齡大的孩子都同意；小孩子中有幾個疑惑不解，還須更多的道理才能使其安心。

「他準是作了惡夢。在野藤裡被絆倒。」

大家又嚴肅地點點頭；他們有過作惡夢的經歷。

「他說一到早晨那野獸就變成一條條像繩子似的東西掛在樹枝上了。」

「不過沒有野獸呀！」

現在大家不吭聲了。更加嚴肅地注視著。拉爾夫把雙手的手指伸進頭髮裡梳了梳，看著這個小孩又想笑又生氣。

杰克抓過螺號。

「拉爾夫當然是對的。沒有蛇那樣的東西。即使有蛇，我們也能捕獲牠並殺死牠。我們要去抓野豬，給大伙兒弄點肉吃。我們也會找那條蛇。」

「但是這兒沒有蛇。」

「當我們打獵時會證實的。」

拉爾夫有些煩惱，這會兒他辯不過別人。他感到自己面前某些抓不住的東西。這些眼睛如此緊張地注視著，他沒有一點幽默感。

拉爾夫不知道自己的某種脾氣突然發作起來，強迫他大聲再次說明這一點。

「不過，我告訴你們這裡沒有野獸！」

與會的人沉默了。

拉爾夫又舉起螺號，當他想到要往下講時，他的好情緒又回來了。

「現在我們開始講最重要的事，我一直在想。我們爬山時我就在想。」他對另兩個人咧嘴一笑，顯得很機密。「就是現在在沙灘上我也在想：我們要玩，還要得救。」

會場上發出熱烈表示贊同的聲音，像波浪一樣衝擊著他。

「我們想要得救，當然也會得救。」

嘍叨聲四起。這個簡略的陳述，除了拉爾夫的新權威的份量外，沒有任何其他證據為依據，卻帶來了輕鬆和歡樂。為了他能使大家聽清他講話，他不得不揮動螺號。

「我父親在海軍裡。他說不知名的島嶼已經沒有了。他說女王有個大屋子裝滿了地圖，世界上所有島嶼都畫在上面。所以，女王就有這個島的地圖。」

又是一陣愉快的歡呼聲。

「早晚會有船到這兒。甚至可能是我爸爸的船。你們知道，早晚我們將得救。」

他停下來，重點已講明。與會者聽了他的話都有了安全感。他們由喜歡他變成了尊敬他。他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一會兒整個石台上的人都響起雷鳴般的掌聲。拉爾夫紅了臉，斜眼瞥見豬仔正公開稱讚他，另一邊的杰克在假笑，並顯現出他也會來這一套。

拉爾夫揮動著海螺。

「住嘴！等一等！聽！」

他在沉默中得意地講下去。

「還有一件事，我們能使他們找到我們。如果一艘船來到島的附近，他們不大可能注意到我們。所以我們必須在山頂上放些煙。我們必須燃起一堆火。」

「火！生一堆火！」

有半數孩子馬上站了起來。杰克在他們中間高聲喊叫，螺號被忘了。

「來啊！跟我走！」

棕櫚樹下一片喊叫和騷動。拉爾夫也站起來，大聲叫安靜，但沒人聽到。人群立刻湧向島的中部，跟著杰克，一下子就走光了。連那些小孩子也走了，他們在落葉和斷枝中用力走著，剩下的是拉爾夫，手拿螺號，旁邊還有豬仔。

「像群小毛孩！」豬仔輕蔑地說。「做起事來像群毛孩子！」

拉爾夫懷疑地看著他，把螺號放在樹幹上。

「拉爾夫！喂！你到哪兒去？」

拉爾夫正在斷岩上第一次飛機撞過的小路攀登。在他前面遠處傳來破裂和笑聲。

豬仔憎惡地看著他。

「像一群毛孩子。」

他彎腰繫好鞋帶。人群的嘈雜聲逐漸消失在山上。他臉上的表情就像父母容忍愚蠢孩子的衝動一樣，他拾起螺號，轉身向森林走去，開始在雜亂的斷層岩地帶尋覓腳下的路。

在山頂那邊的下面，有一片樹林。拉爾夫又發現自己在做捧杯的手勢。

「在那下面，我們能弄到好多木柴，要多少就有多少。」

杰克點著頭咬著下嘴唇。在山的較陡的一邊，下面約一百英尺的地方，有一條小路好像是為運燃料而造的。由於潮熱氣的影響和太少的泥土，樹木不能完全生長，過早地倒下並腐爛，山藤便爬滿其上，新樹苗會另尋別處生長。

杰克轉身向正在待命的唱詩班發令，他們的黑帽子歪向一隻耳朵邊，像個貝雷帽。

「我們把木柴堆起來，走吧。」

他找到最容易下去的小道，開始用力拽枯木。爬到山頂的小孩也滑下來。除豬仔外，都忙個不停。大部分木頭朽的太厲害以致一拉就有碎片、木鱗和朽木四散飛濺。不過有些樹木是整根拖出來的。雖然學生兄弟山姆和艾力克最先找到一根粗大木頭，但是還是要等拉爾夫、杰克、西蒙、羅杰和莫里斯過來找個下手的地方才行。然後他們把這個死木頭一寸一寸地推上岩壁，並把它滾到山頂。每群孩子都或多或少的添加一份，木柴堆高了。拉爾夫察覺自己和杰克坐在一根大樹枝上，他們互相笑著，共同分擔這個重擔。微風又一次吹來，喊叫聲和陽光斜照的山峰，顯露出一種魅力：看不見的怪誕友誼、歷險和滿足。

「這實在太重了。」

杰克笑著說。

「兩人推就不重了。」

他們共同努力推這根圓木，搖晃著推上最後一個陡坡。他們一起喊一、二、三，一下子把木頭推到大柴堆上。然後往後退，帶著勝利喜悅大笑起來，拉爾夫馬上來了個倒立。在他們下面，孩子們還在做著活兒，不過，有幾個小孩子沒興趣，正在這新樹林中找野

果。那對孿生兄弟很聰明，上山來時用胳膊夾了一大捆乾柴，並把它們灑到柴堆上。孩子們意識到柴已堆成堆，就不願再找更多的柴火了，而是站在粉紅色碎石遍布的山頂。現在他們輕鬆地喘著氣，汗水也讓風吹乾了。

拉爾夫和杰克互相看著對方，大伙兒在他們周圍停下來，羞愧的感覺在他們心中產生，他們不知道如何承認這一點。

拉爾夫紅著臉首先說。

「你來？」

他清了清嗓子繼續說。

「你來點火好嗎？」

現在可笑的是僵局被打破了，杰克也紅了臉，開始含糊地咕嚕著。

「你磨擦兩根木棍。磨擦……」

他看著拉爾夫，拉爾夫最後只得承認自己無能為力。

「哪個人有火柴？」

「你做張弓，並且轉那個箭，」羅杰說道。他磨擦他的雙手。「撲嘶，撲嘶。」微風吹過山頂。豬仔隨風而到，身穿短褲和襯衫，小心地從林中走出來，傍晚的陽光在他眼鏡上閃著光。腋下夾著螺號。

拉爾夫朝他大聲喊。

「豬仔！有火柴嗎？」

其他孩子也跟著喊，山巒也跟著響起來。豬仔搖搖頭，來到柴堆前。

「我的天！你們已經弄了一堆，是不是？」

杰克突然一指。

「他的眼鏡，用它來作點火鏡！」

豬仔來不及退後就被包圍了。

「喂，放開我！」杰克一把抓走他的眼鏡，他驚恐地尖叫起來。「當心，還給我！我什麼也看不見！你們會把螺號弄碎的！」

拉爾夫用肘把他推到一邊，跪在柴堆旁。

「別擋光，站開！」

孩子們推搡著，好管閑事地喊叫著。拉爾夫前後左右地移動著鏡片，直到落日的一點白光照在一片朽木上。馬上升起一縷青煙並使他咳嗽了幾聲。杰克跪下來輕輕地吹著，青煙飄散，越冒越多，還出現了一股小火焰。在明亮的陽光，起初幾乎看不出來火焰燃著了一根小枝，火勢增大後，各種顏色的火苗燃著了一個大枝，隨即傳來劈啪的爆烈聲。火焰越燃越高，孩子開始歡呼跳躍。

「我的眼鏡！」豬仔大聲叫著。「還我眼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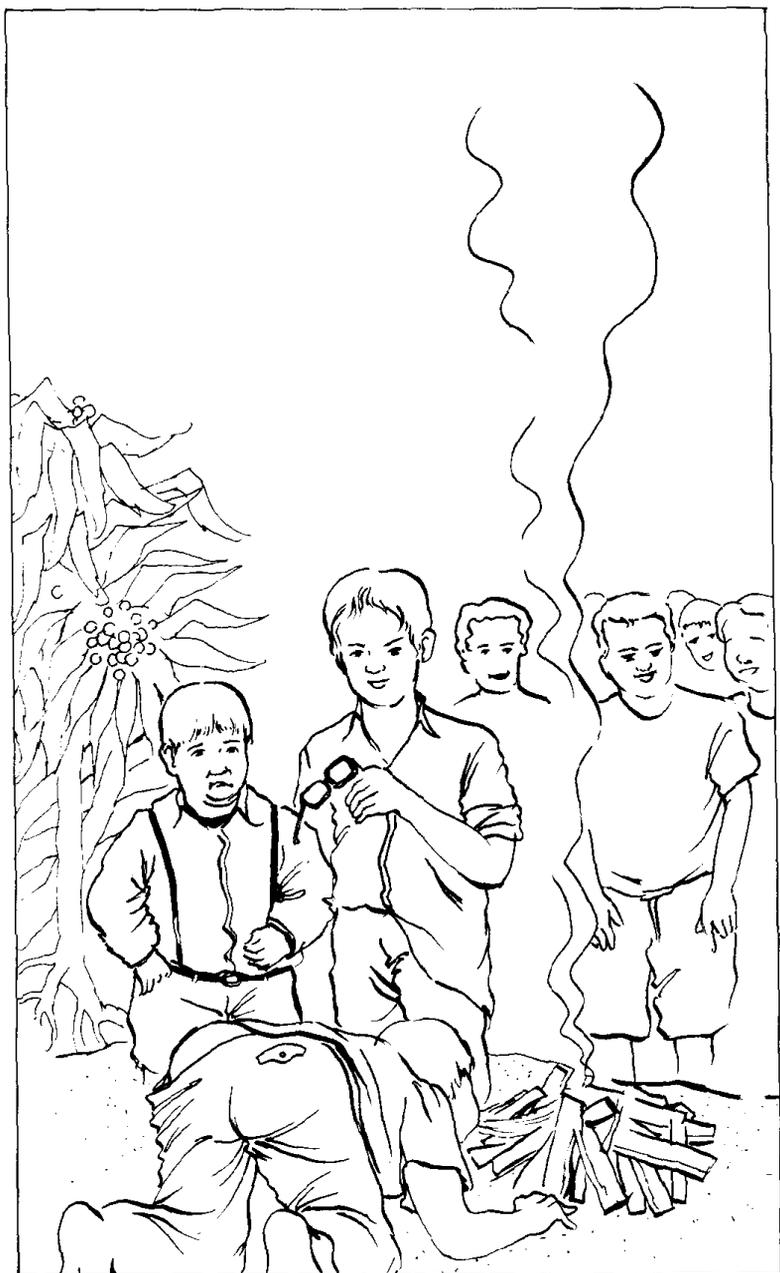
拉爾夫離開柴堆把眼鏡放在豬仔的手裡。他低聲嘀咕了幾句。

「全都弄髒了，連我的手都看不見了。」

孩子們跳著舞。柴堆是那麼腐朽而現在又這麼易燃。連整根的大樹幹都燃起黃色的火焰，火焰噴射到二十英尺高的天空。火堆周圍內起了熱風，微風吹揚起一片火星。

拉爾夫大喊。

「多弄點木頭！你們都去多揀點木頭！」



為了得救，必須升火有煙，孩子們不忘用最原始的方法取火。

生活變成了與火的競賽，孩子們在山頂周圍四散開來。保持山上火的旗幟飄揚下去就是最重要的任務，誰也沒有想得更遠。連那些只有野果才能吸引他們的小孩子，也拾起小片木柴，扔進火裡。空氣移動的速度加快了，變成一股清風，背風的一面和迎風的一面明顯分開。在這邊空氣涼爽；另一邊火舌伸展著野蠻的雙臂，熱浪會立刻燒捲人的頭髮。孩子們感到了夜風吹拂潮濕的臉上，他們停下來享受著清涼，隨後就發現自己精疲力盡了。他們投入亂石的陰影中，火苗迅速減弱，然後柴堆發出灰碴的聲音，中間塌了下去，揚起一陣像大樹那麼高的火星，順風吹到一邊，飄散而去。孩子躺著，像狗似的喘著氣。

拉爾夫從支著的前臂抬起頭。

「這樣不行。」

羅杰朝餘燼裡準確地啐了一口。「你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煙。只有火苗。」

豬仔已坐在兩塊岩石中間，螺號放在膝蓋上。

「我們沒有生成一個對我們有用的火，」他說。「不能保持住一堆火不滅，就算我們

盡了力也白費。」

「我拿著螺號，」豬仔氣憤地說。「你得讓我發言！」

「在山頂上，螺號不算數，」杰克說，「所以你閉嘴。」

「我手裡拿著螺號哪。」

「放進些綠樹枝，」莫里斯說。「那是冒煙的最好方法。」

「我拿著螺號……」

杰克凶狠地轉過身。

「閉嘴！」

豬仔退卻了。拉爾夫從他手中拿過螺號，望著周圍的孩子。

「我們得有專人管這個火。任何一天都可能來船的。」他向狹窄的地平線揮了揮胳膊，「如果我們不斷地發信號，他們就會來並帶走我們。還有件事。我們應該多立些規矩，螺號在哪兒，就在哪兒集合。山上山下一樣。」

大伙兒都同意了。豬仔剛想開口說話，看見杰克的眼睛就閉上了嘴。杰克伸出手拿過

螺號站著，小心地用帶煙垢的手握著這精巧的東西。

「我同意拉爾夫說的。我們得立些規矩，而且要遵守。我們畢竟不是野人，我們是英國人；英國人最擅於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們得做正確的事兒。」

他轉向拉爾夫。

「拉爾夫，我要把唱詩班，我的獵手，分成小組，我們將負責保證火不滅。」

他的寬宏大量得到一陣掌聲，以致杰克咧嘴對著周圍人笑，然後揮動螺號要求安靜。

「現在我們讓火熄滅了，夜間誰會看見呢？我們什麼時候願意就什麼時候生火。奧托斯這周你看著火，下周加倍。」

與會者嚴肅地表示同意。

「我們還要負責向外瞭望。如果我們看見那邊有船，」大家隨著他的瘦胳膊指的方向看見，「我們就放上些綠枝，那就會有更多的煙。」

西邊的太陽像一團熔化的金子，向著地平線越滑越近。他們立刻意識到黑夜作為陽光和溫暖的結束而臨近。

羅杰拿過螺號，陰沉地望著大家。

「我一直在注視著大海。沒有船的影子。也許我們永遠不能得救。」

一陣嘀咕響過後，拉爾夫拿回螺號。

「我說過，我們會得救的。一定得等著。」

豬仔大膽而又氣憤地拿過螺號。

「那就是我說的！我還說該開會，然後你就說閉嘴……」

他的話變成一種正直的控訴。大家晃動身子，開始喊他住嘴。

「你們說要生小火，你們卻弄了一個像乾草堆似的柴火堆。要是我想說什麼，」豬仔用一種辛辣的現實態度喊道：「你們就叫我閉嘴；但是如果我是杰克、莫里斯或西蒙……」

他在吵鬧中停了停，站起來，朝他們找朽木的那邊山坡望去。然後他奇怪地笑著，以致大家都靜下來吃驚地看他眼鏡片裡的閃光。他們隨他注視的方向去尋找。

「你們實在是有了個小火堆。」

濃煙在纏繞升空，垂掛在朽木和枯樹上的山藤中到處冒著煙，火光在山藤根部一閃，

煙就變濃了。小火苗在一根樹幹上閃動著，穿過枝葉和灌木叢蔓延開來，火苗分了又並且燒得旺起來。一片火苗遇到一根樹幹後，就像隻閃光的松鼠竄了上去。煙更濃了，透過縫隙向外冒出來。那松鼠似的火舌隨風跳躍，攀上了另一棵直立的大樹，從上往下燒著。在樹林茂密的陰暗頂蓋之下和濃煙的地方，火苗抓住森林並開始啃噬它。大片的黑煙和黃煙翻滾向海面。看著大火那不可阻擋的勢頭，孩子興奮地放聲歡呼。火焰彷彿是頭野獸，像美洲虎用肚皮擦地那樣，爬到長在粉紅色岩石外面的一排像是樺樹的幼樹上。火焰朝前面的樹木撲擦著，樹枝立刻變成了一片火。大火的中心靈巧地躍過樹木間的空地，然後搖晃著撲向另一排樹木。在跳躍的孩子下面，四分之一平方英里的樹木都在冒著濃煙和火苗。

「你們倒是燃了堆小火。」

拉爾夫吃了一驚，意識到大家已經不吭聲了，開始害怕在他們下面釋放的能量。這種感覺使拉爾夫變得專橫起來。

「噢，住嘴！」

「我拿著螺號，」豬仔用委屈的語調說。「我有權說話。」

他舔了下嘴唇。

「我們什麼也不能作了。我們應該再小心點兒。我是怕……」

杰克的眼光離開了火。

「你總是害怕。你，胖子！」

「我拿著螺號，」豬仔淒慘地說。他轉向拉爾夫，「對不對，拉爾夫？」

拉爾夫面對那壯觀卻又令人生畏的景象，很不情願地轉過身來。

「說什麼？」

「螺號。我有權說話。」

學生兄弟一齊咯咯地傻笑。

「我們要煙霧。」

「現在瞧吧。」

煙幕從島上向海面伸張了好幾英里。除了豬仔所有的孩子都開始咯咯地笑起來，一會兒就變成尖聲大笑。

豬仔發脾氣了。

「我拿著螺號！你們聽著，我們第一件事就是在沙灘搭個小屋。晚上比這裡暖和。可是，拉爾夫第一次提起火，你們就亂喊著爬上山，像一群毛孩子！」

到現在他們才聽著這指責性的話。

「如果你們不把首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而且做好它，還怎麼指望得救？」

他摘下眼鏡，好像要放下螺號，但是許多大孩子突然要過來拿，便立即變了主意，把螺號夾在腋下，蹲坐在一塊大岩石上。

「然後你們到這裡點起一堆沒用的大火。現在把整個島都點著了。如果整個島子燒光了，我們不是在開玩笑嗎？燒熟的野果，我們就得吃這個，還有烤豬肉。你們說拉爾夫是頭領，你們卻不讓他思考。他一說什麼，你們就跑光了，就像……」

他停下來喘氣，大聲對著大家咆哮。

「還不止這些，那些小孩子，小鬼們，誰注意他們？誰知道他們有多少？」

拉爾夫突然向前一步。

「我告訴過你，我告訴過你開列個名單！」

「我怎麼做，」豬仔生氣地喊，「我一個人怎麼做？他們兩分鐘就到海裡，林子裡，到處亂跑。我怎麼能知道他們誰是誰？」

拉爾夫舔了下蒼白的嘴唇。

「那麼，你不知道我們這兒有多少人？」

「我怎麼知道？小傢伙到處跑，像昆蟲似的！你們三個回來一說點火，他們就全跑光了，我從沒機會……」

「夠了！」拉爾夫斥責說，一把搶回螺號。「沒開列名單就算了吧。」

「然後你們來到這兒，還把我的眼鏡搶走了……」

杰克對著他喊：「你閉嘴！」

「那些小孩子原先就在著火的地方。你怎麼知道他們現在不在那兒？」

豬仔站起來指著濃煙烈火。豬仔有些異樣，他正使勁喘著氣。

豬仔喘氣說，「臉上長痣的那個小傢伙，我沒看見他。他現在在哪兒？」

人群死一般寂靜。

「說過有蛇的那個。他原先就在下面……」

一顆樹在烈火中像炸彈一樣爆開了。長長的野藤痛苦地倒下。小傢伙朝著野藤尖叫。

「蛇！蛇！看呀！」

西邊的太陽已垂到離海面一兩英尺高了。他們的臉映紅了。豬仔倒靠在一塊大岩石上，雙手緊抓住它。

「臉上長痣的小孩，他現在在哪兒？告訴你們，我可沒看見他。」

孩子們恐懼地對視著，又有些不相信的表情。

「他現在究竟在哪兒？」

拉爾夫似乎很慚愧地喃喃作答。

「也許他回到了……」

在他們下面，在山陡峭的一邊，烈火那隆隆的鼓聲仍在繼續。

3 海灘小棚

杰克深深地彎著腰，像個要起跑的短跑運動員，鼻子距離潮濕的地面只有幾英吋。樹幹和纏吊在它上面的野藤，完全浸沒在距杰克頭上三十英吋高的一片綠色昏暗之中，四周全是矮樹叢。這兒只有一條模糊不清小路的痕跡，一根折斷的小樹枝以及一點似乎是獸蹄的痕跡。杰克低下頭，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些痕跡，彷彿要硬逼著這些痕跡告訴他點什麼。接著他像條狗似的四肢著地，警扭地爬著，但他一點兒也不覺得不舒服。他鬼鬼祟祟向前爬了五碼遠，就停了下來。這裡有一個野藤條纏繞的圈，從藤節處垂下一串串卷鬚，下面被磨得很光滑，這是野豬穿過藤圈時用牠的硬毛刮蹭的。

杰克蹲伏在那兒，臉離他追蹤的線索只有幾英吋。而後他定睛向前注視著小樹叢半黑半暗的地方。他的沙黃色的頭髮比他降落此處時長了許多，也顯得稀疏了許多；光脊上有一塊雀斑和許多正在脫皮的曬斑。他左手拿著一根五英呎長被削尖的棍子，身上除了腰帶上掛著一條破爛的短褲外幾乎是赤裸著身子。他閉上眼，抬起頭，用張開的鼻孔吸著氣，

用吸進的暖空氣流來判斷周圍的動靜。森林和杰克的心都是很平靜的。

他長嘆了一聲，把吸進的氣呼出並睜開了眼睛。他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在這次挫折中，這雙眼睛放出閃電一樣的光，幾乎要發狂了。他舌頭舔了舔乾燥的嘴唇，密切注視著這沉默的大森林。過了一會兒，在地上尋找著往這兒和往那邊去的路。

森林裡的寂靜比悶熱的天氣更憋人，到這時候，就連嘶嘶叫的蟲鳴也沒有了。只有枝頭上被杰克驚起華麗的小鳥叫聲，打破這寂靜，激起回響，像是發自古老的深淵。杰克讓這聲鳴叫嚇得倒吸一口涼氣。這時，他不像一個獵手而像一個樹叢中鬼鬼祟祟的猿猴。然後，他的心思又回到探路和挫折上，他又勁頭十足地探尋地面。他找到一棵大樹，灰白的樹幹上開滿了白花。他在樹旁停下，合上眼，又吸入暖空氣。這次他呼吸變得短促，臉色也蒼白了些。他像幽靈似的在昏暗的樹林中穿行，彎著腰，注視著腳下踐踏過的土地。

落葉是溫和的，堆積在翻過的土地上。落葉呈橄欖綠色，光滑還冒點熱氣。杰克抬起頭注視著橫臥在小路上一片不可思議的野藤。他舉長矛，悄悄向前。越過野藤，小路與一條野豬走過的小道連接在一起，很寬，很平，可算是一條路了。由於經常踐踏，地面已變

硬。杰克全身挺直，他聽到有什麼東西在小路上走動。他猛抽回右臂，用盡全身力氣把長矛投出去。從野豬走過的地方，傳來了一陣迅速、沉重的蹄聲，像敲響板一樣誘人，使人產生想吃肉的慾望。他衝出矮樹林，拾起長矛。野豬的蹄聲逐漸遠去隨後就消失了。

杰克站在那兒，身上流淌著汗，掛著棕褐的泥土，渾身都是捕獵人辛苦的痕跡。他一面發誓詛咒，一面轉身離開小路，向前行進到森林開闊地帶。這裡是一些淺灰色的樹幹和羽毛狀棕櫚葉樹頂，而不是許多光禿的樹幹支撐著的黑暗樹冠。遠處是波光粼粼的海面，接著聽見說話聲。拉爾夫正站在一個用棕櫚樹幹和樹葉搭成的小棚子旁邊。這是一個簡陋的高棚，它面對環礁湖，好像就要塌了似的。拉爾夫沒注意到杰克說什麼。

「有水嗎？」

拉爾夫向上看，對著雜亂的樹葉皺了皺眉頭。他沒有注意杰克。

「我問你，有水沒有！我渴死了。」

拉爾夫把注意力從棚子那兒轉移，意識到是杰克後便吃了一驚。

「是你，要水嗎？在樹旁邊，應該還剩一點兒。」

一些盛滿淡水的椰子殼擺在樹蔭下，杰克端起一個大口喝起來，水濺到他的面頰，流到脖子和胸膛上。喝完水，他大口地喘著氣。

「真解渴！」

西蒙在棚子說：「高一點兒！」

拉爾夫轉身走到棚子前，把一根長滿樹葉的樹枝向上抬了抬。

葉子散落在地上。從洞口可以看到西蒙後悔莫及的面孔。

「真糟糕！」

拉爾夫一屁股坐到杰克的腳下。西蒙從棚子的洞口向外瞧。拉爾夫坐下後就解釋說：「到現在已經做了好幾天了，你瞧這樣！」

兩個棚子已經搭好了，但是很不穩，有一個已塌了。

「你記得那次開會的情況嗎？什麼大家要努力做活，把棚子搭好。」

「獵手除外，但是小傢伙們也……」

拉爾夫做著手勢，琢磨著合適的詞。

「他們真不爭氣，小孩子也好不了多少。你看見沒有？我和西蒙整天做活兒，沒有人來幫忙。他們去洗澡、吃東西、玩耍。」

西蒙小心地把頭伸出來。

「你是頭領兒。你叫他們走的。」

拉爾夫平躺著，仰望著棕櫚樹和天空。

「開會。難道我不喜歡開會？每天開會，一天兩次。我們大講一通。」拉爾夫用一隻胳膊肘撐起身體，「我敢說如果我現在吹起螺號，他們就會跑過來。你知道，我們又會非常嚴肅地開會。有的說我們應當造一架噴氣式飛機，有的說我們應該造一艘潛艇，有的說我們應該弄一台電視機。會一散，他們做不了五分鐘，就到處溜達或者打獵去了。」

杰克漲紅著臉。

「我們得有肉吃！」

「對，可我們還沒有肉吃。再說，我們也需要個住處呀。而且捕獵隊其他幾個人幾小時前就回來了。他們正在游泳呢。」

「我又繼續捕獵，」杰克說，「我讓他們走的。我自己只好再去捕獵。我……」他很想把繼續捕獵並要殺死那個弄得他筋疲力盡的東西的必要性全部表達出來。

「我想我自己再追一段路……」

杰克把眼瞪大，簡直像是要瘋了。

「我會宰了牠！」

「但你沒有。」

「我想我會的！」

某種潛藏的激動情緒，在拉爾夫話音裡顫動。

「但是你還沒有！」

此時，對立情緒已經很明顯了。

「但是我會弄到的！下一次！我必須在長矛上弄個倒鉤！我本來已經刺中了一頭野豬，可是矛尖脫落了。要是我們能造倒鉤就好了……」

「我們更需要柵子。」

杰克突然憤怒地嚷道：「你是在指責別人嗎？」

「我是說把我們都累死了。就這些。」

他們兩人都漲紅了臉，誰都不願看對方。拉爾夫在地上滾著，開始玩著小草。

「如果像我們降落時下起雨來，我們就得有了棚子來藏身，對吧。還有，我們需要棚子，是因爲……」

拉爾夫停了一會兒，兩人都消了氣。然後他換了個話題，以免引起對方生氣。

「你注意到沒有？」

「嗯，他們都嚇壞了。」

拉爾夫滾過去，盯著杰克嚴肅，骯髒的面孔。

「我指的是他們都在作噩夢，你能聽到他們說夢話。你夜裡一直醒著嗎？」

杰克搖了搖頭。

「他們說夢話，喊叫。那些小傢伙，甚至還有幾個大孩子。好像……」

「好像這兒不是個寶島。」

談話突然被西蒙打斷，這使他倆吃了一驚，於是抬起頭來望著西蒙嚴肅的面孔。

「好像那動物的事兒，那動物或者蛇的事是真的，記得嗎？」

兩個大孩子聽到這可怕的字眼也退縮了。現在人們不再提蛇的事，不敢再提牠了。

「好像這個島並不怎麼好，」拉爾夫慢吞吞地說：「是，一點也不錯。」

杰克坐起來，伸直了腿。

「他們都瘋了。」

「真是瘋了。記得我們那天探險的情景嗎？」

他們想起了第一天那迷人的魅力。拉爾夫繼續說：「所以我們需要棚子來……」

「來安家。」

「不錯。」

杰克把腿收攏，抱住膝，皺起眉，想聽清楚一點。

「還有……在森林裡，我是說你在打獵時——當然不是在採野果的時候，但是當你一

個人的時候……」

他停了一會兒，弄不清拉爾夫是不是在認真聽他的話。

「說下去。」

「你在打獵時，有時你會感到好像……」他突然漲紅了臉。

「當然，這沒什麼。只是一種感覺。但是你可以感到，你好像不在打獵，而是……在被別人追逐，似乎叢林中有什麼東西一直跟在你後面。」

他們倆又沉默無語了。西蒙聚精會神，拉爾夫卻不以爲然，而且還有點生氣。他坐起來，用一隻骯髒的手搓了搓肩膀。

「嗯。我可不知道。」

杰克跳起身來，很快地說：

「那是你在森林裡的一種感覺。當然沒有什麼。只是，只是……」
他快步向沙灘走了幾步，然後又走回來。

「只有我知道他們有什麼感覺。你明白嗎？就這些。」

「現在我們最要緊的事情是爭取救援。」

杰克不得不考慮了一會兒，才想起救援是怎麼回事。

「救援？那當然，可我還是想先去逮一隻野豬……」他抽出長矛，猛插在地上，眼睛裡射出晦暗、瘋狂的光。拉爾夫透過紛亂的金髮，用批評的目光望著他。

「只要你的獵手們記住這火堆的事……」

「你和你的火堆！」

兩個孩子向海灘跑去，到了水邊又轉過身來，回頭望著那粉紅色的山巒。一縷白煙裊裊上升上蔚藍色的天空，而後隨風飄散。拉爾夫皺著眉。

「我在考慮離多遠能看到那煙。」

「好幾英里吧。」

「我們的煙還不夠濃。」

這縷白煙似乎意識到了他們的目光，它越來越濃，最後變成乳白色的煙霧徐徐上升。

「他們又添了些青樹枝，」拉爾夫輕聲說：「怎麼搞的！」他眯起雙眼，向周圍掃視

一下，觀察著地平線。

「看到了！」

杰克大聲叫喊，嚇得拉爾夫跳了起來。

「什麼？在哪兒？是船嗎？」

然而杰克卻指著一道斜坡，它從山上伸延到海島較平坦的部分。

「當然，他們會躺在那兒……他們一定會的，當太陽太熱的時候。」

拉爾夫迷惑不解地盯著他那張全神貫注的臉。

「他們爬得很高，天這麼熱爬到蔭涼處休息，像家裡的乳牛一樣……。」

「我還以為你看到了一條船。」

「我們可以偷偷地走到一頭野豬前……塗抹我們的臉，這樣牠們就不會發現我們……」

把牠們包圍起來，然後……」

拉爾夫氣得有些控制不住了。

「我一直在說煙！難道你不想獲救嗎？你能講的都是些豬、豬、豬！」

「但是，我們得有肉吃！」

「我做了一天的活，除了西蒙，誰也不來幫忙，而你回來後連小屋都不看一眼！」

「我一直也在做活……」

「但那是你願意做的！」拉爾夫喊著。「你要打獵！而我……」

在明亮的海灘上，他們互相怒視，彼此對這種感情上的摩擦都很驚訝。拉爾夫首先轉過臉，假裝對一群在沙灘上玩耍的小傢伙感興趣。從遠處台地那裡傳來了獵手們的喊叫聲，他們正在游泳池裡游泳。

「西蒙幫了不少忙，」他指著小棚說。

「其他人全跑了，西蒙做的和我一樣多。只是……」

「西蒙總是不亂跑。」

拉爾夫開始向棚子走去，杰克也跟在旁邊。

「爲你做點活兒，」杰克說，「然後我去洗澡。」

「別打擾我了。」

但是當他們走到棚子跟前時，西蒙已經不見了。拉爾夫把頭伸進洞口，然後縮回來，

轉身對杰克說：「他溜了。」

「他做夠了，去洗澡了。」杰克說。

拉爾夫皺皺眉頭。

「他真怪也真可笑。」

杰克點點頭表示同意，然後他們便心照不宣地一道離開棚子，向游泳池走去。

「等我洗完澡，弄點東西吃，還想翻到山那邊去，看能否發現些蹤跡。你也去嗎？」

「但是太陽快落山了！」

「我想還有時間……」

他們向前走著，兩人的經歷和感受差別太大，不能彼此溝通。

「我能弄到一頭野豬就好了！」

「我還回來繼續搭棚子。」

他們互相對視，感到很困惑，又愛又恨。游泳池溫暖的海水，喧鬧聲，四濺的水花，

歡聲笑語，只有這些才能夠使他們暫時待在一起。

拉爾夫和杰克想在游泳池裡找到西蒙，但他不在這裡。

當他兩人快步走下海灘，回頭望著山巒的時候，西蒙也跟著他們走了幾碼遠，然後停下來。他站在海灘的一堆沙土前皺著眉，一些孩子曾經在這兒用沙土蓋房子或搭一間小屋。接著他轉過身，帶著種種心思走進森林。他身材瘦小，下巴尖尖的，兩眼炯炯有神，因此，拉爾夫誤以為他是個快活、淘氣的孩子。他粗黑的頭髮現在又長又亂，從頭上垂下來，幾乎蓋住了他那又低又寬的前額。他穿著破爛不堪的短褲，像杰克那樣赤著腳。西蒙的皮膚平常是淺黑色的，這些天被太陽曬成深褐色，汗水一浸，變得油亮油亮的。

他擇路走到那個坑穴，經過拉爾夫第一天上午爬過的那塊大岩石，然後拐彎向右，走進樹林。他邁著平常的步子往前走，穿過一片果樹林。這裡，即使你胃口再大，不用費勁也能飽餐一頓。樹上鮮花朵朵，果實纍纍，到處飄著野果成熟的香味，成群的蜜蜂嗡嗡地在花上採蜜。那些跟在他後面跑來的小傢伙在這裡趕上了他。他們說著話，吵鬧地拽著他往果樹那邊走去。這時，蜜蜂在下午的陽光裡飛來飛去。西蒙爬上枝頭，給小孩子們採摘他們構不著的野果。他扒開繁茂的葉子，精選出最好的果子，遞給下邊伸向他的無數的小

手。他給他們遞夠後，便停下來向四周望了望。

西蒙轉身離開他們，沿著一條依稀可辨的小路走去。不一會兒，高高的叢林出現在眼前。高大的樹幹上，從下到黑暗的篷頂都開著難以想像的白花。篷頂上端，生意盎然。這裡的空間也是幽暗的，野藤蘿垂吊著無數的枝蔓，就像沉船的帆纜。他的腳在鬆軟的土地上留下了足印。當他碰到藤蔓時，藤蔓便顫悠幾下。

他終於來到了一個陽光較充足的地方。這裡野藤蘿由於不需要伸出去見陽光，便長成一塊大蒲蓆，掛在這塊叢林空地旁邊。這裡因為有一塊岩石露出地面，所以除了小植物和草外，不能生長別的植物。整個空地四周，都長著深綠色的芳香類灌木叢，它活像一個碗，盛著太陽的光和熱。一棵大樹的一角塌下來，倒立在幾株挺立的樹上，樹頂上掛滿了一種長得很快的攀援植物的紅色和黃色小花。

西蒙收住步子，像杰克慣常所做的那樣朝後望了望，接著迅速向周圍掃了一眼，發現確實只有他一人。這會兒，西蒙的行動幾乎是很詭秘的。他彎下腰，爬著鑽進蒲蓆中間。藤蘿和灌木靠得很緊，他身上的汗水都灑到了這些植物上。他一爬過去，它們又連在一

起。當他安然地爬到蒲蓆中間時，他發現這像一間小屋，樹葉像一道帘子擋住他面向開闊地的視線。他蹲在地上，扒開樹葉向空中張望。什麼動靜也沒有，只有一對彩蝶在炎熱的天空中翩跹飛舞。他屏住呼吸，豎起耳朵，傾聽著這海島的聲音。黃昏即將降臨海島，那美麗奇異的鳥叫，蜜蜂的嗡嗡，歸巢鷗鳥的啼聲都漸漸地消失了。幾英里以外海水衝擊礁石發出的低語，比身上血液流動的聲音更難辨別。

西蒙把這道樹葉的帘幕放下。一道道金色陽光的斜面在逐漸縮小，斜照在灌木叢上，接過綠色的蠟燭似的花苞，朝森林的篷頂移動，林中的天色越來越暗。光線漸漸暗淡，太陽失去了它繽紛的光華，那逼人的熱浪也緩和下來。蠟燭似的花蕾在搖動著，它的綠色的花萼縮回一點兒，而白色的花尖卻迎著廣闊的空間展開。

此時，陽光從地上和整個天空消失了。黑暗降臨大地，籠罩了林間的小路，使它們變得像海底那樣暗淡無光和不可捉摸。蠟燭似的花苞綻開了寬闊的白花，迎著天空最早出現的幾顆星星的微光，晶瑩閃亮，花香四溢，升散到空中，飄散到整個海島。

4 花臉長髮

孩子們已經習慣了從漫長的黎明到短暫的黃昏這種節奏。他們享受清晨的愉快，明媚的陽光，遼闊的大海和甜美的空氣，把這看成玩得舒心和生活充實，以致把希望看作可有可無，因而可以忘掉的东西。時近中午，陽光幾乎垂直傾瀉下來，清晨的鮮明色彩變成一片珍珠般的乳白色。灼熱空氣彷彿高懸的太陽給了它能量，變成一擊，迫使他們躲避到樹蔭下，躺在那兒，或許能睡一覺。

奇怪的事情總是發生在中午。閃光的海面升起來，分裂為層層喧鬧的海浪；珊瑚礁和幾棵附著在斜坡上發育不良的棕櫚樹，會飄到空中去，顫抖著撕裂開來，像雨點落到鐵絲上那樣運動，或是像被多層鏡面映出來的重複影象。有時地面會隱隱出現在沒有土地的地方，在孩子們注意看時又像氣泡似的破裂了。豬仔把這些現象叫「幻景」；由於沒有孩子能到達珊瑚礁，那裡咬人的鯊魚正等著呢，所以他們對這些神秘現象不予理睬。就像不理會奇跡般閃爍的星光一樣。中午這些景象會合在天空，在那兒太陽彷彿瞪起眼睛向下看。

隨後，黃昏臨近，幻景消失；日落時，地平線像一個修剪過的藍色平面。這是另一段較為涼爽的时刻，但卻受到黑暗的威脅。夕陽西下，黑暗籠罩著全島，在遙遠的星光之下，窩棚裡充滿了不安的聲音。

然而北歐一天的勞動、玩耍、飲食傳統，不可能使孩子們完全適應這新的生活節奏。一個叫珀西維爾的小傢伙很早就爬進窩棚，待了兩天，又說又唱又哭，大伙兒認爲他瘋了，還覺得有點逗樂。從那時起，他就消瘦下來，眼發紅，很可憐；成了一個很少玩耍但經常哭泣的孩子。

小一點的孩子現在都被稱「小傢伙」。從拉爾夫往下，個頭逐漸矮下來。雖然西蒙、羅伯特和莫里斯是過渡性的中間個頭，但是辨認孩子和小傢伙是沒問題的。小傢伙的年齡大約六歲，過著特別而緊張的生活。他們一天大部分時間在吃，採摘構得著的野果，並不顧及野果的生熟和質量。他們現在已習慣了肚子疼和瀉肚了。黑暗中，他們忍受無名的恐懼，蜷縮著擠在一起，以便舒服些。除了吃和睡，他們也找時間玩耍，漫無目的、七零八落地在發光的海邊白沙土上玩。他們很少哭著要媽媽，出乎意料。他們曬成了棕褐色，

污穢骯髒。他們服從螺號召喚，部分是因爲拉爾夫吹的，他年歲大得足以和成年人世界的權威相聯繫；部分是因爲他喜歡集合的樂趣。此外，他們很少打擾大孩子，他們熱烈感情和共同生活是他們自己的事。

在小河的沙洲上，他們用沙子築起城堡。這些城堡有大约一英尺高，用貝殼、枯萎的花和有趣的石頭裝飾著。四周是複雜的標記，有道路、牆壁、鐵道線，這些標記只有在海灘平面上觀察才能知道其中的含義。小傢伙們倘若不是快樂地玩，至少也是精力集中地玩，而且經常是三個人玩同樣的遊戲。

現在就有三個人在這兒玩，亨利是其中最大的。他還是那臉上帶有紅痣小孩的遠親，自從大火的那個晚上，還沒見到這個孩子。然而亨利太小，不理解這一點，倘若被告之那孩子已乘飛機回家了，他會毫無疑問地接受這個說法。

亨利今天下午有點領袖的意味，因爲另兩個孩子，珀西維爾和約翰尼是島上最小的。珀西維爾的頭髮是灰鼠色的，連他母親也不太喜歡他；約翰尼身體健壯，金髮，生來好鬥，現在他卻順從，因爲他很感興趣。三個孩子跪在沙子上，和睦地玩著。

羅杰和莫里斯走出森林。他們從生火的地方換下來去游泳。羅杰走在前面，直走向城堡，並踢倒它，踏沒了花，踢散精選的石頭。莫里斯跟在後面大笑，也參加進來。三個小家伙停下遊戲抬頭看了看。他們感興趣的特殊標記沒被弄壞，所以沒有抗議。只有珀西維爾開始嗚咽，因為眼裡進了沙子，莫里斯趕忙走開。過去，他曾因做過這類事而遭責打；現在，雖沒有父母的責罵，但仍感覺是做錯了事。找了藉口說去游泳，就小跑地走開了。

羅杰留下來了，看著小家伙們。他的皮膚並不比降下來時更黑，但那飄動的頭髮已長到後脖頸而且垂到前額上，與他憂鬱的臉很相稱，使他彷彿看起來寡言冷漠的臉變得可怕了。珀西維爾停止了嗚咽繼續玩下去，淚水把沙子沖掉了。約翰尼的藍眼睛瞅著他，然後開始像淋浴似的揚起沙子，這時珀西維爾又哭了。

亨利玩累了就沿著沙灘閑逛。羅杰跟著他走到棕櫚樹下，朝同一方向走著。亨利離開棕櫚樹的陰影走著，因為他太年幼不知道該走在樹蔭下。他走下沙灘在水邊忙了起來。太平洋的潮水湧過來，每隔幾秒鐘環礁湖水面就上升一英吋。在海浪中生活有一些小生物，微小而透明，隨海水沖到灼熱乾燥的沙灘上。這些東西帶著觸摸不到的器官，正在檢查這

個新領域。也許是上次被沖來時，這兒沒有食物，這次卻有了，鳥糞、昆蟲，也許是陸地生活中任何點滴碎屑。如同在鋸子小齒牙上的碎屑，這些透明生物在清掃著沙灘。

亨利被吸引住了，用根小棍到處捅，棍子被海潮沖得發白，就這樣他沒法控制透明生物的活動。他弄出許多灌滿潮水的小溝渠，使透明生物擠滿在那裡。他的專注超過了樂趣，因為他覺得自己正在作控制生命體的活動。他和這些小東西說話，催促它們，命令它們。他被潮水趕得退回來，腳印便成了困住透明體窪地，這就給予他統治他人的幻想。他蹲在水邊，彎下身，一縷頭髮擋住了眼睛，午後的太陽像看不見的箭似的照射下來。

羅杰還在等，開始他躲在一棵大棕櫚樹後，然而亨利被透明生物吸引住了，所以他走了出來。他向沙灘望去，珀西維爾哭著走了；約翰尼留下來，勝利地占有了城堡，坐在那兒低聲唱歌，並對想像中的珀西維爾扔沙土。在他身後，羅杰能看到石台，還有拉爾夫、西蒙、豬仔和莫里斯在水池裡嬉戲。他還能隱約聽到他們的聲音。

微風乍起，吹動著棕櫚樹林，羅杰頭上六十英尺處，幾個像橄欖球大小，多纖維的堅果，從樹上砰砰地落到他的周圍，卻沒碰到他。羅杰並未想過為何沒落在他身上，他看看

堅果，看看亨利，再看看堅果。

棕櫚樹下的鬆土形成一片沙灘，棕櫚樹代代相傳已把海水沖來的石頭掀鬆。羅杰彎腰揀了塊石子，瞄準投向亨利但並不是投在他身上。石子離亨利右邊五碼處彈起落到水中。羅杰又找了一大把石子扔了起來。不過扔在亨利周圍直徑約六碼的地方，過去生活的禁忌，儘管在這看不見，卻能強烈地感覺到。在那蹲著的小孩周圍，有父母、學校、警察和法律的保護。羅杰的胳膊受到制約，這是他不知道的文明並將要毀滅文明。

亨利聽到水裡發出撲通的聲響時很驚訝。他丟下那些無聲的透明物，像個長毛獵狗似的在水中蕩起的一圈圈水波紋中站著。石子在他周圍落下，他順從地轉身，很遲才看見空中的一塊投石，大笑著尋找那個逗他的伙伴。但羅杰馬上躲到樹後，靠在樹上喘粗氣，眨著眼。隨後亨利對石子沒了興趣，就走開了。

「羅杰。」

杰克正站在約十碼外的一棵樹下。羅杰瞅他時，黑皮膚又罩上了一層陰影，然而杰克什麼也沒注意到。他正急切而不耐煩地招手，因此，羅杰向他走去。

溪流的盡頭有個小水池，是沙子堆成的，裡面長滿白色水百合和針形的蘆葦。山姆、艾力克和比爾正等在這兒。杰克跪在池邊綠蔭下，打開手裡兩片大葉子，一片包著白泥，另一片是紅泥，旁邊放著從火堆裡取來的一根木炭。

杰克一邊忙著一邊對羅杰解釋。

「野豬聞不到我的味兒。我想牠們看見了我，看見了樹下有個粉紅色的東西。」他把粘土抹在身上。

「要是有點顏色就好了！」

他把抹好的半個臉轉過來，回答羅杰不解的問話。

「爲了打獵。像打仗一樣。你知道——迷彩。使某種東西看上去又像別的東西。」他急於說話身子扭了扭。「像樹幹上的蛾子。」

羅杰明白了，嚴肅地點著頭。那對學生兄弟朝杰克移過來，膽怯地想要反對什麼。杰克擺手要他們離開。

「住嘴。」

他在臉上紅色和白色間塗上木炭。

「不行，你們倆得跟我去。」

他看一眼水面中映出的影子，不喜歡，隨後彎腰捧起溫熱的水，洗掉臉上的泥。雀斑和黃眉毛都露了出來。

羅杰不情願地一笑。

「你看上去還不太花俏。」

杰克又在設計他的新面目。他把一邊臉塗成白色，另一邊塗成紅色，再用木炭從右耳根畫到左下顎，畫出了一道黑紋。他看看水中的倒影，但是呼吸使水面顫動起來。

「山姆、艾力克，拿個椰殼來，空的。」

他跪下，捧起一殼水。一束圓形的陽光照到臉上，殼底顯出光亮。他顯得很驚訝，裡面不是自己。而是一個可怕的陌生人。他潑掉水跳起來，興奮地狂笑。他那強壯的身軀頂著一個假面具，既吸引孩子們的眼睛又使他們恐懼。他開始跳舞而且把狂笑變成凶殘的狂吠。他跳向比爾，假面具成了獨立的東西，杰克藏在它後面，從羞愧和扭怩中解脫出來。

紅白黑的花臉在空中晃動，急速地跳到比爾跟前。

杰克衝到學生兄弟面前。

「其他人正排隊。走吧！」

假面具強逼著他們。

拉爾夫從洗澡池裡爬出來，小跑到沙灘，坐在棕櫚樹蔭下。他把貼在眉毛上的金髮向後攏了攏。西蒙正浮在水上用雙腳踢著水；莫里斯正練習跳水。豬仔在閒逛，漫無目的地揀著什麼，然後又扔掉。他喜歡的岩石池被潮水淹沒了，所以他失去了興趣。不一會兒，他看到拉爾夫在樹下，就走過去坐在旁邊。

豬仔穿著褲衩，肥胖身體是黃棕色的，看任何東西，眼鏡都閃閃發亮。他是島上唯一的頭髮從來不見長的孩子。而其他頭髮是亂蓬蓬的。他的頭髮仍然一縷一縷地貼在頭上，好像禿頂是天生的，眼前的頭髮不久就會脫掉，就像幼雄鹿角上的茸毛那樣。

「我一直想，」他說，「我們可以做個日晷。在沙灘上插根棍兒，然後……」
要表明的數學問題太複雜，所以他做了些手勢。

「還有一架飛機和一台電視機，」拉爾夫尖酸地說，「再造台蒸氣機。」
豬仔搖搖頭。

「你必須有許多金屬才能造那個，」他說，「可我們沒有，只有木棍。」

拉爾夫轉身不自覺地笑了笑。豬仔惹人討厭，他的肥肉，哮喘病，超現實的想法讓人生煩。不過，偶然逗逗他，還是有點意思的。

豬仔見他笑，錯認爲是友好的表示。大孩子們認爲豬仔是圈外的人。不僅是因爲他的口音不相配，而是因爲除所說的許多毛病外還不願做活兒。現在豬仔發現他的話讓拉爾夫笑了，就興奮地繼續說下去。

「我們有很多棍子。可以一人作一個日晷。這樣我們就知道時間了。」

「那會有許多好處吧。」

「你說你要大伙兒做些事，這樣我們就能得救。」

拉爾夫跳起來跑到池邊，這時，莫里斯跳水失敗了，拉爾夫高興有機會改變一下話題。他衝著莫里斯喊。

「拍肚子了！拍肚子了！」

莫里斯對拉爾夫一笑。拉爾夫滑進水裡，在所有的孩子中，他在水裡最隨便，但今天他討厭別人提營救的事，所以綠色的海水深處和泛泛的金色不是他的安慰物。他只在西蒙身下揮臂潛水，然後從池對面爬上來躺下。豬仔笨手笨腳地走過來站在他身邊，他卻趴轉過身去，假裝沒看見。海市蜃樓已消失，他陰鬱地看著繃緊的藍色海平面。

突然，他跳起來高聲喊。

「煙！煙！」

西蒙正想法坐在水裡卻喝了口水。莫里斯本來已經站著準備跳水，這時立刻轉過身，直奔石台，然而拐到棕櫚樹下的草地上，開始穿破爛的短褲，準備好一切。

拉爾夫站立著，一隻手壓住頭髮，另一隻緊緊握著拳頭。西蒙從水裡爬上來。豬仔正在短褲上擦眼鏡，眯起眼看著海面。莫里斯一下子把兩條腿都伸進一個褲筒裡。所有的孩子中，只有拉爾夫沒動。

「我什麼煙也看不見，」豬仔疑惑地說。「什麼煙也看不見，拉爾夫，煙在哪兒？」

拉爾夫什麼也沒說。現在他雙手按住前額，不讓金髮落到眼裡。他向前探著身，海鹽已使得身軀發白了。

「拉爾夫，船在哪兒？」

西蒙站在旁邊，看看拉爾夫又看看地平線。莫里斯的褲子一下子裂開來，他扔下褲子，衝進樹林，又跑了回來。

地平線上有一小縷濃濃的煙，緩慢地上升。下面是個小黑點，可能是船的煙囪。拉爾夫自言自語，臉色蒼白。

「他們會看見我們的煙。」

豬仔現在才看清那個正確的方向。

「看起來煙不多。」

豬仔回頭向山上一看。拉爾夫正繼續全神貫注地看著那條船。臉上又恢復了血色。西蒙站在他身邊，默默不語。

「我知道我看不太遠，」豬仔說，「但是我們沒有煙啊？」

拉爾夫不耐煩地移動了一下，還在望著船。

「山上的煙。」

莫里斯跑過來，瞪眼望著大海。西蒙和豬仔向山上看。西蒙像傷了自己似地喊叫。

「拉爾夫！拉爾夫！」

他的聲音使拉爾夫扭過身來。

「告訴我，」豬仔急切地說，「有信號嗎？」

拉爾夫回頭望著地平線消失的白煙，然後轉向山上。

西蒙伸出手，膽怯地碰了碰拉爾夫；但是拉爾夫卻開始奔跑，穿過洗澡池淺的一邊，跨越灼熱的白沙和棕櫚林。片刻後他已拽開那覆蓋斷層岩的矮樹叢。西蒙在後面跟著，再後是莫里斯。豬仔高聲喊。

「拉爾夫！求求你——拉爾夫！」

然後豬仔也開始奔跑，還沒跑過平台就被莫里斯扔的短褲絆倒了。在四個孩子後面，那縷白煙在地平線上輕飄地移動著。在沙灘上，亨利和約翰尼向珀西維爾扔沙子，珀西維

爾又在嗚咽，他們三人對緊張的行動一無所知。

這時拉爾夫到了斷層岩尾端，他正用寶貴的呼吸詛咒。他不顧荊棘野藤對他赤裸身體的傷害，以致渾身都流著血。在上山的陡坡處他停下來。莫里斯就在他身後幾碼處。

「豬仔的眼鏡！」拉爾夫喊。「如果火滅了，我們將用它……」

他停止叫喊，晃了一下雙腿。剛好能看見豬仔，他正踉蹌著從沙灘上爬過來。拉爾夫看一眼地平線，又看一眼山上。是回去取眼鏡還是爬到山頂。他猶豫不決，不得不看著豬仔慢慢地爬過來，於是他叫喊起來。

「噢，上帝啊，噢，上帝！」

西蒙在樹叢中掙扎著，屏住呼吸。拉爾夫跌跌撞撞往前跑，那縷白煙正向前移動。

山火滅了。他們馬上就看到了，這是在沙灘上看到家鄉船白煙時，就已預料到的。值班的人都走了。一堆沒有用過的柴草放在旁邊。

拉爾夫轉身向大海。地平線伸展著，除了淡薄的一絲白煙，什麼也沒有。拉爾夫沿岩石跌跌撞撞地跑著，在粉紅岩壁上停住，對著遠去的船尖聲喊叫。

「回來！回來！」

他沿著峭壁跑著，臉一直朝向大海，他的喊聲變得瘋狂了。

「回來！回來！」

西蒙和莫里斯跑上來，拉爾夫呆呆地望著他們。拉爾夫的腦子想出句最解恨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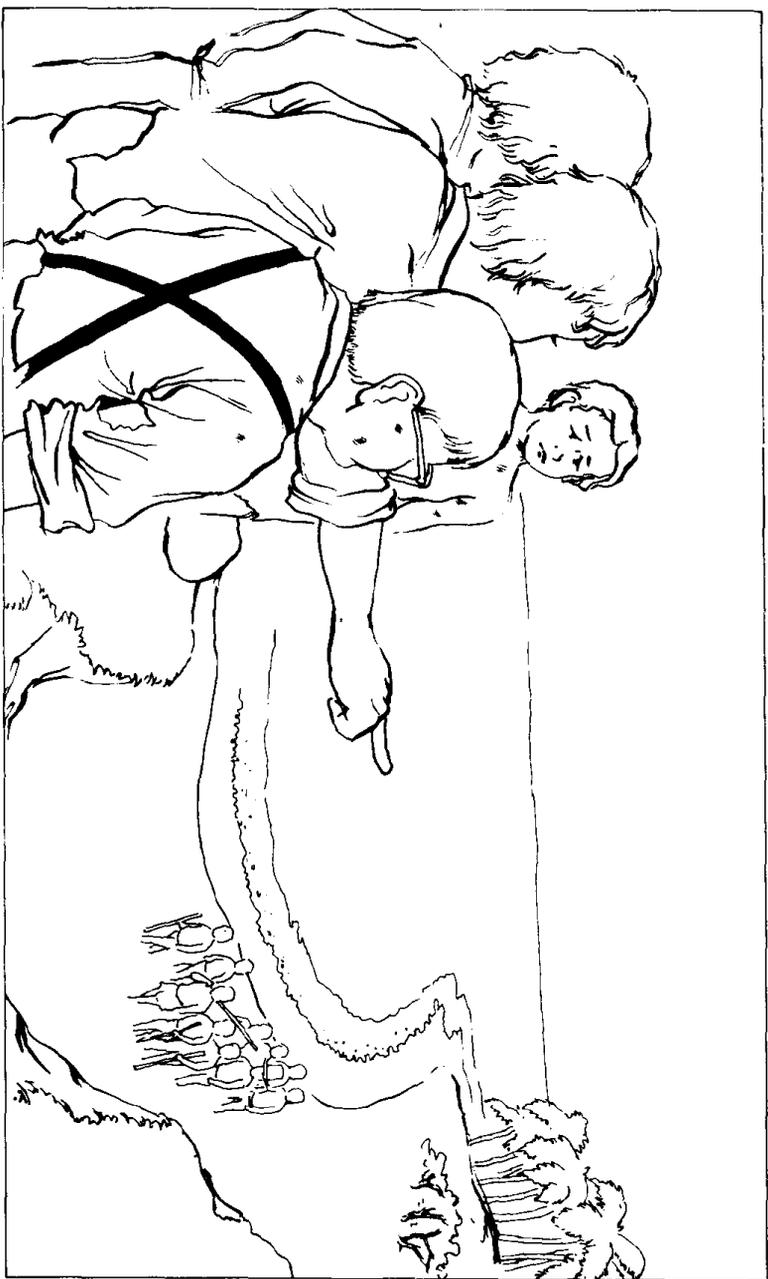
「他們讓那可惡的火熄滅了。」

他向山下冷冷地看了一眼。豬仔喘吁吁地爬上來了，像小孩子似地嗚咽著。拉爾夫一擦拳頭，臉變得通紅。他帶著有所指的目光和辛辣的聲音說。

「看哪，他們來了。」

一列隊伍在山下水邊的粉紅色石頭附近出現了。有的孩子頭戴黑帽，此外，幾乎都是赤裸著。走到空地，他們就舉起手裡的棍子。他們在單調地唱著，好像唱的是那對孿生兄弟抬著的東西。拉爾夫很容易就認出了杰克。從遠處看去，杰克也是高個子，紅頭髮，理所當然地走在隊伍前頭。

西蒙現在看看拉爾夫又望望杰克。這情景似乎使他感到恐懼。拉爾夫沒說話，只是等



書中的四位主角們站在高地上看著山下走來的一群孩子。

著。這列隊伍走近些了，聽到了歌聲，但距離遠歌詞聽不清。杰克後面的那對學生兄弟肩頭抬著一根大杠，在凹凸不平的地上艱難地走著。一頭挖掉肚腸的豬在木杠下沉重地晃悠著。豬頭朝下脖子開了口，好像在地面上找什麼東西。

「殺了豬。割喉嚨、放掉血。」

就在歌詞變得清晰時，隊伍走到山最陡的地方，過了一兩分鐘歌聲就消滅了。豬仔抽著鼻子，西蒙立刻噓了他一聲，像是在教堂裡他說話聲大了似的。

滿臉塗泥的杰克最先到達山頂，興奮地招呼拉爾夫。

「看哪！我們殺了一頭豬……我們偷偷地過去……圍成一個圈兒……」

獵手們紛紛插話。

「我們圍成一個圈……」

「我們悄悄爬過去……」

「那野豬嚎叫……」

學生兄弟站著，死豬在他們中間晃悠著，往岩石上滴下深色的血。他倆幾乎笑得一模

一樣。杰克想要告訴拉爾夫的太多了。相反地他跳了兩步，想起自己的尊嚴，就笑著站住了。他注意到手上的血，凶邪地一咧嘴，想找個東西擦擦手，然而卻在短褲上擦開了，完了又大笑起來。

拉爾夫說話了。

「你讓火熄滅了。」

杰克突然愣住了，這句話使他產生一陣糊塗的惱怒，但他太高興了以致沒有在意。

「我們可以再點上火。你應該和我們在一起，拉爾夫。我們經歷了極成功的冒險。雙胞胎被撞倒了……」

「我們打中了那頭豬。」

「我割開了豬的喉嚨，」杰克驕傲地說，但在說話時卻抖動了一下。「拉爾夫，我能借你的刀在我的刀把上刻記號嗎？」

孩子們說著跳著。那對學生兄弟咧著笑著。

「流了好多的血，」杰克笑著說並發著抖，「你應該去看看！」

「我們每天都要去打獵。」

拉爾夫又沙啞著說話了，身子沒有動。

「你讓火熄滅了。」

拉爾夫又重複這事使杰克不舒服。他看了眼學生兄弟又看看拉爾夫。

「我們不得不讓他們參加打獵，」他說：「否則，沒有足夠的人手圍成圈。」

他臉紅了，意識到出了差錯。

「火在一兩小時前滅的，我們可以再點起來……」

他注意到拉爾夫滿身傷痕，他們四個人都陰沉著臉。他在其快樂中尋找寬厚，把他們也拉進剛才的美事之中。他腦子裡塞滿了各種記憶，他們包圍掙扎的野豬；戰勝一個活的東西，把意願強加於牠，像長時間暢飲一樣奪取了牠的生命。

他伸展開雙臂。

「你真應該看看那些血！」

獵手們現在比較平靜，一聽到這些又嗡嗡起來。拉爾夫把頭髮甩到後面，一隻手指著

空曠的地平線。他的聲音宏大而粗野，使他們立刻沉靜下來。

「有過一條船。」

杰克馬上要面臨太多可怕的暗示，便離開了他們。一隻手按在豬上，拔出刀。拉爾夫放下胳膊，拳頭緊握，聲音顫抖。

「來過一條船，在遠處。你說你會讓火不滅，可你讓它滅了！」他向杰克邁出一步，杰克轉身面對著他。

「他們本可以看見我們。我們也可以回家……」

這事對豬仔來說太痛苦了，痛苦使他忘掉了膽怯，他開始尖厲地哭喊：「你！還有你的血！杰克·麥利杜！你，還有打獵！我們本來可以回家的……」

拉爾夫把豬仔推到一邊。

「我是首領，你應該按我說的作。但是你甚至不能搭窩棚，一會兒你又去打獵，把火給弄滅了……」

他轉身離開杰克，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又激動地高聲說。

「來過一條船……」

一個年齡較小的獵手開始哭了。讓人失意的真相終於使大家明白過來。杰克滿臉通紅，對準死豬又劈又砍。

「打獵這工作太難了，需要我們每個人。」

拉爾夫轉過身。

「窩棚搭好後，你可以把所有人帶走。但是你現在非去打獵……」

「我們得有肉呀。」

說著杰克站直身子，手裡握著帶血的刀。這兩個孩子臉對臉瞪著對方。一個是狩獵、智謀、興奮和技巧的世界；另一個是渴望和屢受挫折的世界。杰克把刀交到左手，把一團亂髮向下梳理了一下，豬血因而塗到了前額。

豬仔又開始說話了。

「你不應該讓火熄滅。你說你會讓它總冒煙……」

豬仔的話和幾個獵手表示同意的哭聲，使得杰克要用武力。他的眼睛露出凶光，向前

跨了一步，終於找到了打擊的目標，打了豬仔肚子一拳。豬仔哼一聲倒在地上。杰克站在他上面，聲音裡帶著邪惡。

「你要燒的，是不是？胖子！」

拉爾夫向前邁了一步，杰克打了豬仔一記耳光。豬仔的眼鏡被打掉，落在岩石上。他驚恐大叫，「我的眼鏡！」

他蹲著在岩石上摸著，只有西蒙先到那裡給他找到眼鏡。

「這邊碎了。」

豬仔抓過眼鏡戴上，凶惡地盯著杰克。

「我必須要戴眼鏡。現在我只有一隻眼睛了。你等著……」

杰克向他衝去，豬仔逃到一塊大岩石後面。他探出頭，用一隻閃亮的鏡片盯著杰克。

「現在我只剩一隻眼睛了。你等著吧……」

杰克模仿他的哭聲和逃跑的樣子。

「你等著吧——好啊！」

豬仔舉動和杰克模仿太可笑了，以致獵手們開始大笑起來。杰克受到鼓勵，繼續裝作逃走的样子。拉爾夫的嘴唇也不情願地動了動；他生氣自己已經讓步了。

他嘀咕著。

「這是個低級的把戲。」

杰克停止轉悠，面對拉爾夫站住大聲說。

「好吧，好吧！」

他看著豬仔、獵手們和拉爾夫。

「對不起，我指的是那火。我……」

他挺直腰板。

「……我道歉。」

獵手們一陣噏噏，讚賞著紳士派頭的行爲。很明顯，他們認為杰克做得對，反而因大度地認了錯處於正確的地位。拉爾夫倒是稀里糊塗地錯了。他們等著他作出一個體面的合乎禮儀的回答。

然而拉爾夫拒絕作答。他怨恨杰克不正當行爲和這嘴頭上的把戲。火滅了，船走了，他們看不見？氣憤代替禮儀。

「那是個低級把戲。」

他們沉默著待在山頂，杰克眼裡閃出一點含混的光，但又消失了。

拉爾夫終於說出一句不文雅的話。

「行了，點火。」

由於要些具體的話兒，緊張氣氛消失一些。拉爾夫沒再說話，也沒作什麼，站著瞧腳下的灰燼。杰克大聲叫著積極地做著活兒。他下命令，唱歌，吹口哨，向沉默的拉爾夫投上幾句不需回答的話，也就不致於頂撞起來；拉爾夫還是沉默不語。沒有人，甚至杰克不敢讓他挪動一下，所以最終只好在三碼外的地方生火，雖然那裡不方便。這樣，拉爾夫重新樹立了他的領袖威嚴，就是想好幾天也想不出這樣的好辦法。靠這種武器是如此難解釋和如此有效力。杰克不知道爲什麼無力反抗而又憤怒。

這時，他們還得應付另一個危機，杰克沒有點火的工具。他吃驚地看見拉爾夫走到豬

仔跟前，拿了眼鏡。拉爾夫不知道他和杰克間的聯繫是怎樣斷開的，不知道如何把他和豬仔聯繫起來。

「我將把眼鏡還給你。」

「我也來。」

豬仔站在拉爾夫身後，沒有眼鏡，他像置身一片無意義色彩的大海中。當拉爾夫跪下對準焦點。火立刻著了起來，豬仔伸手抓回眼鏡。

在這些淡紫、鮮紅、淡黃奇妙而又引人的花卉面前，不友善的關係溶解了。這些花朵變成了圍在火山周圍的孩子，豬仔和拉爾夫也被吸引進來。不一會兒，幾個孩子衝下山坡去找更多的木柴。杰克正砍野豬。他們試著把整頭豬拴在大木棒上烤，但木棒比豬還不禁烤。最後他們用樹枝把肉串起來烤。這樣，孩子們差不多和肉一樣都受到燻烤。

拉爾夫直流口水。他本想拒絕吃肉但過去吃的是野果和堅果，有時也吃隻螃蟹或是條魚。他接過一片半生的肉，像狼一樣啃咬著。

豬仔帶著口水說。

「爲什麼沒有我的份？」

杰克打算讓他受點罪，作爲自己權勢的表現；既然豬仔公開討要，便給他點罪受。

「你沒去打獵。」

「拉爾夫也沒去，」豬仔帶著口水說。「西蒙也沒去。螃蟹肉只有那麼一點兒。」

拉爾夫不安地動了一下。坐在學生兄弟和豬仔間的西蒙抹了抹嘴。從石頭上把自己那片肉給了豬仔，豬仔抓了過去。學生兄弟笑了起來，西蒙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杰克跳起來，用刀割了一大塊肉扔到西蒙腳下。

「吃吧！該死的！」

他瞪著西蒙。

「拿著！」

他腳跟一轉，站到一圈迷惑不解的孩子們中央。

「我給你們弄的肉！」

打獵時無數難以形容的挫折使他發怒，並令人恐懼。

「我除了臉……偷偷上去。你們現在倒吃起來了……你們大家……和我……」

山頂上越來越靜，連木柴和烤肉聲都聽得很清楚。杰克望望四周，想求得原諒，但看到的卻是敬意。拉爾夫站在灰燼中，兩手捧著肉，一聲不吭。

莫里斯終於打破了沉默。把話題轉向大多數人都能說到一起的題目上。

「你在哪兒發現的這頭豬？」

羅杰指著那邊不平坦的山下，「牠們在哪兒……在海邊。」

杰克恢復了平靜，但不願讓別人告訴他做的大事，所以馬上插嘴。

「我向前爬。豬身上扎槍都掉了，因為沒有倒鈎。野豬吼叫著逃跑……」

「但是牠又跑回來了，流著血進了包圍圈。」

所有的孩子馬上喧嘩起來，感到了愉快和激動。

「我們圍上去……」

「第一下就把牠的後腿打癱，包圍圈縮小，打呀打呀……」

「我割開了豬的喉嚨。」

那對學生兄弟仍舊一起咧嘴笑，跳起來繞著對方奔跑。接著其他人也加入進來，學著野豬垂死的嚎叫，並高聲叫喊。

「給他的頭來一下！」

「使勁兒打他一棍子！」

接著莫里斯裝成野豬尖叫著跑到中央，獵手們圍成圈假裝打他。他們又跳舞又唱歌。

「殺了豬。割喉嚨。幹掉牠。」

拉爾夫看著他們，又是嫉妒又是怨恨。直到他們不唱不跳，他才說話。

「我要召開會議。」

他們都一個接一個停下來，站著看他。

「用螺號。就是黑夜我們也要開會。下到石台上。我吹號，現在就去。」
他轉身向山下走去。

5 水中怪獸

潮水正在上漲。在海水和棕櫚坡附近絆人的白沙石之間，只有一條窄而結實的沙灘。拉爾夫選擇這條結實的小道是因為他要思索；只有在這裡，他才能隨意邁步。在走到水邊的時候，他突然驚訝地發現自己體會到了這種生活的乏味。每條路都是臨時的，而相當一部分時間卻花在找落腳點上。他停住了，面對這條窄路，回憶起第一次熱切的探險，好像那是孩童時期的一段彩事，便自嘲地一笑。他轉身返回到石台。開會的時候到了。當他走在燦爛的陽光下時，仔細地考慮著講話的要點。這次一定不能出錯，不能追求幻想……。

他沉浸在紛亂的思緒中，由於缺乏表達的詞語而感到迷惘。他皺眉重新想了一遍。

他加快步伐，微風拂面而來，立即感到一種緊迫性。風把灰襯衫吹得貼到胸膛上，因而他注意——在這種富有體會的新的情緒之中——襯衫的褶兒硬的像紙板一樣叫人不舒服，還注意到短褲磨破的邊兒在大腿前面蹭出一道讓人不舒服的紅印子。拉爾夫看見了骯髒和腐爛，心裡一震，對自己必須不斷地把纏結的頭髮向上撩開而感到厭煩；日落後，最

終滾爬到嘩嘩作響的乾樹葉中休息。想到這裡，他開始小跑。

在洗澡池附近的沙灘上，孩子們分幾堆聚在一起等著開會。他們沉默地給拉爾夫讓路，意識到他的嚴肅情緒以及熄滅了篝火的過錯。

他站著開會的地方大致呈三角形，像他們做的一切東西那樣，既不規則又很簡陋。首要的是那段他自己坐的木頭。這棵死樹，對石台來說粗大得出奇，也許是太平洋上傳奇式的風暴將它捲到這裡的。這段棕櫚樹幹同沙灘平行，所以拉爾夫坐著的時候面向著島，而在其他孩子看來，他是個黑乎乎的輪廓，背後閃著環礁湖的光。三角形的兩邊不平整，拉爾夫坐的那段是底部。右邊的那段由於不斷有人坐，磨得很光滑，左邊是四段小樹幹，最遠的那段富有彈性。每次會議全被哄笑打斷，因為只要有人太靠後，這根木頭一翻身就把五六個孩子甩到後面的草地上。然而現在，拉爾夫發覺，沒有人有心思找樂，他沒有，杰克沒有，豬仔也沒有，搬塊石頭來楔牢這段木頭，因而他們也就繼續忍受著它的不平衡，因為，因為……他又一次沉浸在紛亂的思緒中。

每段樹幹前面的草都踩光了，但是在三角形的中心，草卻長得很高。在三角形的頂

點，草也很厚，因為沒有人坐在那裡。在會場周圍，長著灰色的筆直或歪斜的樹，支撐著低矮成蔭的綠葉。兩邊是沙灘；後面是環礁湖；前面是海島的一片昏暗。

拉爾夫轉到首領的座位上。過去他們從來沒有這麼晚開過會，使這個地方看起來與往常不同。往常，樹頂綠蔭以下的部分被水面的金光倒映得很亮，拉爾夫由此想到，他們的臉也就像手電筒從下面給照亮了一樣。但是現在太陽西斜，到處都是暗影了。

他又一次陷入奇異的沉思之中。「如果臉由於從上照或者從下照而有所不同——什麼是面孔？事物是什麼？」

拉爾夫不耐煩地動了一下。麻煩的是：當首領就得思考，就得聰明；一出現情況，你就得當機立斷。這就使你思索，因為思索是有價值的，會帶來結果的……。

拉爾夫面對首領的座位，作出了判斷，我不會思考，不像豬仔。

那天夜晚，拉爾夫不得不調整他的價值觀念。豬仔能思考。他那胖腦袋裡能一步一步地考慮問題，只不過他不是首領。豬仔的身體荒唐可笑，但他卻有頭腦。現在拉爾夫成了有關思維的專家，能夠分辨另一個人的思想。

陽光提醒他時間正在流逝，所以他從樹上取下螺號並檢查它的外表。由於光曬，黃裡帶紅的螺號已經褪色，幾乎發白和透明了，拉爾夫對螺號有一種愛慕的敬畏，儘管這是他自己從環礁湖裡弄出來的。他面向著會場，把螺號舉起來。

那些知道有條船來過了島的孩子，想到拉爾夫為此生氣而情緒低落；那些不知道的孩子，包括小傢伙們，則受到嚴肅的氣氛影響。會場很快就坐滿了。杰克、西蒙、莫里斯和大多數獵手坐在拉爾夫右邊；其他人坐在左邊，仍然被陽光照著。豬仔來了，站在三角形的外面。這就表明，他只想聽而不願發言，以此來表示他不當回事。

「事情是這樣：我們需要召開一次會議。」

誰也不說什麼，但是每個人的面孔都是聚精會神的。他揮了揮螺號。他實際上已經懂得，像這樣的基本聲明至少要說上兩遍，才能讓每個人都聽明白。人們必須坐下，把所有的眼睛都引向螺號，而且得像投沉重的圓石頭那樣，把每個字都傳送到低著頭、彎著腰或是蹲著的人群中去。他正在腦子裡搜索著簡單的詞，以便讓小傢伙們都能聽懂開會的內容。也許以後那些有經驗的辯論家——杰克、莫里斯、豬仔會用盡心機來歪曲這次會議，

但是在現在開頭的時候，必須把辯論的話題清楚地擺出來。

「我們需要開一次會。不是爲了取樂，不是爲了哄笑和從木頭上倒下去，」那群坐在彎樹幹上的小傢伙們咯咯地笑，還你看我，我看你。「不是爲了開玩笑，或是爲了，」他舉起螺號，竭力要用一個強有力的詞兒，「聰明。不是這些東西，而是要把事情理順。」

「我近來一個人待著。獨自進行思考，想著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我知道我們所需要的，那就是得開一次會，整頓一下。我先發言。」

他停了一會兒，機械地把頭髮理到後面去。豬仔在自己內心作了無效的抵抗之後，跼著腳尖靠近三角邊，來和大家待在一起。

拉爾夫繼續講下去。

「我們開過許多次會。大伙兒都愛講話，愛湊在一起。我們決定的事情卻沒人做。從溪流那兒取水，盛在那些椰子殼裡，擺在青樹葉下面這是說好的。沒幾天，就沒水了，椰子殼也乾了。人們去喝河水。」

響起一陣同意的低語聲。

「不是喝河水有什麼錯。我寧可從那個地方取水，就是瀑布那兒的水池。而不樂意喝椰子殼裡的水。我們說過要取水。可現在沒這麼做。今天下午那兒只剩下兩滿殼水。」

他舔了舔嘴唇。

「還有那些椰子。窩棚。」

喃喃低語聲響起來又平息下去。

「你們大伙兒差不多都睡在窩棚裡。今天晚上，除了山姆和艾力克到山上看著火，你們都睡在那兒。窩棚是誰搭的？」

立刻喧鬧四起。誰都搭過窩棚。拉爾夫不得不再次揮舞螺號。

「等一下！我是說，有誰從頭到尾搭過三個窩棚？我們都搭了第一個；我們四個搭了第二個；最後的一個是我和西蒙搭的，這就是爲什麼它東倒西歪。不，別笑。要是雨季一來，那個窩棚可能會倒塌的，到那時三個窩棚都得用上。」

他停下來清一下嗓子。

「還有一件事：我們選了洗澡池後面那些石頭堆當廁所，那也是有道理的。潮水可以

把那個地方沖乾淨。你們小傢伙是知道的。」

到處都有人偷偷地笑，互相掃視。

「現在大家到處亂拉，甚至拉在窩棚和石台附近。你們這些小傢伙，摘果子的時候，如果大便急……」

會場裡哄然大笑。

「我是說，要是你們大便急了，離開果子遠一點兒。那太髒啦。」

又一陣笑聲。

豬仔伸出手要螺號，但是拉爾夫擺擺頭。這演講是把要點一個挨一個計劃好的。

「我們都得重新使用那些石頭堆。這塊地方越來越髒了。」他停了一下。與會者感到一場危機就要到來，都緊張地等待著。「還有，關於火的事情。」

拉爾夫喘了一口氣，聽眾也出了口氣。杰克開始用刀子削一片木頭，對羅伯特低聲地說了幾句，羅伯特扭過頭去看別處。

「火是島上最重要的事。如果我們讓火不滅，否則，除非碰運氣，要不然怎麼才能得

「救哪？是不是生火太累了？」

他揮起一隻手臂。

「看看我們！有多少人？可還是不能讓它冒煙。你們不懂嗎？你們看不出來嗎？我們應該去送死，也不能讓火滅了！」

獵手們不自然地笑了笑。拉爾夫動了性子，轉向他們。

「你們這些獵手！你們可以笑！可是我告訴你們，篝火的煙比野豬更重要。你們都明白了嗎？」他攤開雙臂，面對整個三角形的會場。

「我們一定要讓那邊冒出煙來，否則就是等死。」

他停下來，想著下一個要點。

「還有一件事。我們幾乎把整個島點著了。玩滾石頭，生個小火煮東西，這都浪費時間。因為我是首領，現在我立一條規矩：除了在山頂，不准在別處點火，永遠這樣。」

人群立刻吵嚷起來。孩子們站起來大聲喊叫，而拉爾夫也朝他們大喊大叫。

「因為你們要是生火煮魚或螃蟹，本可以到山上去，那樣我們就穩妥些。」

夕陽的餘暉中，許多隻手伸向螺號。拉爾夫緊緊握住它，跳上原來坐著的這些樹幹。

「我早就想說這些了。現在我說了。你們選我當首領。現在就照我說的去做。」大家慢慢安靜下來，終於又都坐下了。拉爾夫跳下來，用通常的嗓音說話。

「石頭堆做廁所；看住火，冒煙作信號；不要從山上取火，把吃的拿上山去。」杰克站起來，在陰暗中怒氣沖沖，伸手要拿螺號。

「我還沒說完哪。」

「你說了又說！」

「我拿著螺號哪。」

杰克坐下來，嘀咕著。

「最後一件事。大伙兒可以談談。」

他等到石台上非常安靜時才說話。

「情況正在更糟，我不明白原因。我們開頭很好，很快活。後來……」

他越過人們的頭頂朝遠處望去，想起那野獸、蛇、山火：對恐懼的議論。

「後來大家就開始害怕了。」

一陣低語，幾乎是悲嘆，響起來又消失了。杰克已經停止削木頭，拉爾夫又講下去。

「可那是小孩子的閑話。我們得把這個弄明白。所以會議最後一部分，我們都可以議論議論的，就是想出個辦法來對付恐懼。」

頭髮又鑽進他的眼睛了。

「我們得要議論議論這種恐懼，沒有什麼可怕的。有時候我也害怕，其實那都是胡說，比如鬼怪等。等想出辦法以後，我們可以重新開個頭，對於像看火這一類的事，以後多加小心就是了。」他的腦海裡掠過一幅三個男孩子在明亮的海灘上行走的圖畫。

按照禮儀，拉爾夫將螺號擱在他身旁的樹幹上，表明講話已經完畢。

杰克站起來拿螺號。

「那麼這就是會議要討論的問題。我告訴你們吧。就是這些小傢伙先說害怕的，怪獸？打哪兒來？當然有時候我們害怕，可是我們忍著。不過拉爾夫說你們夜裡大叫。除了作惡夢，還有什麼！你們不打獵、不搭窩棚、不幫忙，你們是一堆愛哭的孩子，膽小鬼。」

就是這樣。至於害怕，那你們得跟我們一樣，要忍著點兒。」

拉爾夫張大嘴看著杰克，但是杰克不理他。

「問題是害怕和作夢一樣，不可能傷害你們。這個島上沒有什麼怪獸可害怕的。」他瞧著那一排竊竊私語的小傢伙們。「如果真有什麼東西吃了你，也活該，你們這群哇哇哭的孩子！不過的確沒有野獸。」

拉爾夫惱火地打斷他。

「這都是怎麼回事？誰說過野獸的事？」

「你那天說的。你說他們作夢，而且喊叫。現在他們在議論，不僅是小傢伙，有時候我的獵手也談論一個黑乎乎的東西，一個怪獸。我聽到了。你以為沒人說，是不是？現在聽著：在小島上沒有巨大的獸類，只有野豬；只有非洲和印度才有獅子、老虎。」

「還有動物園……」

「我握著螺號哪。我沒說害怕的事，我在說那怪獸。要是你願意，就害怕去吧。」

杰克停下來，抱著螺號，轉向他戴著骯髒黑帽子的獵手們。

「我不是個獵人？」

他們都點點頭。他當然是個獵人。那沒有疑問。

「那好吧，我走遍全島。我自己。要是頭怪獸，我就會看到了。害怕去吧，因為你們喜歡那樣兒，但森林裡確實沒有怪獸。」

杰克交回螺號便坐下來。所有到會者都為他鼓掌。接著豬仔伸出手來。

「我不完全同意杰克所說的話，只同意一部分。森林裡當然沒有怪獸。怎麼能有呢？怪獸吃什麼呀？」

「野豬。」

「我們才吃野豬呢。」

「豬仔！」

「我拿著螺號哪！」豬仔氣憤地說。「拉爾夫，他們該住嘴，對不對？你們閉嘴，你們這些小傢伙！我是說，我不贊成有這種害怕的事。森林裡當然沒什麼可怕東西。我就到裡面去過！照這樣下一步你們就該談鬼神了。我們知道發生的情況，如果出了什麼錯，會

有人來改正的。」

他摘下眼鏡朝大家眨眨眼。太陽落下去了，就像關上了燈一樣。

他繼續進行解釋。

「要是你肚子痛，不管是小痛還是大痛。」

「你的肚子是大痛。」

「等你們笑完了，我們才能接著開會。如果小傢伙們又爬上那根彎樹幹，一秒鐘之內又會摔下來。所以他們還不如坐在地上聽。有大夫給看所有的病，甚至心裡面的病。」

「你們不是當真說，應該老是要害怕那沒有的事吧？生活，」豬仔進一步說，「是科學的。就是這樣，過一兩年戰爭結束，人們該旅行於火星與地球之間。我知道沒有怪獸，沒有那種帶爪子的，或者別的什麼，我是說，我沒有什麼可害怕的。」

豬仔停了下。

「除非……」

拉爾夫不安地動了一下。

「除非什麼？」

「除非我們怕起人來。」

孩子中間，響起一陣半笑半嘲諷的聲音。豬仔低下頭，趕緊接著說下去。

「讓談論怪獸的那個小傢伙說說吧，也許我們能說明他是多麼愚蠢。」

小傢伙們嘖嘖喳喳說開了，接著站出一個來。

「你叫什麼名字？」

「菲爾。」

作為一個小傢伙，他是夠自信的，學著拉爾夫的樣子兩手捧著螺號，看著大家，引起大家注意，才開口講話。

「昨天夜裡我作了個夢，夢見我在窩棚外面跟樹上那些彎曲的東西打架。」

他停下來，其他小傢伙懷著膽怯的同情笑了起來。

「後來我醒了過來。我待在漆黑的窩棚外面，可是那彎曲的東西已經走了。」
這種活生生的恐懼，使得大家都沉默下來。在白色的螺號後面，那小孩又高聲叫道。

「我很害怕，就大聲叫拉爾夫。這時候我看見樹林裡有個東西走動，又大又可怕。」他停了一下，回憶使他有點害怕，然而又爲這個感覺而自豪。

「那是惡夢，」拉爾夫說。「他在夢遊。」

會場上，大家嘀咕著，表示同意。

這小傢伙不服地搖搖頭。

「那些彎曲的東西在打架時，我在睡覺，牠們走掉時，我醒了，這才看見樹叢裡有個又大又可怕的東西在走動。」

拉爾夫伸手拿過螺號，小傢伙坐下來。

「你睡著了。深夜怎麼可能有人在樹林裡閑逛！有人嗎？有人出來了嗎？」

停了好長時間。與會者想到居然有人在夜裡到外面去，就嘻嘻地笑了。然後西蒙站起來，拉爾夫驚異地望著他。

「是你！你在黑夜裡閑逛什麼？」

西蒙緊張地奪過螺號來。

「我要到一個地方去，一個我熟悉的地方。」

「什麼地方？」

「就是我熟悉的地方。密林裡的一個地方。」

他猶豫不決了。

杰克給解決了這個問題，以他滑稽而又果斷的聲音，輕蔑地說了一句。

「他憋不住了。」

拉爾夫為西蒙感到十分羞愧，在拿回螺號時，嚴厲地瞪著西蒙的臉。

「喂，再別這麼做了。懂嗎？別在黑夜裡去。什麼怪物之類的蠢話，說得夠多了，

還讓小傢伙們看見你到處活動，像個……。」

一陣哄笑夾雜著恐懼與譴責。西蒙張口要說，但是拉爾夫拿著螺號，所以他只好退回到座位上。

會場上靜下來之後，拉爾夫轉向豬仔。

「怎麼樣，豬仔？」

「還有一個人，是他！」

小傢伙們把珀西維爾推出來，然後就讓他一個人站著。他站在齊膝深的雜草之中，低頭瞧著草裡的雙腳。拉爾夫想起另一個也是這樣站著的小傢伙，但他立刻不敢再想了。他早就把這種想法拋到腦後。他過去沒有再清點小傢伙的數目，部分原因是沒辦法保證能統計到每個人，部分原因是拉爾夫知道豬仔在山頂時曾經說過的那個至少是一個問題的答。這些小傢伙，有膚色白皙的、棕色的、滿面雀斑的，都是骯髒的，但他們的臉卻沒有任何污點。誰也沒有再看見那個帶紫色胎痣的小孩。但是那次豬仔為這事曾經提出警告，所以拉爾夫想起這件不宜公開的事，便默許下來，這才向豬仔點點頭。

「接著說，問他吧。」

豬仔跪下來，握著螺號。

「好吧，你叫什麼名字。」

小孩子扭著身子不言不語。豬仔沒辦法地轉向拉爾夫，拉爾夫嚴厲地發問。

「你叫什麼名字？」

沉默與抗拒擾亂了會場，他們一齊喊開來。

「你叫什麼名字？你叫什麼名字？」

「安靜！」

拉爾夫在微弱的暮靄中注視著這個小孩。

「好，告訴我們，你叫什麼名字？」

「珀西維爾·文姆斯·麥迪遜，家住聖安東尼漢茨哈考特區牧師寓所，電話……」

好像這個履歷植根於悲痛之中，他哭起來。臉皺巴著，淚水湧出，張著的嘴都能看得見他嗓子眼裡的黑窟窿。起先他是悲痛的沉默化身；後來他發自內心地哭，哭聲像螺號那樣，既響亮又持久。

「住嘴，你！住嘴！」

然而珀西維爾不肯住嘴。彷彿打開源泉，它超越權威或肉體的恫嚇。這陣哭泣好像支撐著他，又像他被釘到那源泉上了。

「閉嘴！閉嘴！」

這時小傢伙們不再沉默，他們回想起自己的悲哀，或許是感到應該分享這一普遍的悲痛，也同情地哭起來，其中有兩個跟珀西維爾一樣放聲大哭。

莫里斯救了他們。他喊道：

「看我的！」

他假裝摔倒，揉揉屁股，坐到扭曲的樹幹上，又倒在草地上。他的滑稽表演很拙劣，但是珀西維爾和其他孩子都抽著鼻子，哈哈地笑了。不一會兒，他們都莫名其妙地大笑，連大孩子們也跟著笑起來。

杰克首先壓住笑聲。他沒拿螺號，這是犯規的，可是誰也不在乎。

「那個怪獸怎麼樣？」

珀西維爾被杰克晃散了架。

「那是個聰明的怪獸。」豬仔嘲諷地說，「如果牠能躲在這個島上的話。」

「杰克哪兒都去過……」

「怪獸還能住在哪兒？」

「怪獸，廢話！」

珀西維爾咕噥著，與會者又大笑起來。拉爾夫湊過去。

「他說什麼？」

杰克聽了珀西維爾的回答，就放開了他。珀西維爾倒在人群包圍的草叢裡睡著了。

杰克清了清嗓子，跟沒事人似的向大家報告。

「他說怪獸是從海裡出來的。」

笑聲平息下來。拉爾夫不自覺地轉過身去，環礁湖映出他發黑駝著的背影。會場上的人也同他一起，凝視那遼闊的水面，思念遠方一片不可思議的黑藍色的大海，並且安靜地聽著從珊瑚礁石傳來的水聲。

莫里斯開口了，聲音那麼響，大家嚇了一跳。

「爸爸說過，海洋動物還沒有全被發現。」

又爭論起來了。拉爾夫拿出發亮的螺號，莫里斯順從地接過來。會場上平息下來。

「我是說，杰克說你們可以害怕，因為人們反正要害怕的，是這樣的。他說這個島上

只有野豬，我想他說得對，但是他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他不是真不知道，不是……」莫里斯吸了一口氣。「我爸爸說有些東西，你們管會製造墨汁的東西叫什麼，墨鬥魚，有幾百碼長，還能吃整條的鯨魚。」他又停了一下，快活地大笑。「當然我也不相信怪獸。豬仔說的，生活是科學的，可是我們還不知道，是不是？當然不是我的意思……」

有人高喊。

「墨鬥魚不能從海裡鑽出來！」

「能！」

「不能！」

霎時間石台上充滿了爭論與做手勢的人影。對於坐著的拉爾夫來說，這就像是理智的崩潰。恐懼、怪獸、對火的重要性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當他沒法說明白這事的時候，爭論就離了題，又提出新的不愉快的事。

他在陰暗中看到白色的螺號，於是從莫里斯手中搶過來。會場上的人震的沉默下來，他旁邊的西蒙把手放到螺號上，覺得有話非說不可，不過在大家面前講話是可怕的。

「也許，」他猶豫著，「也許有怪獸。」

會場上的人粗野地亂叫，拉爾夫吃驚地站起來。

「你，西蒙？你也相信這些？」

「我不知道，」西蒙說。他的心跳了，使他說不出話來。「可是……」
辯論的風暴響起來了。

「坐下！」

「住嘴！」

「拿手螺號！」

「你他媽的！」

「閉嘴！」

拉爾夫喊叫。

「聽他說！他有螺號！」

「我的意思是……也許僅僅是我們……」

「胡說八道！」

豬仔罵了一句，震驚的忘掉了禮節。西蒙接著說下去。

「我們可能有點兒……」

西蒙由於極力想表達人類的重要毛病而變得什麼也說不出來。忽然靈感來了。

「這兒什麼是最髒的東西？」

作為回答，杰克先是故作不知，然後說出那單音節的粗魯字音。大家如釋重負。那些小傢伙們本來已經坐在扭曲的樹幹上，摔下來也不在乎。獵手們高興得尖聲大叫。

西蒙的努力失敗了；笑聲殘酷地打擾著他，於是他退縮到座位上。

會場終於安靜下來。有人說道：

「也許他要講的是鬼魂之類的東西。」

拉爾夫舉起螺號，在昏暗中窺視人群。

豬仔搶過螺號，很是憤慨地說。

「我不信鬼，永遠不信！」

杰克也竄了出來，怒氣沖沖。

「誰管你相信什麼，胖子！」

「我拿著螺號！」

兩個人把螺號搶來搶去，扭打了一下。

「你把螺號給我！」

拉爾夫推開他們倆，胸上挨了一掌。他奪過螺號，喘著粗氣坐下。

「鬼說得太多啦。我們應該白天再說這些。」

不知是誰的沉重聲音插話了。

「也許那怪獸就是一個鬼怪。」

會場上的人好像被風吹得瑟瑟發抖。

「好多不按順序講話的人，」拉爾夫說，「如果不按規矩辦事，我們不能開會。」

他又停下來。這次會議的計劃已經被破壞了。

「你們要我說什麼？這麼晚召開會議是我錯了。大伙兒投票吧，我的意思是對信不信

鬼怪投票。然後回窩棚去，大伙兒都累了。我現在就說明：我不信鬼，我想我不信。我還不喜歡想到鬼，不是現在而是夜裡。不過以後我們要對這事作出決定？」

他把螺號舉了一會兒。

「都會解決好的。我想，問題是否有鬼——」

他想了一下，提出這個問題來。

「誰認為可能有鬼？」

長時間的沉靜。然後拉爾夫在陰暗中看見那些舉起來的手，他直截了當地說。

「我知道了。」

世界，那可理解的和法制的世界正在消失。曾經有過，而現在，那條船已經開走了。豬仔從他手中把螺號搶過去，並且尖聲喊叫。

「我不投說有鬼的票！」

他轉身面對與會者。

「你們大伙兒都記著！」

他們聽見他的跺腳聲。

「是人？是野獸？還是野人？大人會怎麼想？閑逛、打野豬、讓火熄滅掉。現在！」
一個黑影怒氣沖沖地面對著他。

「你住嘴，你這個胖懶蛋！」

掙扎了片刻，閃光的螺號急速地被搶過來奪過去。拉爾夫跳起來。

「杰克！杰克！你沒拿到螺號！讓他說。」

杰克的臉靠攏拉爾夫。

「你也住嘴！你是誰？坐在那兒命令我們。你不會打獵，也不會唱歌。」

「我是頭領，大家選出來的。」

「選出來的又怎樣？就會發那種無意義的命令。」

「豬仔拿著螺號！」

「好吧，你總是偏向豬仔。」

「杰克！」

杰克譏諷地模仿他的聲音。

「杰克！杰克！」

「規矩！」拉爾夫喊。「你在破壞規矩！」

「誰在乎呀？」

拉爾夫絞盡腦汁說。

「規矩可是大家唯一的東西！」

但是杰克衝著他喊叫。

「讓規矩見鬼去吧！我們才是強大的，我們打獵！要是有怪獸，我們就追上，就包圍過去，打、打、打。」

他躍到淡色的沙灘上。石台上立刻響起嘈雜起身的聲音，嚷叫的聲音和大笑的聲音。與會的人就此四散，漫無目標地從棕櫚樹下閑逛到水邊，順著沙灘向前走，消失在遠方的黑暗之中。拉爾夫發現自己的臉碰著螺號，就從豬仔手裡把它拿了過來。

「大人會怎麼說呀？」豬仔又喊起來。「瞧他們！」

從沙灘遠處傳來假裝打獵的聲響、發瘋的笑聲、駭人的呼叫聲。

「拉爾夫，吹螺號。」

豬仔靠得這麼近，拉爾夫能瞧見一個鏡片的閃光。

「有火呀。難道他們弄不明白嗎？」

「你現在一定要強硬。叫他們照你說的辦。」

拉爾夫用審慎的聲音來回答。

「要是我吹了螺號，而他們不回來，那我們就完了。我們沒法兒讓火不滅。我們就會像野獸一樣，永遠也不會得救了。」

「如果你不吹，我們都會變成野獸了。我看不見，可是聽得見他們在幹什麼。」

離散的人影聚集在沙灘上，變成一個黑乎乎的旋轉著的人團。他們在唱著什麼，小傢伙們累了，一個個狂笑著，晃悠地走開了。拉爾夫把螺號舉到唇邊又放了下來。

「麻煩是有沒有鬼，豬仔？有怪獸嗎？」

「當然沒有。」

「爲什麼沒有？」

「要有的話，事情就不合情理了。房屋、街道、電視……，這些就不起作用了。」
那些跳著舞唱著歌的孩子們嚷鬧著走遠了，只聽得見唱曲子，但沒有歌詞。

「可是如果它們不合情理呢？在這個島上，如果有東西正在等著我們呢？」

拉爾夫劇烈地顫抖著，向豬仔靠得更近，以致兩個人撞到一起了。

「你別這麼說！我們的麻煩事夠多的了，拉爾夫，我也受夠了。要是有鬼的話。」

「我該放棄當首領，你聽聽他們。」

「噢，上帝！可別這樣！」

豬仔緊緊抓住拉爾夫的手臂。

「要是杰克當了頭領，他會叫大伙都去打獵而不生火。我們就只好在這待到死。」

他忽然發出刺耳的叫聲。

「誰坐在那兒？」

「我，西蒙。」

「這下子可完了，」拉爾夫說。「三隻瞎耗子。我不幹了。」

「如果你不幹，」豬仔嚇得低聲說，「我該怎麼辦呢？」

「沒事。」

「他恨我。我不知道爲什麼。要是他得逞，你沒事，他怕你。你可以揍他。」

「你剛才不就跟他爭得很厲害的嗎！」

「我拿著螺號呢，」豬仔直率地說，「我有權發言。」

西蒙在黑暗中動了一下。

「首領還是當下去吧。」

「你閉嘴，小西蒙！你爲什麼不說沒有怪獸哪？」

「我怕他，」豬仔說，「所以我看透了他。要是你怕誰，你就恨誰，可是你禁不住老要想著他。你是在騙你自己，說他好，等你再見到他的時候，就像得了哮喘病，喘不上氣來了。我說實話吧，他也恨你，拉爾夫。」

「我？爲什麼恨我？」

「我不知道。你在火的問題上抓住他的錯兒；還有，你是首領，可他不是。」

「可他是，他是杰克·麥利杜呀！」

「我躺在窩棚裡的時候很多，思考過。我把人們看透了。我知道自己，也知道他。他不能把你怎麼樣。可是如果不防著點兒，他會傷人的，那就是我。」

「豬仔說得對，拉爾夫。這兒就是你跟杰克了，首領還是當下去吧。」

「我們在這兒漂泊，事情越來越糟。在家裡總有個大人。總是說：先生，請；小姐，請；有人會回答你的問題。我多麼希望有大人！」

「我但願姑媽在這兒。」

「我但願我父親……唉，這有什麼用？」

「別讓火滅了。」

舞蹈跳完了，獵手們正回到窩棚裡去。

豬仔說。「大人不怕黑。他們會一起喝茶討論。然後事情就變好了。」

「他們是不會放火燒島的。也不會喪失……。」

「他們會造船……」

這三個男孩子站在黑暗中，儘管不太成功，卻盡力要表現成人生活的莊重。

「他們不會吵架……」

「也不會打碎我的眼鏡……」

「也不會談什麼怪獸……」

「如果他們能給我們送個信兒來就好啦！」拉爾夫絕望地喊叫。「如果他們能給我們送來大人的東西……標記或者別的什麼就好了。」

黑暗中一聲微弱的嚎哭嚇得他們戰慄。嚎哭的聲音遙遠而且不像是人的聲音，又漸漸變成一陣含糊的話語。原來是家住聖安東尼哈考特區牧師寓所的珀西維爾·文姆斯·麥迪遜，正躺在野草之中，就他目前的狀況而言，把他的住址當作護身符咒也無濟於事了。

6 空中怪獸

除了星光之外，周圍沒有光亮。當他們明白過來這鬼似的聲音是怎麼回事，而珀西維爾又安靜下來之後，拉爾夫和西蒙笨拙地把他抱起來，抬進一間窩棚裡。豬仔儘管說得很勇敢，卻緊跟在後面。然後這三個小孩子又一起走進另一個窩棚裡。他們在乾葉子上躺下來，乾葉子發出聲響，望著通向環礁湖的那片星星。時而從別的窩棚裡傳來一個小傢伙的喊叫聲，還有一個大孩子在夜裡說夢話。後來他們也入睡了。

一彎銀月從地平線上升起，它不足以照亮海面，然而天上尚還有其他的光亮在飛馳、閃爍、消逝，那十英里高的空戰沒有傳下砰砰作響的聲音。這時，夢鄉中的孩子沒有看見，確實有一個標記，從大人的世界裡降落到這裡來。夜空中突然發生閃亮的爆炸，然後一道光呈螺旋形劃過長空，接著又是黑暗，還有繁星。小島上空飄蕩著一個黑點，一個人影在降落傘下迅速下降，這人四肢搖晃著，被不同高度吹來不同方向的風吹著。在三英里高的上空，風力穩定下來，推動那人在空中曲線式地下降，把他斜著颳過礁石和環礁湖，

向山上飄去。那人落下來，但是現在山上也有微風，吹得降落傘一張一合，隨風飄動，因而兩條腿拖在傘後的人乘風滑上了山。微風將那人吹過礫石和紅岩，直到山頂上的碎石之中。在這裡，風是一陣陣的，吹得降落傘的繩帶纏繞在一塊。他坐著，戴著鋼盔的腦袋垂到膝蓋之間，無數根帶子繫著他。風一吹，繩帶就繃緊，把他連頭帶胸拉直，好像他在向山下看；風一停，繩帶鬆了，腦袋就垂到膝蓋之間。群星移過夜空時，他在山頂上，躬著身、倒下去、又直起身。

黎明前的黑暗中，在山頂，下邊的一塊岩石邊，兩個孩子從柴堆和枯葉中翻滾出來，模糊的身影在困倦地相互說話。這是學生兄弟在火旁值班。按理，應該一個睡覺，一個看火。可是，如果叫他們中的一個人單獨行動，就永遠也做不好事。既然不能整夜醒著，所以他倆都睡了。現在他們打著呵欠，揉著眼睛，平穩地走近原先生著火的灰堆。到了灰堆旁一看，馬上不打呵欠了，一個忙跑去抱柴火和樹葉，另一個跪在灰旁。

「我看火滅了。」

他用遞給他的木枝撥弄著。

「沒滅了。」

他趴下身子，把嘴唇湊近灰堆，輕輕地吹著。臉被火光照紅了。他停了片刻。

「山姆……給我……」

「……軟柴火。」

艾力克俯身又輕揉地吹起來，直到灰堆變得明亮。山姆把軟柴火捅進發熱的灰堆，然後又加進一根樹枝。火越燒越亮，樹枝燒著了。山姆堆上好多樹枝。

「別翻動柴火，」艾力克說，「你加得太多了。」

「我們暖和一下。」

「我們只要再多找點兒柴火就行了。」

「我冷。」

「我也是。」

「還有，天……」

「還黑著呢。那好吧。」

艾力克坐下來看著山姆把火燒旺，山姆把柴火搭成個小帳篷模樣，火平穩地燃燒著。
「火差點兒滅了。」

學生兄弟沉默地對著火堆瞧了片刻。接著艾力克笑了。

「他發大脾氣了，是不是？」

「對那個……」

「火和野豬。」

「幸虧他朝杰克發火，沒衝著我們。」

「嗯。你記得學校裡的老『發火』嗎？」

「孩子，你逼得我慢慢地發瘋了！」

學生兄弟由於模仿老師的話而發出了相同的大笑聲，隨即又想起了黑暗和其他的東西來，便朝周圍不安地張望著。火苗在柴火堆中歡快地跳躍，把他們的目光又吸引回來。艾力克看著那些逃不脫火燒的木鱉瘋狂亂轉，就想起第一次生的那堆火就在下面，在山的陡峭的那一邊，那裡現在是一片漆黑。他不願意想這件事，就朝山頂望去。

現在火堆發出了熱氣，烤得他倆挺舒服的。山姆往火上加樹枝，盡力壓住火苗，又不讓火滅掉，以此取樂。艾力克伸開雙手，找尋最近的而又不至於燙手的距離。他漫不經心地越過火堆看到遠方零亂的岩塊影子，想像著它們在白天的輪廓。就在那裡，是塊巨岩，還有三塊石頭；從那塊裂開的岩石再過去，是個豁口，就在那裡——

「山姆。」

「嗯？」

「沒什麼。」

火苗正燒著樹枝，木柴爆裂著。木柴搭的小篷塌了下來，燃起一道光，照亮了山頂。

「山姆——」

「嗯？」

「山姆！山姆！」

山姆煩躁地看了眼艾力克，因為他背對著艾力克的目光所注視的方向，在火堆邊翻過身來，便蹲在艾力克旁邊張望。他們紋絲不動，緊緊抓住對方的胳膊，目瞪口呆。

下邊遠處，離他們十五碼以外，傳來降落傘被風吹開的撲撲聲。

兩個孩子誰也沒有尖叫，只是更緊地抓住對方手臂，張著嘴。這樣蹲了大約十秒鐘，竄動的火苗，冒著白煙，迸出火星，閃閃的火光照到了山頂。

好像他們長著同一個受驚的頭腦，連滾帶爬，越過許多岩塊，逃掉了。

拉爾夫正在作夢。似乎他已回到原來的家鄉，越過花園圍牆用方塊白糖餵著小馬。這時有人搖晃他的胳膊，告訴他吃茶點的時候到了。

樹葉作響。

「拉爾夫！醒醒！」

「什麼事？」

「我們看見了……」

「……怪獸」

「清清楚楚！」

「你們是誰？雙胞胎？」

「我們看見那個怪獸了。」

「輕點。豬仔！」

樹葉仍在作響。豬仔撞到拉爾夫身上，他在星光照亮的長方形空地上跑的時候，孿生兄弟中的一個抓住了他。

「你不能出去，太可怕了！」

「豬仔，扎槍在哪兒？」

「我能聽見那……」

「安靜，躺著別動。」

他們躺在那裡傾聽，起初還懷疑，但在孿生兄弟恐怖地講了一番後，他們也嚇壞了。不久，黑暗中到處是爪子，到處是無名的威脅。漫漫的長夜過去了，星光漸漸黯淡，淒涼而發灰的光亮終於照進了窩棚。他們開始動起來了，儘管窩棚外面仍然是充滿凶險的。一隻孤單的海鳥拍動翅膀飛向天空，林間有什麼東西發出淒厲的叫聲。現在，地平線附近的雲彩開始抹上玫瑰色，棕櫚樹頂泛出一片綠色。

拉爾夫跪在窩棚的入口處，謹慎地望著四周。

「山姆，艾力克，叫他們來開會。安靜點兒，去吧。」

學生兄弟彼此顫抖地握住對方的手，壯起膽子來到旁邊的窩棚，傳播那恐怖的消息。儘管拉爾夫惴惴不安，爲了自己的尊嚴，站起來走到石台上。豬仔和西蒙跟隨著他，其他的孩子偷偷地跟隨在後。

拉爾夫從座位上拿起螺號，舉到唇邊，他猶豫了一下，沒有吹響。他把螺號舉起來，給大家看，大伙兒就明白了。不要吹響，免得驚動怪獸。

地平線上成扇形的陽光正照射過來。拉爾夫望了望從右邊照著他們的金色彩霞，好像它能讓人開口說話。圍成圓圈的孩子們手持打獵的標槍，在他面前直立著。

他把螺號遞給離他最近的學生子艾力克。

「我們親眼看到了怪獸。不，我們沒睡著。」

山姆接著講下去。按規矩，學生兄弟無論哪一個拿著螺號，兩個人都可以講話，大家公認他倆是一體。

「那怪獸是長毛的，腦袋後面有什麼東西在動——翅膀，那身子也移動。」

「真叫人害怕，牠還坐起來。……」

「火燒得很旺……」

「我們剛把它生好……」

「加了柴火。」

「有眼睛……」

「牙齒……」

「爪子……」

「我們趕緊跑掉了……」

「猛撞到什麼東西……」

「那怪獸追我們……」

「我看見牠鬼鬼祟祟地在樹後面……」

「幾乎就要碰到我身上……」

拉爾夫擔心地指指艾力克的臉，上面滿是一道道樹枝刮破的傷痕。

「你那是怎麼搞的？」

艾力克摸摸自己的臉。

「我的臉都被刮了，我在流血嗎？」

孩子們嚇得往後退。約翰尼打著呵欠就哭開來，比爾一巴掌打得他噎住不哭了。明亮的晨光充滿著威脅。孩子們的臉朝外而不是朝裡，可以看到四面八方。削得鋒利的扎槍排成一道柵欄似的。杰克把他們叫到石台的中央。

「這回是真正的打獵！誰願意去？」

拉爾夫不耐煩地動了一下。

「這些扎槍都是木頭做的。別發傻。」

杰克譏笑他。

「你害怕了？」

「當然。有誰不怕？」

他轉身面對學生兄弟，充滿渴望卻又無能為力。

「我想，你們不是在捉弄我們吧？」

回答是肯定的不容置疑。

豬仔拿起螺號。

「我們不能待在這兒？也許那怪獸不會走近我們。」

如果不是感到有什麼東西在注視著他們，拉爾夫就要向他大喊大叫了。

「待在這兒？給擠到島上的這一點地方，老是警戒？我們怎麼能弄到吃的？那火又該怎麼辦哪？」

「我們走吧，」杰克焦躁地說，「我們在浪費時間。」

「不行，不能走。那些小傢伙怎麼辦哪？」

「小傢伙見鬼去吧！」

「得有人照顧他們。」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

「過去沒必要，而現在有。豬仔看著他們吧。」

「那好啊。讓豬仔遠離危險吧。」

「講點理吧。豬仔一隻眼睛能幹什麼呀？」

其他的孩子好奇地看看杰克又瞧瞧拉爾夫。

「還有一件事。你們不能像往常那樣去打獵，因為這怪獸沒有留下足跡。要不然你們早就看到了。按我們知道的，怪獸可能從樹林裡穿過來，像那個叫什麼名字的獸類。」

大家點點頭。

「所以我們得想一想。」

豬仔把破眼鏡摘下來，擦擦剩下的那一片。

「我們怎麼辦，拉爾夫？」

「你沒拿螺號，給你。」

「我說我們怎麼辦呢？要是你們都走了，怪獸來了？要是我害怕起來——」
杰克輕蔑地插進來。

「你老是害怕。」

「我拿著螺號哪。」

「螺號！螺號！」杰克高喊。「我們再也用不著它了。我們知道現在該輪到誰說話？西蒙，或是比爾，要不就是沃爾特，他們講話都有什麼用呀？現在是時候啦，有的人應該知道：他們一定得閉嘴，該讓我們來決定一切了。」

拉爾夫再也不能無視這些了。他的面頰火辣辣的。

「你沒螺號，」他說，「坐下。」

杰克的臉一下子變白了，雀斑成了清晰的棕色小點。他舔了舔嘴唇。仍然站著。

「這是獵手的差事。」

其他孩子出神地望著。豬仔發覺自己捲入了這場紛爭，趕緊把螺號放到拉爾夫的膝上坐下來。沉默變得壓抑起來，豬仔屏住了氣。

「這事比打獵重大的多，」拉爾夫終於開口說，「因為你沒辦法追蹤怪獸。再說，你就不想得救嗎？」

他轉向大家。

「你們不想得救嗎？」

他又看看杰克。

「我早就說過，山火是頭等大事。現在火一定滅了……」

長久以來的惱怒使他精力充沛地進攻。

「難道沒有人有頭腦嗎？我們一定得重新點上篝火。你從來也沒有想到這一點，杰克，

對不對？難道你們不想得救？」

是的，他們都想得救，這是毫無疑問的。大伙兒又都猛地倒到拉爾夫這一邊來，危機過去了，豬仔喘了一口氣，又伸手取螺號，卻沒拿到。他靠在一根木頭上，張嘴喘著氣，嘴唇蒙上了一層青藍色的暗影。誰也不注意他。

「現在想一想，杰克，這島上有沒有你沒去過的地方？」

杰克勉強地回答。

「只有——當然有！島的尾部，那兒的岩石都堆起來了。我到過那附近，岩石堆得像

座橋。只有一條路上去。」

「怪獸可能住在那兒。」

會場立刻議論開了。

「安靜！我們要到那兒去看看。如果怪獸不在那兒，我們就上山看，再點上火。」

「我們走吧。」

「吃了東西再走。」拉爾夫停了一下。「我們最好帶上標槍。」

他們吃了東西之後，拉爾夫和大孩子們順著沙灘出發了。只留下豬仔，讓他靠著木頭坐在石台上。這一天，像其他日子一樣，太陽當空。沙灘微微曲折地伸向遠方，直到與森林會合為一點。在拉爾夫的指引下，他們寧可小心地挑一條順著棕櫚坡走的路，而沒有大膽地走上水邊的熱沙地。拉爾夫讓杰克領路，所以杰克假裝審慎地邁著步伐，他們能看得清二十碼以外的敵人。拉爾夫在最後，多虧暫時可以不負責任。

西蒙走在拉爾夫前頭，覺得有點疑慮——一個有爪子可抓的怪獸，坐在山頂，沒有留下足跡，然而抓不住山姆與艾力克。不管西蒙怎麼想這個怪獸，在他腦子裡總是出現一幅

一個英勇而又患著病的人的圖像。

別人都可以站起來講話，顯然也並沒有因為個人性格而造成壓力的感覺，可以說要說的話，好像他們只是在對一個人說話。他邁到旁邊去，回頭看了看。拉爾夫正走過來，肩上扛著扎槍。西蒙羞怯地放慢了腳步，和拉爾夫並排走著；他透過擋在眼睛前的頭髮仰望著拉爾夫。拉爾夫斜眼瞅了瞅，不自然地一笑，就好像他已經忘掉西蒙那出醜的事了，然後移開眼光。片刻間，西蒙由於拉爾夫對他表示認可，感到很快活，接著他就不再考慮自己的問題了。在他撞到一棵樹上時，拉爾夫只做沒看見，羅伯特卻吃吃地笑。西蒙搖搖晃晃，前額上的一塊白皮膚紅了，滴下血來。拉爾夫不理會西蒙，重新回到他充滿遐想的個人天地之中，他們一會兒就要到達像堡壘一樣的岩石堆，這時首領就得上前去了。

杰克快步回到後面來。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

「好吧，我們盡可能走得近一點兒。」

他隨杰克走向隆起在地面的堡壘。在他們左邊，是一片茂密的野藤和樹木。

「那裡面爲什麼不會有東西？」

「因爲你看得見。沒有東西進出。」

「那麼堡壘怎麼樣？」

「瞧。」

拉爾夫撥開草的屏障，向外面張望。只有幾碼石質的土地，再向前，島的兩邊幾乎接上了，一條幾碼寬十五碼長的狹窄石礁，成了島的入海口，那裡又直立著一塊與島的質地相同粉紅色的方形岩塊。在堡壘這一邊，也許有一百英尺高，是他們曾在山頂眺望到的粉紅色碉堡。這峭壁的岩石是裂開來的，頂端的巨石雜亂地堆砌著，似乎要掉下來。

在拉爾夫身後的草叢中，站滿了沉默的獵手。拉爾夫看了看杰克。

「你是個獵手。」

杰克的臉通紅了。

「我知道，好吧。」

拉爾夫內心深處的東西脫口而出。

「我是首領，我去，別爭了。」

他轉向其他人。

「你們，就躲在這兒。等著我。」

他覺得自己的嗓子不是發不出聲來就是說話聲太大。他看一眼杰克。

「你認爲？」

杰克喃喃低語。

「我全走遍了。牠一定是在這兒。」

「我明白了。」

西蒙困惑地咕噥：「我不相信有怪獸。」

拉爾夫禮貌地回答他。

「是呀。我看也沒有。」

他繃著嘴，而且發白。他慢慢地把頭髮捋到後面去。

「喂，一會兒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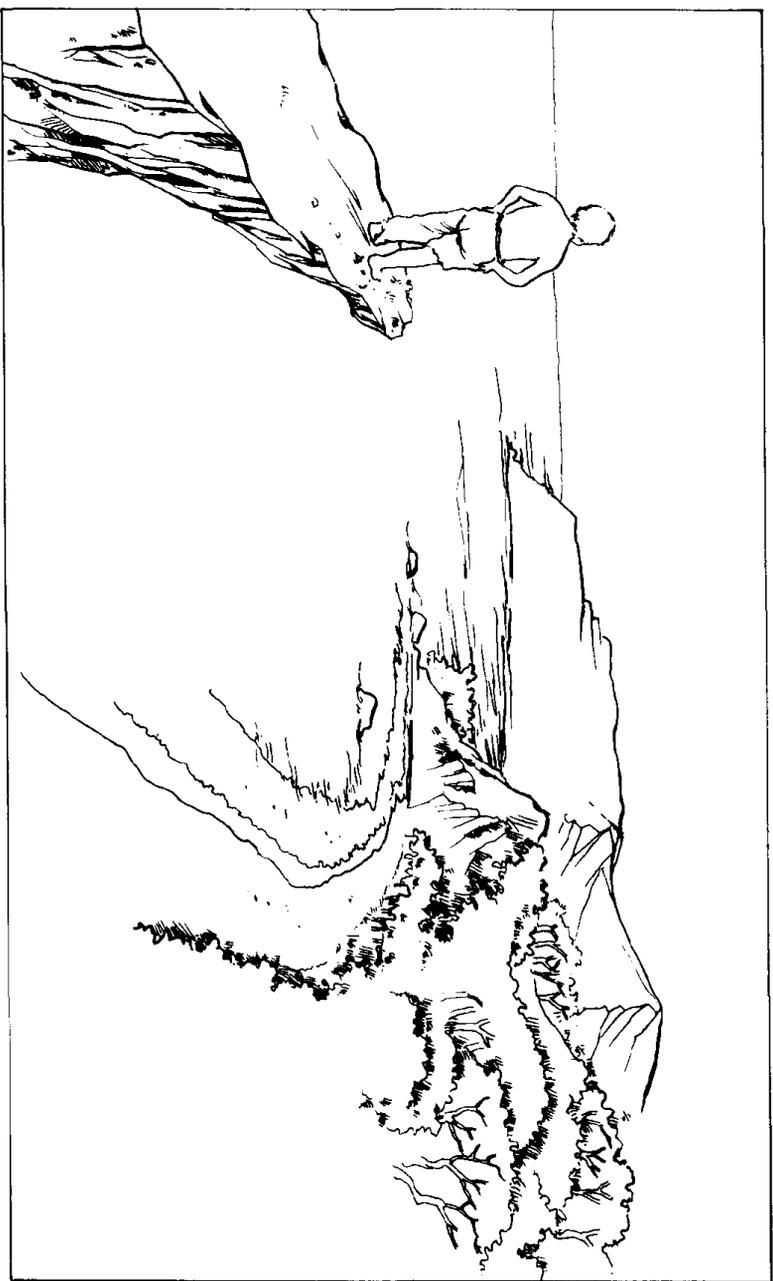
他強迫自己移動雙腳，一直前進到這個島的頸部。

他周圍都是懸崖斷裂的裂口，進退兩難，他停在狹窄的頸部地帶，俯瞰全島。右邊是環礁湖，海浪拍擊著它；左邊是……

拉爾夫渾身顫抖，環礁湖為他們擋住太平洋的風浪。由於某種原因，只有杰克曾經一直走到湖的另一邊。現在拉爾夫望著海浪，波濤像一個龐大的生物在呼吸。海水緩緩地在岩石之間退下去，粉紅色的花崗岩、奇異的珊瑚石和珊瑚蟲以及海藻都露出了水面。那裡有一塊平坦的方石塊，海水喧囂著沖過這方形的岩塊，海浪無休止地湧上，然後又退下。拉爾夫轉身面向紅色的峭壁。其他人還在草叢裡等待，瞧他會怎麼行動。他覺察到掌心的汗現在已經冷卻，驚異地明白自己並沒有碰上什麼怪獸。

他看到可以攀上峭壁，但沒有必要。方形的岩石底部周圍可以下腳，所以在右邊，在環礁湖的上面，人們可以緊貼著岩塊，踩著礁石，一步步地轉到岩塊的另一面而消失在別人的視野中。這很容易，不久，他就在窺視著岩塊的另一面了。

沒有任何意外的東西，只有粉紅色凌亂的圓石頭，上面覆蓋著像糖霜似的鳥糞，還有



拉爾夫走到島的頸部，俯瞰全島。

一條陡坡，直通那亂石壓頂的堡壘。

他身後有響聲，轉身一看，杰克也踩著礁石貼著岩塊走來了。

「不能讓你一個人做。」

拉爾夫什麼也不說。他帶路，走過亂石，巡視了一個半似洞穴的地方，那裡沒有什麼可怕的，只有一窩腐爛的鳥蛋。他終於坐了下來，看看四周，用標槍柄敲打一下岩石。

杰克很興奮。

「真是個做堡壘的好地方！」

濺起的浪花把他們弄濕了。

「沒有淡水。」

「那是什麼？」

在峭壁上有一道綠色的斑痕，他們爬上去嚐了嚐滴答的水珠。

「可以放個椰殼在那兒，時間長就滿了。」

「我才不哪。這是個爛地方。」

他們肩並肩地攀登最後一個高峰，直達亂石堆最後一塊高聳的裂石。杰克用拳頭敲打近旁的一塊，這石塊發出磨擦聲。

「你還記得嗎？」

他們同時意識到彼此間的不快。杰克趕緊說起話來。

「在那石塊底下捅進一根棕櫚樹幹，如果敵人來了——瞧！」

他們下面一百英尺的地方就是那狹窄的隆起通道，向前是石質的地面，再向前是野草叢，再就是樹林。

「只要一推。」杰克歡喜地大叫。

他用手一揮。拉爾夫卻朝山那面望著。

「怎麼回事兒？」

拉爾夫轉過身來。

「什麼？」

「你在看——我不知道爲什麼。」

「現在沒有信號了。什麼表示也沒有啦。」

「你就是對信號著迷。」

一條湛藍的地平線圍繞著他們，山的頂峰衝破了這一線。

「那是我們所有的一切呀。」

拉爾夫把標槍靠在搖擺的石頭上，將頭髮推到後面去。

「我們得回去攀上那座山。他們是在那兒看到怪獸的。」

「怪獸是不會待在那兒的。」

「我們還能做別的什麼事兒哪？」

在草叢裡等待的孩子們看到杰克和拉爾夫完好無損，就都跑出來。他們沉浸在探險的興奮之中，忘掉了那怪獸。他們蜂擁著過了石橋，不久就爬著喊著。拉爾夫現在挺立著，一隻手撐在一塊巨大的紅石塊上，這石塊跟水車輪子一般大，裂開一個豁口，搖晃地懸在上面。他握住拳頭，捶打他右邊的這塊紅石，雙唇緊閉，眼睛在雜亂的頭髮之下流露出渴望之情。

「白煙。」

他吮了吮捶傷的拳頭。

「杰克！走吧。」

但是杰克不在那裡了。一堆孩子正發出一陣他一直沒注意的巨大響聲，他們正在用力推著一塊岩石。拉爾夫轉身看時，石塊底部已離開地面，整塊巨石翻滾到海裡，海浪呼嘯著騰空而起，濺到峭壁的半腰。

「停住！停住！」

他的聲音使大伙兒沉默下來。

「煙。」

有個像蝙蝠翅膀的東西在他腦海裡一掠而過，模糊了他的思路。

「煙。」

立刻各種念頭又湧現出來，還有生氣。

「我們要煙。可你們卻在浪費時間，滾石頭。」

羅杰高喊。

「我們有的是時間！」

拉爾夫搖搖頭。

「我們上山去吧。」

有的孩子要回到沙灘上去；有的還要滾石頭。陽光明媚，危險隨著黑暗消失了。

「杰克，怪獸可能會在島的另一頭。你可以再領路。你到過那邊。」

「我們可以從岸邊繞過去。那兒有野果子。」

比爾走到拉爾夫跟前。

「我們爲什麼不能在這兒待一會兒？」

「是呀。」

「讓我們做個堡壘吧。」

「這兒沒有吃的，」拉爾夫說，「也沒有可待的地方。淡水也不多。」

「這兒可以做出個挺棒的堡壘呀。」

「我們得接著找下去！」拉爾夫暴怒地喊。「我們一定要弄明白。我們現在就走。」

「我們待在這兒吧。」

「回窩棚去。」

「我累啦」

「不行！」

拉爾夫猛地一擊，把手指關節上的皮膚都蹭掉了。可是似乎並不痛。

「我是首領，我們一定要弄清楚。你們難道看不見那座山嗎？那兒沒有發出信號。那邊遠處也許會有一條船。你們是不是都發瘋啦？」

孩子們懷著不滿的情緒，或沉默、或嘀咕。

杰克領路，下了岩石堆，走過石橋。

7 陰影和高樹

野豬出沒的小路靠近海邊的那堆亂石。如果聽不見大海緩慢地下退和翻滾著湧回的聲響，如果能夠忘掉兩旁野草叢中的小動物藏身處是多麼陰暗，那麼有可能不去想那怪獸的事，而去作一會兒白日夢。太陽已經越過當空，午後的熱正籠罩著這個島。拉爾夫傳話給前面的杰克，在他們再到達有野果子的地方時，就都停下來吃東西。

拉爾夫坐下來，這一天才第一次感到悶熱。他厭煩地拽拽自己那件灰襯衫，想著是不是冒險洗它一下。拉爾夫計劃著給自己梳洗一番。最好有一把剪子把骯髒的頭髮剪回到原來的半英吋長，最好能洗個澡，塗上肥皂在水裡泡一泡。他還用舌頭舔牙齒，認定要是有一把牙刷就方便了，還有指甲……

拉爾夫轉過手背來檢查。指甲已經給啃光了，儘管他記不得什麼時候又開始咬指甲，而且不停地咬。

「往後我該吃手指頭了。」

他偷偷地四下張望著，顯然沒有人聽到他的自言自語。獵手們坐在地上吃野果，盡力相信吃香蕉和吃其他像橄欖灰色的軟糖般的野果一樣。拉爾夫以自己的潔淨作為標準來看這群獵手。他們都是骯髒的，頭髮太長，到處打上了疙瘩，纏上一片樹葉或一根小樹枝；面孔由於吃野果和出汗而稍乾淨些，衣服破破爛爛，被汗水浸得硬梆梆的，像他的一樣，穿在身上不是爲了禮儀或舒適，而是出於習慣，身上的皮膚由於海水浸泡而長滿皮屑。

他發現自己現在認爲這是正常狀況而且滿不在乎時，心裡往下一沉。丟開摘掉野果的樹枝。獵手們已經進林子裡或者到下面的石頭堆去解手了。他轉身眺望大海。

在島的這一邊，景象完全不同。地平線上是一片刺眼的湛藍色。拉爾夫漫步到下面的石頭堆那裡，在與大海幾乎一樣高的平面上，可以放眼觀望深沉的海浪不停地起伏翻滾，一陣拍岸的浪花湧過，沖刷出來水溝，在他身邊一碼左右的地方濺起水花。

拉爾夫望著起伏的波濤。這時，無邊的海水逐漸引起他的注意力。這裡就是分界線，是屏障。在島的那一邊，中午閃爍著蜃景，平靜的環礁湖遮擋著波濤，人們可以夢想營救；但在這一邊，面對毫無理性的海洋，人們感到壓抑，無依無靠，像判了徒刑。

西蒙幾乎是對著拉爾夫的耳朵說話。拉爾夫發現他雙手拼命地扒著岩石，彎著身子，脖子的肌肉繃得很緊，嘴張開著。

「你能回到原來的地方去。」

西蒙邊說邊點頭。他跪下一條腿，雙手緊握住一塊高處的岩石，向下望著，另一條腿向下伸到拉爾夫那裡。

拉爾夫莫名其妙，看著西蒙的面孔。

「它這麼大，我的意思是……」

西蒙點點頭。

「不管怎麼樣，你一定能回去。我是這麼想的。」

拉爾夫覺得輕鬆一些。他看了一眼大海，然後對著西蒙苦笑。

「你口袋裡有條船嗎？」

西蒙笑著搖搖頭。

「那你怎麼知道呢？」

西蒙還在沉默時，拉爾夫直率地說：「你瘋了。」

西蒙使勁搖頭，搖得又粗又黑的頭髮前後掃他的臉。

「不，我沒有，我就認爲你一定能回去。」

他們沒再說什麼。過了一會兒，他們突然相對而笑。

羅杰從動物藏身的矮樹林裡招呼他們。

「快來看！」

在野豬出沒的小路附近，泥土翻了過來，有一堆還在冒著熱氣的豬糞。

「拉爾夫，儘管我們在追捕另一個怪獸，我們還是想吃肉的。」

「如果順路，就打獵吧。」

他們又出發了。獵手們害怕怪獸，所以擁擠在一起走，杰克在前面探路。他們走得比拉爾夫所想的要慢；然而他卻有點樂意抱著扎槍閑逛。不久隊伍就停了下來。拉爾夫靠在一棵樹上，白日的夢幻馬上蜂擁而來。杰克負責狩獵，還有時間可以到達山頂。

隨著父親從占松遷到得文港時，他們住在沼地邊緣的一所小型別墅裡。那時媽媽還和

他們在一起，爸爸每天都回家。野生的小鳥來到花園盡頭的石頭牆邊。別墅的後面有一個棚子，可以躺在那兒瞧著雪花飛旋。冷的話，可以進屋從窗口看外面，

上床睡覺時，吃一碗攪了白糖和奶油的麥片。還有那些書都擺在床頭的書架上，傾斜地靠在一起，總是有兩三本平攤在上面，因為他懶得放回原處。有一本是關於發掘埃及古物的人的書，還有《兒童讀物：火車》、《兒童讀物：船艦》。它們鮮明地顯現在他的腦子裡，他簡直就可以伸出手來觸摸它們，可以感覺到那本《兒童讀物：猛犸》的重量……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愉快友好的。

前面的灌木叢突然被壓倒，孩子們從野豬路上四散奔跑，在山藤中亂竄，尖聲喊叫。拉爾夫瞧見杰克朝旁邊一躲，接著就倒下了。一隻動物在野豬路上衝著他跑過來，獠牙閃亮，嚇人地咆哮著。這時拉爾夫覺得自己卻能冷靜地測定距離，舉槍瞄準。在這隻野公豬奔到離他五碼遠的時候，他便把他握著的那根不頂用的木棍投過去，看見木棍擊中豬的大嘴，在上頭插住了一下。野公豬的咆哮變成尖叫，突然拐彎衝進矮樹叢裡。這時山路上又布滿喊叫著的孩子，杰克從前面跑過來，用扎槍朝矮樹叢捅來捅去。

「捅這兒……」

「牠會咬我們的！」

「捅這兒，我說……」

野公豬踉蹌著逃跑了。他們發現另一條和原來小路平行的野豬出沒小道，於是杰克順著它跑去。拉爾夫驚喜交加。

「我打中牠了！扎槍插進去了！」

他們意外地來到海邊的一片空曠地。杰克焦急地在光禿的岩石上搜索著。

「她跑掉了。」

「我打中牠了，」拉爾夫又說一遍，「扎槍插進去了一點兒。」

他感到需要個見證人。

「你看見我嗎？」

莫里斯點點頭。

「我看見了。颼地一聲扎在牠的大鼻子上。」

拉爾夫興奮地說著。

「我是打中了牠。扎槍插了進去。我打傷了牠！」

他置身在大家對他的新的尊重之中，感到打獵還是有意思的。

「我狠狠打中了牠。我想！那就是怪獸！」杰克跑了回來。

「那不是怪獸。那是頭野公豬。」

「我打中牠了。」

「那你爲什麼不把牠抓住？我就要……」

拉爾夫的嗓音抬高了。

「但那是頭野公豬呀！」

杰克的臉紅了。

「你說牠會咬我們的，那你爲什麼扔扎槍？幹嘛不等等？」

杰克伸出胳膊來。

「看看，看看。」

他轉過左前臂給大家看。上面有一道不大的口子，但是有血。

「牠用獠牙撞出來的。我沒來得及把扎槍扎進去。」

注意力集中到杰克身上。

「那是傷口，」西蒙說，「你得用嘴吸一吸，像故事書裡的貝倫加利亞那樣。」

杰克吸了一下。

「我打中了牠，」拉爾夫忿忿不平地說。「我用扎槍打中牠，把牠打傷了。」

他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牠沿著小道過來。我投出去，像這樣……」

羅伯特對著他嚎叫。拉爾夫表演起投標槍來，大伙兒都哈哈大笑。不一會兒他們都用扎槍戳羅伯特，他就模仿逃竄的樣子。

杰克高喊。

「圍個圈兒！」

一團人圍過來。羅伯特假裝恐懼地尖聲怪叫，然後真的痛起來。

「哎，停下！把我扎疼啦！」

他在人群中跌跌撞撞，一根扎槍的槍頭落在他背上。

「抓住他！」

一陣突如其來的興奮情緒向拉爾夫襲來，他抓起艾力克的標槍去扎羅伯特。

「殺死他！殺死他！」

羅伯特馬上發瘋似的使足了勁尖叫和掙扎。杰克揪住他的頭髮，揮舞著他的刀。在他後面，羅杰拼命要擠進去。好像在跳舞或狩獵的最後時刻那樣，歌聲按照儀式響起來。

「殺了豬！割喉嚨！殺了豬！宰了牠！」

拉爾夫也拼命擠進去，要抓住一把棕色的沒有防護的人肉。

杰克的胳膊放下來，這圈有節奏地一唱一和的人群歡呼著並且發出野豬般垂死的吼叫。然後大家安靜地躺下來，喘著氣，聽著羅伯特受驚後的哭泣，他用一隻骯髒的胳膊擦臉，想挽回他的面子。

「噢，我的屁股！」

他懊悔地揉揉屁股。杰克翻了個身。

「我們應當有一個鼓，」莫里斯說，「那樣我們就可以正當地玩了。」
拉爾夫瞅著他。

「怎麼正當？」

「我不知道。我看該生上火，來個鼓，按著鼓點打拍子。」

「得有頭豬，」羅杰說：「像真的打獵那樣。」

「要不然有人來假裝，」杰克說。「可以找個人裝扮成一頭豬，這樣他就可以表演，假裝把我撞倒和假裝別的花樣。」

「你得有一頭真的豬，」羅伯特說，「因為你們一定會殺死他的。」

「用個小傢伙吧，」杰克說，於是大家都笑了。

拉爾夫坐起來。

「哎，要是用這種速度，我們可是找不到要找的東西了。」
他們一個個地站起身，拽好這破爛的衣衫。

拉爾夫看看杰克。

「現在上山吧。」

「天黑以前，」莫里斯說，「我們是不是該回到豬仔那兒去呀？」
學生兄弟同時點頭，好像是一個孩子。

「是呀，好，我們明天早上再上山吧。」

拉爾夫望望遠處的大海。

「我們必須把火再點起來。」

「你沒拿豬仔的眼鏡片，」杰克說，「點不了火。」

「那我們還是看一下山上是不是有東西。」

莫里斯生怕人家把他看成是膽小鬼，猶豫地說。

「要是怪獸就在上頭呢？」

杰克揮舞扎槍說。

「我們就殺了牠。」

太陽似乎涼了一點兒。他用標槍胡亂劈刺著。

「我們還等什麼？」

「我想，」拉爾夫說，「我們要是靠這一邊沿著海走，就可以穿出去到達滅了的火堆下面，然後再往山上爬。」

杰克又順著那一起一伏閃光的大海給大家帶路。

拉爾夫又夢想起來，讓他那雙靈巧的腳去對付難走的小道。可是在這裡他的腳好像不如過去那麼靈巧了。他們不得不走在水邊光禿禿的岩石上，而且還不得不在岩石道和茂密的林間側身而行。他們爬過波浪浸濕的岩石，躍過潮水留下清澈的水潭。他們來到一條被海水衝擊而成的溝壑。溝壑似乎深不見底，他們害怕地朝下面陰暗的裂口瞭望，只見那裡是一泓海水，波浪湧過來，在溝壑裡翻滾，浪花直冲到身邊的野藤，孩子們濕淋淋地尖聲大叫。他們試著穿越森林，但茂密的樹葉像鳥巢一樣交織在一起。最後他們只好等波浪退下去時一個挨一個地躍過岩石，此後，岩壁越來越難攀登，他們坐了一會兒，好讓破爛的衣衫曬乾，望著層層海浪緩慢地移過海島。孩子們在一群色澤鮮艷、像昆蟲般撲打著翅膀

的小鳥巢穴裡發現了野果子。這時拉爾夫說他們走得太慢了。他自己爬上一棵樹，扒開頂上覆蓋的枝葉，看到方形的山頂似乎依然在遙遠的地方。然後他們想順著岩壁急速地走過去，可是羅伯特把膝蓋撞成重傷，所以他們不得不承認，如果要安全通過，就必須緩慢地走這條道兒。

拉爾夫看著太陽。

「快到傍晚了。起碼，喝茶的時候過了。」

杰克垂頭喪氣地說，「所以這一定是我漏掉的那一部分海岸。」

拉爾夫點點頭。

「讓我想想。」

到了現在，拉爾夫已經對公開思考問題不再感到難堪了，而是把這天的決定當成下棋那樣。他想到了小傢伙和豬仔。他在想像中清晰地看到豬仔一個人蜷縮在一個窩棚裡，除了夢話聲之外，窩棚裡靜悄悄的。

「我們不能把小傢伙都留給豬仔看，不能整個晚上都這樣。」

其他孩子一聲不吭，站在周圍看著他。

「要是我們退回原路，就要走好幾個鐘頭。」

杰克清清嗓子，語調古怪地說話。

「我們不能讓豬仔遭到任何危險，是不是？」

拉爾夫用艾力克扎槍上的髒槍頭尖兒輕輕敲自己的牙齒。

「要是我們穿過去……」

他朝四下望一眼。

「得有人橫跨這個島，去告訴豬仔，我們天黑以後才回去。」

比爾有點兒不相信地說。

「一個人穿過樹林子回去？現在？」

「我們不能多派人，只能派一個人回去。」

西蒙走到拉爾夫身旁。

「如果你願意我就回去吧，我不在乎。」

拉爾夫還來不及回答，他就很快地一笑，轉身爬進了叢林。

拉爾夫又朝杰克望了望，第一次狂怒地看著他。

「杰克，那次你一直走到堡壘岩那兒。」

杰克怒目而視。

「是啊？」

「你順著這邊的海岸走了一段，在山腳下，在那邊。」

「是的。」

「後來呢？」

「我找到了一條野豬道，有好幾里長。」

「那麼說，野豬道準是在那兒的一個什麼地方。」

拉爾夫說完點了點頭。他指著叢林。

大家都明智地表示同意。

「那好吧。我們就跑出一條路，直到找到野豬道爲止。」

他邁了一步又停下來。

「等一下！那野豬道通向什麼地方？」

「山上，」杰克說，「我早告訴你了。」他冷冷一笑。「你要上山呀？」

拉爾夫感覺到自己的敵對情緒正在冒頭，一旦意識到杰克不領頭，他就有這種情緒。

「我想光線太黑了，我們會跌跌撞撞的。」

「我們要去找怪獸。」

「沒有足夠的光亮。」

杰克火辣辣地說。「等我們到了那兒，我上去。你呢？寧願回窩棚去通知豬仔？」

現在輪到拉爾夫漲紅了臉，體會到豬仔曾經對他說過的話，於是他絕望地開了口。

「你爲什麼恨我呀？」

孩子們不安地動起來，好像誰說了什麼不得體的話。沉默持續下去。

拉爾夫，仍然感到惱火和痛心，首先轉過身去。

「走吧。」

他帶路，劈砍著纏結的枝葉。杰克在最後，頭領的位置被取代了，他沉思著。

野豬道是一條陰暗的小隧道，因為太陽正迅速地滑動到地平線的邊緣，林子裡到處都是陰影。小道很寬，被踩得挺堅實，於是他們迅疾地小跑起來。遮頂的枝葉終於露出豁口，他們喘息著停下來，仰望山頭上面的幾顆星星。

「到了。」

孩子們疑惑地互相觀望。拉爾夫下了決心。

「我們還是橫穿到石台那兒去，明天再來爬山吧。」

大家低聲表示同意，可是杰克正站在他旁邊。

「如果你害怕了，當然……」

拉爾夫轉向他說話。

「是誰第一個爬上那堡壘岩的？」

「我也去了呀。可那是大白天。」

「好吧。誰願意現在就爬山？」

唯一的回答是沉默。

「山姆和艾力克呢？怎麼樣？」

「我們應當去告訴豬仔。」

「是呀，告訴豬仔。」

「可是西蒙已經去了呀！」

「我們應當告訴豬仔，萬一……」

「羅伯特？比爾？」

他們現在都要直接回到石台那兒去。當然不是害怕，而是疲倦了。

拉爾夫轉過身來對著杰克。

「你明白了吧？」

「我要上山。」杰克狠狠地說出這幾個字來，好像在詛咒別人。他盯住拉爾夫，瘦弱的身軀硬梆梆的，握住扎槍，好像在威脅拉爾夫。

「我要上山去找那頭怪獸，現在。」接著便是對拉爾夫說出帶刺的和漫不經心而又辛

辣的句子——「你來嗎？」

急於往回走的孩子們聽到杰克的話，都回來觀望他倆在黑暗中的新的爭鬥。這話如此合適，擊中要害，正是要難倒拉爾夫。

「我來！」

拉爾夫聽到自己沉著、從容的答話聲使杰克的奚落不能得逞，連他自己都覺得驚訝。

「如果你不反對，我當然來。」

「啊，一點也不。」

杰克邁了一步。

「那就走吧……」

在其他孩子的注視下，他倆肩並肩地開始上山。

拉爾夫停了下來。

「我們真傻。為什麼光兩個人去？要是發現什麼東西，兩人是夠的。」

傳來了其他孩子急促地往回奔走的聲音。令人吃驚的是，一個黑影返回來了。

「是羅杰嗎？」

「是的。」

「那就有三個人了。」

他們再次開始爬山，黑暗像潮水般湧向他們。一陣風把三個人都吹暈了，一直沉默不語的杰克開始噎得咳起來，拉爾夫的眼睛被淚水模糊了。

「是灰。是在柴火燒完的灰堆邊上。」

他們的腳步和偶爾吹來的微風把令人討厭的塵土都揚起來了。由於他們又停了下來，拉爾夫咳嗽的時候，就有時間想起他們是多麼愚蠢。要是沒有怪獸，幾乎可以肯定是沒有的，這樣的話太好了，但是如果真的有什麼東西在山頂等著，三個人只拿著木棍，在一片漆黑當中，能做什麼用？

「我們是傻瓜。」

黑暗中傳來了回答。

「害怕啦？」

拉爾夫煩燥地搖晃了一下身體。這全是杰克的過錯。

「但是我們是傻瓜。」

「是的。如果你不想接著走，」一個聲音諷刺說，「那我要自己上去了。」

拉爾夫聽到這嘲弄，很討厭杰克。迷眼的灰塵、勞累、恐懼，使他格外憤怒。

「那你去吧！我們在這兒等著。」

一片沉默。

「你幹嘛不去？你害怕啦？」

黑暗中有一個點，這一點就是杰克，他脫出身，開始走去。

「好吧，再見。」

那一點消失了。另一點代替了他的位置。

拉爾夫覺得他的膝蓋碰到了堅硬的東西，一摸是根燒焦帶棱角的樹幹。他知道是羅杰坐下來時候撞的。他用手摸索著，在羅杰身旁坐下，這時樹幹在看不清楚的灰堆裡搖晃著。生性沉靜的羅杰一言不發，他既不發表關於怪獸的見解，也不告訴拉爾夫他願意參加

這次發瘋探險的理由。他就是坐著，輕輕地搖晃著樹幹。

在他們的上面，傳來一陣滑動的聲音，是有人不願危險地邁著大步走過岩石或灰燼的聲響。接著杰克找到了他們，他瑟瑟發抖，聲音嘶啞。

「我看到山頂有個東西。」

他們聽到他踉蹌著撞上那根樹幹，樹幹猛烈地搖晃起來。他躺下來沉默了片刻

「好好看一下。牠可能跟在後頭呢。」

一陣灰塵落在他們周圍。杰克坐起來。

「我看見山上有個東西鼓起來。」

「是你想像的，」拉爾夫發抖地說，「沒有東西會鼓起來。任何生物都不會。」

羅杰開了口；嚇了他倆一跳，因為他們已經把他忘了。

「青蛙會的。」

杰克咯咯一笑，又開始發抖。

「青蛙。上面還有聲響。像撲撲的聲音。然後那東西就鼓起來。」

「那我們去看看吧。」

拉爾夫的話與其說聲音是平穩的，還不如說是故意虛張聲勢，他自己都覺得吃驚。自從拉爾夫認識杰克以來，他第一次覺得杰克猶豫不決。

「現在……？」

拉爾夫的聲音表明了他的內心。

「當然。」

拉爾夫從樹幹上站起身，領路穿過未燒盡的、碰上去叮噹響的木炭，朝黑暗走去，其他人跟隨在後面。

他們爬到最後一段斜坡時，杰克和羅杰靠攏過來，黑點點變為可以看清的人影。他們一致同意停下來蹲在一起。在他們身後，地平線上是一片微亮的天空，月亮不久就從那裡升起。風在林間呼呼吹過，吹得他們破爛的衣衫貼到身上。

拉爾夫動了一下。

「走吧。」

他們躡手躡腳地向前走，羅杰落後一點。杰克和拉爾夫一起轉到半山腰之上。閃爍的環礁湖就在下面，遠處就是那一長條發白的礁石。羅杰跟了上來。

杰克對他們耳語。

「我們匍匐前進吧，也許牠睡著了。」

羅杰和拉爾夫爬上前去，儘管杰克說大話，這次他們卻把他留在後頭。他們爬到山頂的平台，在那裡雙手和膝蓋都觸到硬梆梆的岩石。

真有個東西漲得鼓鼓的。

拉爾夫把手攔在又涼又鬆軟的灰燼裡，憋住了要發出的喊聲。一想到要是被那東西抓住，他的手和肩膀馬上抽搐起來。他眼冒綠光，一陣噁心，接著綠光消失在黑暗之中。羅杰爬在他身後，杰克的嘴湊到他的耳旁。

「在那邊，原來岩石的裂縫那兒。鼓了起來——看見嗎？」

灰燼從熄滅了的火裡吹到拉爾夫的面孔上。他看不見裂縫或別的東西，因為眼中的綠光又冒出來，而且越來越厲害，同時山頂好像滑到旁邊去了。

他又一次聽到杰克的耳語從遠處傳來。

「害怕嗎？」

與其說是害怕，倒不如說是癱瘓，癱在這個正在縮小和移動的山頂上面而動彈不了。杰克從他身邊溜開，羅杰撞了一下，噓地一聲喘了口氣摸索著，爬向前去。拉爾夫聽到他們在耳語。

「你能看見什麼？」

「那兒……」

在他們面前只有三四碼遠，不該有岩石的地方，卻有個像岩石般的小圓丘。拉爾夫聽到從什麼地方傳來的微小咯咯聲——或許是從他自己的嘴裡發出來的。他用意志把握住自己，將恐懼與厭惡變為憎恨，直起身子，抬起沉重的雙腿，向前邁了兩步。

在他們身後，銀色的月亮離開地平線升起來。在他們前面，那個像隻大猿的東西正坐在地上睡覺，腦袋聳拉在雙膝之間。然後叢林裡風聲呼嘯起來，黑暗中出現一片混亂，動物抬起頭，向著他們伸出一張被毀壞的面孔。

拉爾夫發現自己踩著灰燼狂跑起來，他耳邊聽到其他人的呼叫聲和跳躍聲，在漆黑的山坡上他不顧一切地奔跑，不久，山上只剩下三根被丟棄的木棍和那個彎著腰的東西。

8 送給黑暗的禮物

豬仔可憐的目光從拂曉的蒼白沙灘移到漆黑的山上。

「你能確定嗎？我是說，真的能確定嗎？」

「我現在對你講了十遍了，」拉爾夫說，「我們看到了。」

「那你覺得我們在這兒安全嗎？」

「見鬼，我怎麼會知道！」

拉爾夫猛地走開，沿著沙灘走了幾步。杰克正跪在沙地上用食指畫著一個圓形的圖案。豬仔有點低沉，又低聲問開了。

「你們能確定嗎？真的？」

「那怪獸有牙齒，」拉爾夫說，「還有大的黑眼睛。」

他猛烈地哆嗦起來。豬仔取下一個鏡片的眼鏡擦著。

「我們該怎麼辦呢？」

拉爾夫轉向石台。螺號在樹叢中閃閃發亮，他把亂髮理到背後。

「我也不知道。」

他想起他們驚慌地奔逃下山。

「我們永遠也不會跟大的東西搏鬥的。我們可以說說，可我們是不會去打虎的。我們只好藏起來，連杰克也只好藏起來。」

杰克仍然在看沙地。

「我的獵手們怎麼樣？」

西蒙從窩棚的陰影裡悄悄地溜了出來。拉爾夫不理睬杰克的問題。他指著海上的一片黃色的光亮。

「只要有亮光，我們就不怕。現在那個東西就蹲在篝火邊上，好像不讓我們得救。」他現在不自覺地扭動著雙手，聲音抬高了。

「所以我們不能生信號火了……我們給打敗了。」
海面上出現一輪金光，立刻天空全亮了。

「獵手們到底怎麼樣？」

「一幫用木棍武裝起來的男孩！」

杰克站起來，紅著臉走了。豬仔戴上一個鏡片，瞧著拉爾夫。

一陣吹得很不熟練的螺號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杰克好像在為初升的太陽吹著小夜曲，他不停地吹號，吹得窩棚裡的人都出來了，獵手們也悄悄地爬上石台，小傢伙們又像近來那樣經常地嗚嗚咽咽。拉爾夫服從號聲，站起來，和豬仔一起到石台上。

「講吧，」拉爾夫尖酸地說：「講，講，講。」

他從杰克那裡拿過螺號。

「這次會議……」

杰克打斷他的話。

「是我召集的。」

「要是你沒有召集，我也要召集。你只不過是吹了吹螺號。」

「那不就是召集會議嗎？」

「拿著螺號，接著說吧！」

拉爾夫把螺號塞到杰克的胳膊裡，坐到樹幹上。

「我召集這次會議，」杰克說，「是因為有好多事情，第一，你們都知道，我們已經看見那隻怪獸。我們爬了上去。離我們只有幾英呎遠。那怪獸坐起來，看看我們。我不知道牠是什麼……」

「怪獸是從海裡冒出來的……」

「是從黑處來的……」

「從樹林裡……」

「安靜！」杰克喊了一聲。「你們聽著。不管牠是什麼，牠正坐在那上面……」

「可能是等著要……」

「捉牠吧。」

「是呀，捉牠。」

杰克想起自己在樹林裡發抖的情景。「是的，那怪獸是個獵手。只是……住嘴！第二

件事，我們是殺不了這隻怪獸的。再有一件事是，拉爾夫說，我的獵手都沒用。」

「我從來沒說過！」

「拉爾夫認為你們都是膽小鬼，看見野公豬和怪物就逃跑。還不僅這些。」

石台上一陣嘆息聲，好像每個人都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他還是堅持往下說。他的聲音顫抖，但卻很堅決。

「他跟豬仔一模一樣，說的話也跟豬仔一樣。他不是稱職的首領。」

杰克把螺號緊靠在胸前。

「他自己才是膽小鬼！」

他停了一下，然後接著講下去。

「在山頂，羅杰和我向前走，他卻待在後面。」

「我也向前了！」

「那是後來。」

兩個孩子從亂髮縫裡瞪著對方。

「我也向前走了，」拉爾夫說，「後來我跑開了，你也跑了。」

「那你就叫我膽小鬼吧！」

杰克轉向獵手們。

「他不是獵手，他永遠也不能給我們弄來肉。他不是個長官；他的情況我們也不了解。他就會命令，要大家無條件服從，只會說！」

「只會說！」拉爾夫大喊。「誰要聽？是誰在召開會議呀？」

杰克轉過身低頭，滿臉通紅，兩眼怒沖沖地瞪著拉爾夫。

「那好吧，」他的語氣含意深刻又具有威脅，「好吧。」

他一隻手把螺號緊貼在胸口，另一隻手的食指向空中戳了戳。

「誰不要拉爾夫當首領？」

他以期待的目光看著周圍的孩子們，孩子們都呆站著，棕櫚樹下一片死樣的沉寂。

「舉手吧，」杰克激動地說，「誰不願意拉爾夫當首領？」

依然無聲無息，氣氛沉悶得讓人難堪。杰克雙頰的紅色緩緩地消褪，然後又痛苦地變

紅了。他舔一舔嘴唇，轉過頭免得遇上別人的目光而尷尬。

他極其小心地把螺號放在腳下的草叢裡，羞愧的淚珠從眼角滴下來。

「我再也不玩了。不跟你們玩了。」

大多數孩子現在低下頭來，看著草叢或自己的腳。杰克又清了清嗓子。

「我不再當拉爾夫的人了。」

他向右邊的一些圓木頭望過去，數著原來是唱詩班的獵手們的數目。

「我要一個人走。他可以自己去打野豬。我打獵的時候誰要來參加都行。」

他晃悠著走出三角形的會場，奔向斜坡下的白沙灘。

「杰克！」

杰克轉身望望拉爾夫。他停了一會兒，然後尖著嗓子氣憤地大喊。

「不！」

他從石台上跳下去，沿著沙灘飛奔，不去管那不停的淚水。拉爾夫盯住他，直到他頭倒進樹林裡。

豬仔很生氣。

「我在講話，拉爾夫，你站在那兒就像……」

拉爾夫對豬仔視而不見，自語道。

「他會回來的，太陽落下去他就會回來。」他瞧了瞧豬仔手中的螺號。

「什麼？」

「哎呀！」

豬仔不想責備拉爾夫了。他擦了擦眼鏡，回到他的話題上。

「沒有杰克·麥利杜也行。除了他，島上還有其他的人。可是現在真的有了個怪獸，儘管我怎麼也不大相信，我們得待在石台附近；以後我們得真正決定到底應該怎麼辦。」

「豬仔，沒有人營救我們，也沒有什麼可做的。」

他們沉悶地坐了一會兒。然後西蒙站起身，從豬仔那裡拿過螺號，豬仔吃驚地站著。

拉爾夫抬頭看了西蒙一眼。

「西蒙？這次又要說什麼？」

坐著的這圈人發出半似嘲諷的聲音，西蒙聽了害怕起來。

「我認爲也許有事兒可作。有點事兒我們……」

會場上的人群壓力又使他沒了事。他尋求援助和同情，選上了豬仔。他半轉身子對著豬仔，螺號緊緊抱在他的胸口上。

「我認爲我們應當爬上山去。」

那一圈人害怕得要死。西蒙轉身面對著豬仔，可是豬仔卻不明白地看著他。

「拉爾夫和另外兩個人都沒辦法，我們爬上去到怪獸那兒有什麼用？」

西蒙小聲地回答。

「沒有什麼別的事兒可做？」

他講完話，就讓豬仔從他手中取走螺號。接著他退下去，盡量坐得離人群遠一些。

豬仔講起話來更加自信了，如果情況不是這麼嚴重，大家還會覺得他講得很高興呢。

「我說過，少了某個人也行。現在我要說，我們一定得決定能做什麼事。我可以告訴你們，拉爾夫要說什麼。在這個島上，最重要的事就是煙，沒有火就不能有煙。」

拉爾夫不耐煩地動了一下。

「不行，豬仔。我們沒火。那東西就坐在上邊，我們只好待在這兒。」

豬仔舉起螺號，好像這樣能增加他要講的活動力。

「山上沒火，就不能在下面點火？可以在那堆岩石上生火。甚至在沙地上。我們同樣可以冒出煙來。」

「對啦！」

「冒煙！」

孩子們開始嘮叨。只有豬仔才有這聰明的謀略。

「那麼我們就在這下面生火吧，」拉爾夫說。他朝周圍望了一下。「可以就在這兒，就在洗澡池和石台之間生火。」

他突然停下皺起眉頭。考慮著整個過程，無意識地用牙齒啃著一個指甲尖。

「當然，煙不會那麼明顯，離得太遠就看不見。可是我們沒必要走近，走近那……」
其他人點頭表示完全理解。

「現在就生火吧！」

最偉大的主張是最簡單的。他們既然有事可做，就熱情地做起來。豬仔快活透頂，杰克的離去使他有了更多的自由，能對團體作出貢獻，他感到自豪，以致親自動手揀起木柴來。在石台旁光禿的沙地上，他們搭起一座由樹幹和樹葉構成的金字塔。豬仔第一次在島上親自摘下眼鏡，跪下來在柴上聚著陽光。不一會兒就升起一層白煙和一股黃色的火焰。自從第一次火熄滅以來，小傢伙們沒再見到火堆，現在都發狂的興奮著，他們唱著跳著，充滿著聚會氣氛。

最後拉爾夫停止工作，站起身。用骯髒的前臂擦著臉上的汗水。

「我們必須生個小火。這堆火太大，不易維持。」

豬仔小心地坐到沙地上，開始擦亮眼鏡。

「我們可以試驗一下，找個辦法生個小火，然後往上面加上綠樹枝來冒煙。有些樹葉燒起來一定比燒別的更好。」

火焰逐漸熄滅了，興奮的情緒也逐漸冷卻。小傢伙們停止唱歌和跳舞，走向海邊野果

樹，或回到窩棚去。

拉爾夫撲地一下坐到沙地上。

「我們得弄一份管火的新名單。」

「如果你找得到人，那就太好了。」

他朝四周看看，第一次看到沒有幾個大孩子，才明白過來生火這麼費勁的原因。

「莫里斯在哪兒？」

豬仔又擦擦鏡片。

「我想……不，他自己是不會走進樹林的，是嗎？」

拉爾夫一跳而起，繞著火很快跑了一圈，站到豬仔身邊，抓起自己的頭髮來。

「可是我們得弄個名單！有你，有我，有山姆和艾力克，還有……」

他不願看豬仔，卻隨便地說了一句話。

「比爾和羅杰在哪兒？」

豬仔湊到前面，把一根柴火扔到火裡。

「看來都走了，他們也不肯玩了。」

豬仔繼續講。

「拾柴火的時候我看見他們走了。他們朝他走的那邊去了。」

「他們總是找麻煩，是不是？」

豬仔的聲音從拉爾夫肩膀傳來，聽上去很憂慮。

拉爾夫站著。學生兄弟拉著一根大樹幹，得意地笑著走過來。他們把大圓木撲通一聲扔到餘燼之中，火星四濺。

「我們可以自己做，行吧？」

在那段樹幹被烘乾、燃燒的通紅這段時間裡，拉爾夫始終不開口。他沒有看見豬仔走向學生兄弟並竊竊私語，也沒有看見這三個孩子一起走進叢林。

「來啦！」

拉爾夫突然從沉思中醒悟過來，豬仔和學生兄弟已經來到他身旁，捧著好多野果子。

「我想也許，」豬仔說，「我們該來個宴會之類的。」

三個孩子都坐了下來，他們弄來一大堆果子，而且都是熟透的。拉爾夫拿起幾個吃的時候，他們朝他咧嘴笑。

「多謝，」他帶著意外高興的口吻說，「多謝。」

「自己做也行，」豬仔說。「只有那些缺乏常識的人才在島上找麻煩。我們得生起個小點兒的火堆……」

拉爾夫想起他所擔心的人。

「西蒙在那兒？」

「不知道。」

「他可沒去爬山吧？」

豬仔開口哈哈大笑，又吃了些果子。

「他可能會去的。」他咽下一大口。「他很古怪。」

西蒙穿過了野果林地帶。但是今天小傢伙們忙於在沙灘上生火，所以沒能隨他到那裡。他繼續在山藤中前進，走到空地旁邊一大團山藤糾纏的地方。就趴在地上鑽了進去。

西蒙跪在樹中，一道陽光照進來，使他渾身發熱冒汗。



在樹葉屏障之外，陽光直射下來，蝴蝶正在當空無休止地飛舞著。他跪下來，一道陽光射在身上。不一會兒，汗水順著他又長又粗的頭髮淌下來。他不安地躲閃著，卻無法避開。不久，他感到口渴。

他坐在那裡。

沿著沙灘很遠的地方，杰克正站在一小群孩子面前，看上去很高興。

「打獵，」他說。他注視著他們，每個人都戴著殘破的黑帽子，而很久以前他們曾端正地站成兩排，唱著關於天使的歌曲。

「我們將要去打獵，我來當首領。」

孩子們點點頭，一場危機過去了。

「還有，那頭怪獸。」

他們動了一下，看看密林。

「我說，我們別去打死那頭怪獸。」

他向他們點點頭。

「我們要忘掉那頭怪獸。」

「對！」

「是！」

「忘掉怪獸！」

如果說杰克對他們的熱情感到吃驚，他自己卻沒有表露出來。

「還有一件事。我們在這兒可不能老是夢想。這兒靠近島的盡頭了。」

由於每個人私下裡都經受著各種痛苦，孩子們從心底裡同意這一點。

「現在聽著。不久我們可以到堡壘岩那兒去；現在我要從螺號那一邊多弄幾個大孩子來。我們殺一頭野豬，就開個宴會。」他停了一下，接著又緩慢地說：「再說那頭怪獸，等我們殺了豬，留下點肉給牠，這樣也許牠就不來找我們的麻煩了。」

突然，他挺直了身子。

「現在我們就進林子打獵。」

他轉身小跑著走了，過了片刻他們順從地跟在他後面。

他們在樹林裡緊張地散開。杰克幾乎馬上就找到了豬糞和零散的草根，不一會兒又看到新踏出來的蹄跡。他打個手勢。讓其他獵手保持沉默，自己卻往前走。他很快活，覺得林間潮濕的黑暗就像自己的舊衣服。

一群肥得滾圓的野豬躺在那裡。這時沒有風，所以牠們一點也不恐慌。經驗使杰克懂得，他必須像影子一樣。他偷偷地回來指示隱蔽著的獵手們。不一會兒，他們開始慢慢地向前移動，在一片寂靜與灼熱中汗流不止。樹下一隻豬耳朵懶洋洋地拍了一下。離開豬群不遠的地方，躺著一頭最大的黑紅相雜的母豬；牠的鼓囊的肚皮貼在地面，沉浸在深切的母愛之中；一排小豬仔在牠身邊，有的在睡覺，有的在扒土，有的在吱吱叫。

離豬群十五碼的地方，杰克停下來，伸手指向母豬。他那詢問的目光環視所有的獵手，確保人人都明白他的意圖，其他孩子朝他點點頭，一排右臂向後舉起來。

「衝！」杰克高喊。

豬群驚起。用火烤的很鋒利的扎槍，從離牠們僅十碼遠的地方，密集地投向指定的母豬。一頭小豬身上拖著羅杰的扎槍，狂叫著衝進海裡。那頭大母豬喘叫著掙起身子，肥胖

的肋上插進了兩根標槍。孩子們高聲喊叫，衝上前來，小豬仔四散奔逃，大母豬衝出包圍線，拼命竄進叢林。

「追！」

他們順著蹄跡追去，但是樹林太黑，枝葉糾纏，杰克叫他們停住，一邊咒罵，一邊在樹林裡搜索。接著，他沒吭聲，卻喘著粗氣，孩子們都害怕了，不自在地卻又欽佩地望著他。過了一會兒，他用手指戳戳地面。

「那兒……」

其他孩子還未發現那滴血，杰克已經拐過彎，判斷著一點跡象，摸摸那被撞裂的大樹枝。就這樣，他追蹤著，神祕地既準確又有把握。獵手們跟在後面。

他停在矮樹叢之前。

「在那裡。」

他們包圍了矮樹叢，但是母豬帶著肋上刺進的另一根扎槍逃掉了。拖在地上的扎槍阻礙著牠；橫著穿進肉裡的扎槍尖刺的牠疼痛難熬。牠衝撞到一棵樹上，把肋下的一根標槍

撞得更深；在這之後，獵手們跟蹤鮮紅的血跡，能很容易就追上牠。午后的陽光在移動，潮濕的熱氣霧濛濛的。那母豬在前面發了狂似的亂竄，淌著血；獵手們緊緊跟在後面，貪婪地緊追著。長時間的追捕和流在地上的血跡使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他們現在都能夠看到牠了，幾乎趕上去了，但是牠掙扎著又跑到前頭去了。母豬東倒西歪地跑到一塊空地上，那裡長著鮮艷的花朵，蝴蝶起舞，天悶熱得一點風也沒有，這時獵手們就在母豬的後面。

炎熱中，母豬在這裡摔倒了，獵手們對準牠猛刺。牠尖聲吼叫並且竭力地踢踹著，空氣裡充滿了汗水、喧鬧、鮮血和恐怖。羅杰圍著這一群人和豬跑來跑去，只要一有空隙露出豬的皮肉就用標槍猛刺。杰克正撲在母豬身上用刀子往下猛戳。羅杰找到一個能插進扎槍的地方，用足了勁把槍尖扎進去，那恐怖的嚎叫變成了尖叫。這時杰克找到了喉嚨，熱血頓時噴到他的手上。母豬在人群中垮下來，獵手們撲在牠身上，雖然感到勞累卻很滿意。蝴蝶依然起舞，在空地上翻飛著。

最後，激烈的刺殺終於平息下來。孩子們往後退，杰克站起來伸出雙手。

「看！」

他咯咯笑著，甩著雙手，這時大家都哄笑他那血腥的手掌。他一把抓住莫里斯，把血抹到他的雙頰上。羅杰開始從豬身上撥出他的扎槍，大家這才第一次注意到這根扎槍。羅伯特用一句話概括了，大家聽了喧然大笑。

「正插上牠屁股！」

「你聽見了嗎？」

「你聽見他說什麼了嗎？」

「正插上牠屁股！」

這次羅伯特和莫里斯扮演了這兩個角色。莫里斯表演那豬竭力躲避刺過來的扎槍，演得如此滑稽，以致大家大笑起來。

玩夠了，杰克開始在石頭上擦抹血腥的雙手。然後他動手宰豬，開膛取出熱騰騰的内臟，把它們堆在石頭上。大家看著他，他邊做邊說。

「大家把肉拿回去。我回到石台上邀請他們來會餐，這樣我們就有時間準備了。」
羅杰發話了。

「首領……」

「喂……」

「我們怎樣生火？」

杰克蹲下來，對著死豬直皺眉頭。

「我們可以突然襲擊。一定得有四個人：亨利和你，還有比爾和莫里斯。我們塗上花臉，偷偷摸摸地上去；羅杰可以搶一根燃燒的柴枝，這時由我來說要講的話。你們其他人可以把死豬抬回到我們那兒，我們要在那兒生火。在那之後……」

他停住站起來，望著樹下的陰影。當他再說話的時候，他放低了聲音。

「可是我們要留下些肉給……」

他又跪下去，忙著用刀。孩子們擠在他周圍，他扭頭對羅杰說話。

「把一根木棍兩頭削尖。」

不一會兒，他站起來，手裡捧著血淋淋的母豬頭。

「木棍在哪兒？」

「在這兒。」

「把一頭插進土裡。噢，是石頭地。那就把它塞在那個裂縫裡。行了！」

杰克舉起豬頭插上去，木棍的尖從喉嚨一直刺到豬嘴。豬頭懸掛在那裡，血順著木棍流下來，杰克向後退去。

孩子們本能地也向後退。林中十分寂靜。他們豎起耳朵，最喧鬧的聲音莫過於蒼蠅圍著挖出來內臟的嗡嗡聲了。

杰克低聲耳語。

「抬上死豬！」

莫里斯和羅伯特用木棍叉住豬身，抬起沉甸甸的死豬，站住待命。四周一片沉寂，他們站在乾了的血跡上，顯得鬼鬼祟祟的。

杰克高聲講話。

「這豬頭是給怪獸的。這是禮品。」

沉寂接受了禮品並敬畏他們。豬頭仍舊在那裡，豬嘴似乎還在微笑，豬牙間凝固著黑

血。他們馬上跑開，穿越叢林，直向開闊的沙灘。

西蒙待在老地方，樹葉掩蓋了他，他是個棕色皮膚的小個子。即使他閉上眼睛，母豬頭的形象仍在他腦子裡。他那雙半閉的眼睛帶著成年人所具有玩世不恭的神情，這些在西蒙的眼裡簡直是糟透了。

「這個我知道。」

西蒙發現自己說出聲音來，猛地睜開雙眼，又看見在奇異日光下笑得快活的豬頭——牠不理睬那群嗡嗡飛著的蒼蠅，也不理會自己那堆被挖出來的內臟，甚至連被刺在木棍上讓牠丟臉也毫不在乎。

他移開目光，舔著發乾的嘴唇。

獻給怪獸的禮品，怪獸是不是會來拿走呢？豬頭好像同意他的想法。跑掉吧，那豬頭默默地說，回到其他人那兒去吧。這不過是個笑話。你弄錯了，不過如此而已。你有點頭痛，也許是吃了什麼東西。回去吧，孩子，那豬頭默默地說。

西蒙感到濕的頭髮很重，他抬起頭來注視著天空。一團團鼓脹起來高塔似的雲塊籠罩

了海島。空氣越來越悶熱，連蝴蝶都飛離了空地，那污穢的豬頭在笑著滴血。西蒙低下頭，閉上眼睛，接著用手遮著雙眼。樹下沒有陰影，到處是一片沉寂。那堆內臟上面叮滿了黑乎乎的一堆蒼蠅，嗡嗡作響，好像在拉鋸。過了一陣子，這群蒼蠅發現了西蒙。牠們吃撐了，都飛來停在西蒙的汗水上吸吮著，在他的鼻孔下面騷擾，在他的大腿上飛來撲去。身子黑色、閃著綠光的一團數不清的蒼蠅嗡嗡叫著，而在西蒙面前，「蒼蠅王」卻高掛在木棍上，面露微笑。西蒙終於往回走，他回過頭再看的時候，只見豬頭牙齒雪白，眼睛朦朧，滴著污血，他的目光被吸引住了。他的右太陽穴上，血流的脈衝敲打他的頭。

拉爾夫和豬仔躺在沙地上，注視著篝火，懶洋洋地把卵石扔到不冒煙的柴火中央。

「那根樹枝沒了。」

「山姆和艾力克在哪兒？」

「我們得多找些柴火來。缺綠樹枝。」

拉爾夫嘆氣站起來。石台上的棕櫚樹下沒有陰影。天空上雲團之間，雷聲隆隆。

「要下暴雨了。」

「那火怎麼辦？」

拉爾夫跑進叢林，帶回一大簇綠色的枝葉，並扔到篝火上面。樹枝燒得作響，葉子捲曲起來，黃煙升騰。

豬仔用手指在沙土上隨意劃出一個圖案。

「我們輪班看火的人手不夠，得把山姆和艾力克算作一班，他倆做什麼都在一起。」

「當然。」

「可那不公平，這你還不明白嗎？我們應當值兩班。」

拉爾夫考慮了一下就明白了。他對自己很少能像個大人那樣去思考問題感到惱火，於是又吹了口氣。島上的情況越來越糟。

豬仔看了看火。

「這一會兒又得要添綠樹枝了。」

拉爾夫翻過身來。

「豬仔，我們該怎麼辦呢？」

「只好沒有他們也得活下去！」

「可是火……」

在一大堆黑白相間的灰燼中有兩頭沒燒盡的樹枝，拉爾夫皺起眉頭看著。

「我害怕。」

他瞧見豬仔抬頭望著，於是慌張地說下去。

「不是怕怪獸。我的意思是，我也害怕他。可是沒有別人理解火的事。如果在你要淹死的時候有人扔給你一根繩子。要是大夫叫你吃這個，否則就要死掉——你就會抓住繩子，也會吃藥的，是不是？」

「當然，我會的。」

「他們怎麼就不懂呢？沒有煙火信號，我們就要死在這兒了。快看那個！」

一陣熱風在灰燼上顫動，卻沒有絲毫煙的跡象。

「我們沒法兒保住火不滅，他們卻不在乎。還有……」他盯住豬仔汗水的面孔。

「我有的時候也不在乎。我變得跟其他人一樣毫不在乎，那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豬仔摘下眼鏡，感到很苦惱。

「我不知道，拉爾夫。我們總得活下去，就是這樣。大人就會這麼做的。」

拉爾夫既然已經說出心底的思緒，就繼續講下去。

「豬仔，出了什麼差錯？」

豬仔吃驚地看著他。

「你的意思是……？」

「不，不是這個……我的意思是……怎麼會把事情弄得這樣糟？」

豬仔緩慢地擦著眼鏡。當他明白拉爾夫現在是多麼看重他時，得意的面孔發紅了。

「我不知道，拉爾夫。可我想，這都是因為他。」

「杰克嗎？」

「杰克」——這個名字現在也成了忌諱。

拉爾夫嚴肅地點頭。

「是的，」他說，「我猜想就是這樣。」

附近的林莽裡發出一陣喧鬧。一群面塗紅、綠、白三色的妖魔吼叫著衝出來，小傢伙們嚇得尖叫著散了。拉爾夫看見豬仔也在逃跑。兩個妖魔衝到火堆旁，他正準備自衛，可是妖魔搶過燒了一半的柴枝便順著沙灘飛奔而去；還有三個妖魔站著不動，盯住拉爾夫。他看到最高的一個，除了臉上的泥彩和一條腰帶，全身光禿禿，這正是杰克。

拉爾夫這時喘過氣來發了話。

「幹什麼？」

杰克不理他，高舉扎槍大聲喊話。

「你們都聽著。我和我的獵手們現在住在海灘邊上一塊石板旁邊。我們打獵，吃得好，玩得好。你們如果想參加我的部落，可以來看看，我也許讓你們參加，也許不讓。」

他停住朝周圍看了看。有花臉作爲面具，他就不感到羞愧，還能夠逐個地打量他們：拉爾夫正跪在剩餘的火堆旁，好像一個短跑運動員在起跑線一樣，臉被頭髮和黑煙灰半遮著；山姆和艾力克在密林邊上一棵棕櫚樹旁一起瞪眼看著；一個小傢伙在洗澡池嚎哭，臉皺得通紅；豬仔站在石台上，雙手緊握白色的螺號。

「今天晚上我們要會餐。我們殺了一頭豬，我們有肉。你們高興的話，可以過來跟我們一塊吃。」

雷聲又在烏雲滾滾的天空轟鳴。杰克和那兩個跟他一起不知名的野人都搖晃一下，看看天，又恢復了原狀。杰克在等待著什麼，他急促地對那兩個人耳語了一陣子。

「說吧——現在！」

那兩個野人嘀咕著。杰克高聲喊。

「說呀！」

那兩個野人互相望了望，一起舉起扎槍並同時喊話。

「首領講話完畢。」

然後他們三個人轉身而去。

過了一會兒，拉爾夫站起身，望著野人們消逝的地方。山姆和艾力克走過來，敬畏地低聲說著。

「我以爲是……」

「……我是……」

「………害怕了。」

豬仔站在上面的石台上，仍舊握住螺號。

「那是杰克、莫里斯和羅伯特，」拉爾夫說。「他們玩得倒是挺好！」

「我以為我要犯哮喘病了。」

「去你的哮喘病吧！」

「一看見杰克我就想，他必要搶螺號，我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想。」

這群孩子既愛慕又尊敬地看著白色的螺號。豬仔把它放在拉爾夫的雙手中；小傢伙們看到這個熟悉的標記就都走了回來。

「不在這兒！」

拉爾夫轉身走向石台，感到需要有禮儀。他走在前頭，懷抱著潔白的螺號，後面是莊重的豬仔，再往後是學生兄弟，然後是小傢伙們和其他人。

「你們都坐下。他們襲擊我們是爲了火種。他們正玩得痛快。但是那……」

拉爾夫爲腦子裡的黑影忽隱忽現而困惑。他有話要說，這時黑影遮下來了。

「但是，那……」

大家都在嚴肅地注視著他，對於他的能力還沒有產生任何懷疑。他把討厭的頭髮從眼睛前面撥開，看了看豬仔。

「可是那……噢……火！當然，火！」

他開始笑了起來。然後停住，才流利地講下去。

「火是頭等重大的事。要是沒了火。就別想得救。我也想塗上花臉，當個野人。可是我們必須保住火不滅。這堆火才是島上最重大的事，因爲，因爲……」

他又停住，靜默中帶著疑慮和驚異。

豬仔急促地耳語：「得救。」

「要是沒有火，我們是不會得救的。所以我們必須待在火堆這兒，並且讓它冒煙。」

他住口後，誰都不聲不響。就在這裡，大家聽過這麼多精彩的演說，現在他這幾句話聽上去實在平淡，小傢伙都覺得沒勁。

比爾終於伸手要螺號。

「現在山上不能生火，因為山上不能生火，在山下生火，要有更多的人看著。我們還是去參加會餐，並且告訴他們光剩下我們幾個來管火是很難的。還有，我看打獵跟別的那些事兒，還有當野人，一定都很好玩。」

山姆和艾力克拿過螺號來。

「比爾說得對，肯定好玩。再說，他已經邀請了我們……」

「……去會餐……」

「……吃肉……」

「……劈啪響……」

「……來點肉可好了……」

拉爾夫舉起手來。

「爲什麼我們不自己去搞肉來？」

學生兄弟互相看看，比爾回答。

「我們不要走進叢林。」

拉爾夫作個鬼臉。

「他……你明白……走了。」

「他是個獵手。他們都是獵手。這不一樣。」

一時間誰也不說話，然後豬仔向著沙地嘀咕。

「肉……」

小傢伙們坐在地上，一本正經地想著吃肉，流著口水。頭頂上雷聲隆隆，突然一陣熱風吹得乾燥的棕櫚樹葉嘩嘩作響。

「你是個愚蠢的小孩兒，」蒼蠅王對西蒙說，「只是個無知的小傻瓜。」

西蒙挪動著發脹的舌頭，不說話。

「你不同意？」蒼蠅王說。「你不就是個小傻瓜嗎？」

西蒙仍然用沉默作答。

「那好吧，」蒼蠅王說，「你還是跑去跟別人玩吧。他們認為你是瘋子。你不想拉

爾夫也認爲你發瘋吧？你喜歡拉爾夫，還有豬仔和杰克，是吧？」

西蒙的頭微微抬起來。他的眼睛無法擺脫它，蒼蠅王就在他面前高懸在半空。

「你在這兒幹什麼？你就不怕我嗎？」

西蒙渾身發抖。

「沒有人救你，只有我，而我就是怪獸。」

西蒙的嘴使勁兒才說出幾個字。

「你是插在木棍上的豬頭。」

「真可笑，竟認爲怪獸是你們可以追捕和殺死的東西！」頭顱說。片刻間，叢林和他一切模糊地被喜愛的地方都回響著模仿出來的笑聲：「你知道我是你的一部分吧？而且分不開，分不開，分不開！我是事情做不好的原因嗎？爲什麼情況是現在這樣的呢？」

笑聲又開始顫抖。

「好啦！」蒼蠅王說：「回到其他人那兒去，我們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吧！」

西蒙的腦袋顫抖著，雙目微閉，彷彿在模仿插在木棍上的那個污穢的東西。他知道自

己又要發瘋了，蒼蠅王正膨脹的像個氣球。

「你知道的一清二楚，你只不過在下面那兒才會碰上我——你就別想逃跑了！」

西蒙彎著腰，身子硬得一動也沒動。蒼蠅王說話的聲音就像個小學校長。

「這已經不像話了，我可憐的誤入歧途的孩子，你以為你比我更明白嗎？」
停了一下。

「我正在警告你：我要生氣了，明白嗎？沒有人需要你，懂嗎？我們要在島上取樂，懂嗎？我們要在島上取樂！所以你不要胡鬧了，我可憐的誤入歧途的孩子，否則……」

西蒙覺得自己正向一個巨大的嘴裡張望，裡面黑乎乎的……一片漆黑。

「……否則，」蒼蠅王說，「我們就幹掉你，懂嗎？杰克、羅杰、莫里斯、羅伯特、比爾，還有豬仔和拉爾夫，都要幹掉你，懂嗎？」

西蒙進入了那張大嘴。他撲地一聲倒下來，失去了知覺。

9 死亡的情景

海島上空烏雲密布。山上的一股熱流衝向萬丈高空，旋轉的雲團布滿電荷，使得空氣將要爆炸。夕陽西下，黃銅色耀眼的光輝取代了明亮的陽光，從海上吹過來的空氣也是灼熱的。海水、樹木、粉紅色的岩石都黯然無色，只有灰色和黃色的雲團。沒有什麼動靜，只有一大片黑壓壓的蒼蠅遮蓋住豬頭，並且使挖出來的內臟看上去像是一堆發亮的煤，甚至西蒙的鼻孔湧出鮮血時，蒼蠅也不理會他，更喜歡豬頭的腐爛氣味。

由於流血，西蒙從突然發病轉為睏乏的睡眠。他躺在纏結的藤蔓之中，黃昏降臨雷聲還在轟鳴。西蒙終於醒過來，朦朧地看見面頰附近深暗的泥土。他仍然不動地躺在那裡，面孔側臥在土上，眼睛呆滯地向前看著。後來他翻了個身，收攏雙腳，拽住藤蔓把自己拉起來，野藤搖盪時，蒼蠅嗡的一聲飛離內臟接著又回去叮住。西蒙站立著。光亮異乎尋常。蒼蠅王高掛在木棍上，像黑色的球。

西蒙朝著林中空地大聲說話。

「還有別的事可做嗎？」

沒有回音，西蒙離開空地，爬行著穿過山藤密布的地帶，進入昏暗的樹林。他沉悶地走在樹幹之間，臉上沒有表情，鼻血在嘴的四周和下巴上乾結成一片，只是有時候他掀起野藤的枝條，根據地勢的傾斜選擇方向，嘴巴才無力地吐出幾個字來。

大風颳得他搖晃了一下，他看到自己站在空地的岩石上，頭上是黃銅色的天空，他覺得兩腿發軟，舌頭發乾，大風吹上山頂時，他看到有東西在活動，是個藍色的東西在灰黃的雲團下閃動。他繼續前進，現在風颳得更猛，樹頂彎下來嘩嘩作響，這時西蒙看到一個駝背的東西在山頂上突然坐起來，朝下望著他。他遮住臉，使勁兒往上走。

蒼蠅也發現了這個東西，那像個活人的動作一時把牠們嚇得四下飛開，圍著那東西的腦袋轉。藍色的降落傘落下時，那肥大身軀向前躬著，像是在嘆息，於是蒼蠅又叮上去。

西蒙覺得膝蓋撞到岩石了。他爬向前去，很快就弄明白了。交錯的傘索使他看清這個機械似的起伏動作，他注視著白色的鼻骨、牙齒、種種腐爛的顏色。他看到層層膠布和帆布無情地繫住這個早就應該埋到地下去腐爛而可憐的軀體。這時風又颳起來，這東西又坐

起來，弓著身子，還向他散放臭氣，西蒙手腳趴在地上跪著，把肚子裡的東西全嘔吐掉；然後，他握住傘索繩，從岩石上解開它們，使死去的人不再受大風的擺弄。

最後他轉過身來俯視海灘。石台旁的火像是熄滅了，至少沒有煙升起。海灘遠處，過了小河，在一塊大石板附近，一縷細細的白煙正升上天空。西蒙忘掉蒼蠅的騷擾，用兩手遮住耀眼的光線，盯住那縷白煙，儘管相隔甚遠，還是能看見大多數的孩子，也許所有的孩子都在那裡，原來他們爲了躲避怪獸而遷移了營地。西蒙想到這裡，轉身看看坐在他旁邊那具發臭可憐的殘缺屍體。這個怪獸很可怕卻無害，必須馬上把這消息告訴其他人。他開始下山，兩條腿支撐不住，儘管十分小心並竭盡全力，走起來也是東搖西晃的。

「洗澡，」拉爾夫說，「這是唯一可做的事。」

豬仔正用眼鏡片審視著陰森的天空。

「我不喜歡那些雲團。還記得我們剛降落後下的那場暴雨嗎？」

拉爾夫跳進水池。兩個小傢伙在水邊玩耍，企圖從比血液還溫熱的水裡獲得安慰。豬仔摘下眼鏡，一本正經地走進水裡，然後又戴上眼鏡。拉爾夫浮上水面，朝他噴水。

「當心我的鏡片，」豬仔說。「要是眼鏡上有水，我還得上去擦。」

拉爾夫又噴水，沒有噴中。他嘲笑豬仔，以為他會像往常那樣後退，痛苦地保持沈默，誰知豬仔卻用雙手堵擊噴來的水。

「別噴了！」他高聲喊叫：「你聽見沒有？」

他暴怒地將水拍向拉爾夫的面孔。

「好吧，好吧，」拉爾夫說。「別生氣。」

豬仔停止拍水。

「我頭痛。但願空氣能涼一點。」

「最好下場大雨。」

「最好我們能回家。」

豬仔躺倒在水池邊的沙波上。他的肚皮鼓鼓的，肚皮上的水吹乾了。拉爾夫向空中噴水。從雲層裡透過來的光線可以猜測太陽的動向。他跪在水裡朝四周張望。

「人都到哪兒去了？」

豬仔坐了起來。

豬仔用手指指向越過石台的遠處。

「他們都到哪兒去了——參加杰克的宴會。」

「隨他們去吧，」拉爾夫不安地說，「我不在乎。」

「就是去吃點肉……」

「去打獵，」拉爾夫明智地說，「去裝成部落人，塗上花臉。」

豬仔用腳撥弄浸在水中的沙子，避開拉爾夫的眼光。

「也許我們也該去。」

拉爾夫疾速地望了他一眼，豬仔刷地一下臉紅了。

拉爾夫和豬仔在還沒見到杰克那伙人之前，老遠就聽到他們歡宴的聲音，在棕櫚樹把叢林和海邊隔開的地帶有一片開闊的草坪。跨下草坪的邊緣，便是潮水湧起的白色的沙地，沙地溫熱，乾燥，踩得平平的。在這之下又是一塊岩石，伸延至環礁湖，遠處是窄窄的一片沙土，然後就是水邊。一堆火在岩石上燃燒，烤著的豬肉使豬油掉進看不見的火舌

裡。除了豬仔、拉爾夫、西蒙和兩個在火旁負責烤豬的孩子，這島上所有的孩子都成群地待在這片草坪上。他們手裡拿著肉，有的笑，有的唱，有的躺著，有的蹲著，還有的站著，可是從他們油膩的面孔來判斷，肉吃得差不多了，有的人手捧著椰子殼在喝水，會餐開始前，一根大樹幹被拽到草坪中央；杰克臉上塗著泥彩，頭掛花環，坐在那裡像尊偶像。他身旁是一堆堆放在綠葉上的肉，還有野果和好多盛滿飲料的椰子殼。

豬仔和拉爾夫來到草坪邊上，看到他們的孩子一個個地沉靜下來，最後只剩下杰克身旁的一個孩子還在說話。然後沉默的氣氛甚至侵入到了杰克那裡，他於是坐著轉過頭來。他盯住他們，拉爾夫眼望別處，山姆以為拉爾夫譴責的目光落到了自己身上，連忙放下他啃過的骨頭，神經質地傻笑。拉爾夫躊躇地跨了一步，指指一棵棕櫚樹，對豬仔低語了幾句別人聽不見的話，於是他倆都像山姆那樣傻笑起來，拉爾夫從沙裡把腳抬得高高的，漫步過去，豬仔想吹口哨。

在火旁負責烤豬的兩個孩子拽下一大塊烤肉，捧著朝草坪跑去，他們正好撞到豬仔身上，燙得豬仔又叫又跳。立刻，拉爾夫和那堆孩子們融合在一起，爆發出一陣哄笑，他們

之間的隔閡也消散了，豬仔再一次成爲大家的嘲笑目標，因而每個人都感到輕鬆。

杰克站起來揮舞他的扎槍。

「給他們點肉吃？」

拿著烤肉叉的孩子們給拉爾夫和豬仔每人一塊滴著肉汁的厚肉。他們收下贈送的肉，流著口水，站著吃起來。天空的霹靂預示暴風雨的到來。

杰克再次揮舞扎槍。

「大伙兒都吃夠了嗎？」

還剩下一些肉，有的在叉子上被火烤得吱吱響，有的堆在綠葉上。豬仔餓壞了，顧不上面子，把啃過的骨頭扔在海灘上，彎下身子再拿些肉。

杰克不耐煩地又發了話。

「大伙兒都吃夠了嗎？」

杰克警告的語調出自占有者的傲慢，所以在還有時間的時候，孩子們吃得更快了。杰克看到他們不能馬上吃完停下來，就從他的樹幹寶座上站起來，漫步走到草坪上。他在花

臉的掩蓋下盯住拉爾夫和豬仔。他倆在沙地上遠一點的地方，拉爾夫邊吃邊望著火堆。已近傍晚，它沒有帶來平靜的美，卻帶來了暴力。

杰克發話。

「給我來點喝的。」

亨利捧上一椰殼，杰克邊喝邊從參差不齊的殼邊盯住拉爾夫和豬仔。力量就在杰克那棕色前臂隆起的肌肉，權勢彷彿就坐在他的肩頭，對著他的耳朵說個沒完，活像隻猴子。

孩子們一排排地坐在他面前的草坪上，只有拉爾夫和豬仔在較低的軟沙上站著。杰克暫時不理他們，他的花臉朝下對著席地而坐的孩子們，用扎槍指著他們。

「誰要參加我的部落？」

拉爾夫突然動一下就絆倒了，有些孩子轉過頭來看他。

「我給了你們吃的，」杰克說：「我的獵手還會保護你們不受怪獸襲擊。誰願意參加我的部落？」

「我是頭領，」拉爾夫說，「因為你們挑選了我。我們是要保住火不滅。現在你們一

個勁地要吃的……」

「你自己也要了！」杰克高喊。「看看你手裡的骨頭！」

拉爾夫滿臉通紅。

「我說過你們是獵手，那是你們的工作。」

杰克還是不理他。

「誰願意到我的部落來玩？」

「我是頭領，」拉爾夫發抖地說。「那火怎麼辦？我還有螺號……」

「你沒拿螺號，」杰克嘲笑地說。「你把它留在後頭了，明白了吧，誰聰明？再說，

在島的這一頭，螺號不算數……」

突然一聲霹靂，不是轟鳴，而是電光一閃的霹靂。

「螺號在這兒也算數，」拉爾說，「在全島都管用。」

「那你打算拿它幹什麼？」

拉爾夫打量著這群孩子，看不到任何幫他忙的人。他渾身出汗，思緒混亂，把目光移

到別處。豬仔耳語了一下。

「火——得救。」

「誰願意參加我的部落？」

「我願意。」

「我。」

「我也願意。」

「我要吹螺號，」拉爾夫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召集會議。」

「你那螺號聲，我們聽不見。」

豬仔碰一碰拉爾夫的手腕。

「快走吧，要出事啦！再說我們也吃過肉了。」

天邊閃過一道耀眼的電光，一個小傢伙嗚嗚哭起來。雨點落到他們身上。

「暴風雨要來啦，」拉爾夫說，「要下暴雨，跟我們剛降落在這兒的時候一樣。現在

究竟誰聰明呀？你們的窩棚在哪兒呀？瞧你們怎麼辦！」

獵手們不安地抬頭望著天空，雨點打得他們縮頭縮腦。一陣焦躁的情緒使孩子們無目的地搖來晃去，不停地挪動著身子，電光更加耀眼，電聲更加猛烈，小傢伙們開始尖聲喊叫著到處亂跑。

杰克跳到沙土上。

「跳我們的舞！來呀！跳呀！」

他跌跌撞撞地跑過厚實的沙地，來到火堆另一邊開闊的石頭地面上。在電閃間歇時，空氣昏沉的可怕。孩子們喧鬧地追隨著杰克。羅杰裝作野豬，吼叫著衝向杰克，杰克一步閃開獵手們拿起扎槍，烤豬肉的人拿起肉叉，其他人拿起柴火棍子，大家圍成一圈邊唱邊轉。羅杰在圈子中央假裝受驚，小傢伙們在圈子外面又跑又跳。在暴風雨的威脅之下，豬仔和拉爾夫也渴望在這個儘管瘋狂但卻還算安全的社團裡占上一個席位。現在他們能在外面觸摸著由獵手們棕褐色的脊背圍成的柵欄，因為柵欄將恐懼包圍起來並且駕馭了它。

「殺怪獸！割喉嚨！放了血！」

動作節律化起來，歌聲初起時流露的興奮勁頭已經變為一陣陣穩定的節奏。羅杰不再

當野豬，而變成了獵手，圈子中央便空蕩蕩了。有些小傢伙自己圍成一個圈子；這外圍的圈子也在轉，好像從這種複雜的動作中會取得安全似的。於是出現了一個單一的有機體的跳動和跺腳的節拍。

「殺怪獸！割喉嚨！放了血！」

現在從恐懼中發生另一個強烈、緊迫、盲目的慾望。

「殺怪獸！割喉嚨！放了血！」

藍白色的電光在上空像鋸齒般地閃著，霹靂敲擊下來。小傢伙們尖聲叫喊著到處亂竄，從叢林邊緣奔逃而來，其中一個嚇得衝進大孩子們的圈子。

「就是他！就是他！」

圓圈變成馬蹄形。叢林裡爬出個東西——西蒙，他陰沉而猶豫地過來了。在他面前響起的尖厲叫聲好像在喊痛，他一頭栽進了馬蹄圈。

「殺怪獸！割喉嚨！放了血！」

藍白色的電光不斷閃現，霹靂的震響令人難以忍受。西蒙正高喊著山上有個死人。

「殺怪獸！割喉嚨！放了血！幹掉牠！」

扎槍掄下去，新的圈子入口處嘎嘎作響，還有尖叫聲。西蒙跪在中央，手臂抱腦袋，在可惡的喧囂中，還在高喊著山上有個屍體。他終於掙扎向前，衝出圈子，從岩石的陡峭邊緣滾下去，落到了水邊的沙土上。人群馬上從後面湧過去，跳下岩石，撲到他身上。他們尖聲大叫，拼命敲打，動嘴撕咬，用手拉扯，這時沒有言語，也沒有動靜，只聽得牙齒和手爪在撕咬著。

隨後雲團散開，雨水像瀑布傾瀉下來。水從山頂往下沖，把樹枝和樹葉從樹上扯掉，並像淋浴般沖到沙地上那堆掙扎著的人群。不久那堆人散開，一個個搖晃著走掉。離大海幾碼遠的地方，西蒙一動也不動地躺著。即使在暴雨中，人們也能看出這人多麼瘦小；而他的血卻已染紅了沙土。

現在風大雨斜，雨水從林間的樹木上沖瀉而下。山頂的降落傘吹得漲起來之後就移動了，傘下的人滑動、起立、旋轉、搖擺，從潮濕的空氣中降下來，笨重的雙腳踩著高大的樹頂；降落，還在降落，他下墜到沙灘上，孩子們厲聲尖叫著衝進黑暗之中。接著，降落

傘帶著那人向前，掠過環礁湖，在礁石上撞了一下，最後淹沒在大海的遠方。

夜半雨停，浮雲四散，天空再度閃爍著不可思議的群星。空氣涼爽、潮濕、清新，不久連水滴的聲音也停止了。西蒙蜷縮著身子躺在蒼白的沙灘上，血跡一寸寸地擴散著。

海潮湧起，環礁湖的邊緣變成一道閃發粼光的條紋，隨著海浪慢慢前移。清澈的水面映著天空和閃爍的星群。

海水漲高，給西蒙粗硬的頭髮覆蓋上一層粼光。他面頰的線條發出銀光，肩頭變得像大理石雕塑出來的那樣潔淨。那些奇妙隨潮而來的生物，目光閃亮，水淋淋的，在他的頭部周圍穿梭不停。海水將他的身軀從沙土上略微舉起，一個氣泡從他嘴裡冒出來，發出撲地一聲，然後身軀在海水裡輕柔地翻了過來。海潮的巨浪順著海島向前移動，海水湧了起來。在繁星閃閃的夜空下，由一群群好奇的閃著銀光的生物輕柔地圍攏在四周，西蒙的銀色屍體向著廣闊的海面飄去。

10 螺號和眼鏡

豬仔細心地看著來人。這些天他發現，如果摘下眼鏡，把鏡片移到另一隻眼睛上，就看得更清楚些。在發生了那件事之後，拉爾夫仍然是老樣子。現在他癩著腿走出椰林，身上很髒，黃髮上掛著幾片枯樹葉。他的面頰腫起來，腫得一隻眼睛成了一道縫兒，右膝蓋上結了一塊大疤。他停下，用眼盯著石台上的人。

「豬仔嗎？就剩下你一個了？」

「還有些小傢伙。」

「他們不算數。沒有大孩子了嗎？」

「噢——只有山姆和艾力克，他倆在拾柴火。」

「再沒人了？」

「我也不知道。」

拉爾夫小心地攀上石台。過去開會曾坐的地方野草仍然倒伏著；易碎的白色螺號仍然

在磨光的座位旁閃光。面對頭領的席位和螺號，拉爾夫坐在草地上，豬仔也在他左邊跪著坐下，好長時間沒有說話。

最後拉爾夫偷偷地小聲說話。

豬仔也回答。

「你說什麼？」

拉爾夫說。

「西蒙。」

豬仔默默不語，只是肅靜地點點頭。他們就這樣坐著，受到損傷的眼睛凝視著頭領席位和蕩漾著光亮的環礁湖。碧波粼粼的水光和明亮的陽光在他們弄得很髒的身上輝映。

拉爾夫站起來走向螺號。他用雙手愛撫地拿起這貝殼，跪下來靠在樹幹上。

「我們怎麼辦呢？」

豬仔朝螺號點點頭。

「你可以……」

「召開會議？」

拉爾夫說到會議就放聲大笑，豬仔可皺起眉頭來。

「拉爾夫，別那樣笑！沒必要呀，拉爾夫！別人會怎麼看你呀？」
最後拉爾夫不笑了。他在發抖。

「豬仔。」

「嗯？」

「那是西蒙呀。」

「你已經說過了，」

「豬仔。」

「嗯？」

「那是謀殺！」

「別說了！」豬仔尖聲說。「這麼說又有什麼好處？」

他跳起來，俯身對拉爾夫講話。

「天色漆黑，還跳那凶殘的舞。閃電、打雷、下雨，我們都嚇壞了！」

「我可沒嚇壞，」拉爾夫緩慢地說，「我，我也不知道當時我怎麼樣。」

「我們都嚇呆了！」豬仔緊張地說。「什麼事都會發生的，你說過的那種話。」

他打手勢，尋找著一句成語。

「唉，豬仔！」

拉爾夫低沉而又哀傷的聲調使豬仔停住手勢。拉爾夫抱著螺號，身子搖晃著說下去。

「難道你還不懂嗎，豬仔？我們所做的……」

「他可能還……」

「不。」

「也許他只是假裝……」

豬仔一瞧拉爾夫的臉，話音就消失了。

「你在圈子外面，根本就沒有進到圈裡來，你沒看見我們，沒看見他們做的事嗎？」

拉爾夫的聲音裡既充滿著厭惡又流露出狂熱的情緒。

「你難道沒看見，豬仔？」

「沒看得那麼清楚。我現在只有一隻眼睛，你該知道，拉爾夫。」

拉爾夫身子繼續來回晃動。

「這是個事故，」豬仔突然說，「就是這樣——一個事故。」他聲音又尖厲起來。

「他從漆黑的暗處走過來——他可不該那樣從黑暗裡爬出來。他瘋了，他是自找。」他又打著手勢，「這是個意外事故。」

「可你並沒看見他們做的事呀……」

「我說，拉爾夫，我們得忘掉這件事。老想著它對我們沒什麼好處，明白嗎？」

「我害怕，怕我們自己。我想回家。上帝呀，我想回家。」

「那是個意外事故，」豬仔固執地說，「就是那樣。」

他摸了一下拉爾夫的肩膀，使拉爾夫打個寒顫。

「我說，拉爾夫，」豬仔機敏地朝周圍看一眼，然後在拉爾夫耳語；「不要說出我們參加過跳舞，別跟山姆和艾力克說。」

「可我們參加了呀！都參加了呀！」

豬仔搖搖頭。

「我們最後沒參加。他們在黑暗裡根本沒注意。反正你說過，我只是在外面」。

「我也是，」拉爾夫小聲嘀咕著，「我也在外面。」

豬仔急忙點點頭。

「這就對了。我們是在外面的，什麼也沒做，什麼也沒看見。」

豬仔停了停，然後說下去。

「往後我們自己生活，就我們四個人。」

「就四個，那連火也看不住呀。」

「我們試試，明白嗎？我去點火。」

山姆和艾力克拽著一根大木頭走出樹林。他們呼地一下把木頭扔在火旁邊，然後轉身

走向水池。拉爾夫一躍而起。

「喂！你們倆個！」

學生兄弟停了一下，繼續向前走。

「他們去洗澡，拉爾夫。」

「還是跟他們說清楚的好。」

兄弟倆見到拉爾夫，吃了一驚，臉漲得通紅，不敢正視他。

「好啊，拉爾夫，沒想到碰上你。」

「我們剛才進樹林……」

「……揀柴火去了……」

「……昨天晚上我們迷路了。」

拉爾夫端詳著自己的腳趾。

「你們迷路是在……」

豬仔擦抹鏡片。

「是在會餐以後，」山姆從梗塞的喉嚨說出來。艾力克點點頭。「在會餐以後。」

「我們早就走了，」豬仔急忙說，「因為我們都累了。」

「我們也是……」

「……早早地……」

「……我們都很累。」

山姆摸摸他額上一道抓傷的痕跡，又匆忙把手移開，艾力克用手撫摸裂開的嘴唇。

「對，我們都很累，」山姆重覆說，「所以早就走了。是不是很好玩……」

氣氛中充滿了不可告人的意味，山姆扭動一下，吐出那可恨的字：「……跳舞？」

四個孩子想起他們沒有參加過跳舞，都不寒而慄。

「我們早就走了。」

羅杰對走上連接堡壘岩石和內地的狹長地方受到盤問並不覺得吃驚。在那恐怖之夜，他就認為，可以找上部落的一些人，在最安全的地方，對付島上恐怖的事。

從岩石高處，傳來高聲的盤問。

「站住！是誰？」

「羅杰。」

「上來吧，朋友。」

羅杰走上去。

「頭領說的，要盤問每個人。」

羅杰看著上面。

「我真要上，你也攔不住。」

「攔不住？爬上來看看。」

羅杰爬上像梯子一樣的峭壁。

「看看這個！」

一根木頭塞在最高的一塊岩石下面，另一根成槓桿形地橫在底下，羅伯特輕輕靠到槓桿木頭上，上面的岩石就嘎嘎作響。一使勁，石塊就會轟隆隆地滾到下面的狹長地帶。

「他當頭領真行，是吧？」

羅伯特點點頭。

「他將要帶我們去打獵！」

羅伯特把頭扭過去向著遠方的窩棚，一縷白煙升上天空。羅杰坐在峭壁邊緣，猶豫地回過頭望望島的那一邊，手指在嘴裡撥弄一顆鬆動的牙齒。他注視著遠山頂上，於是羅伯特改換了那不能說的話題。

「他要打威爾弗雷特。」

羅伯特搖搖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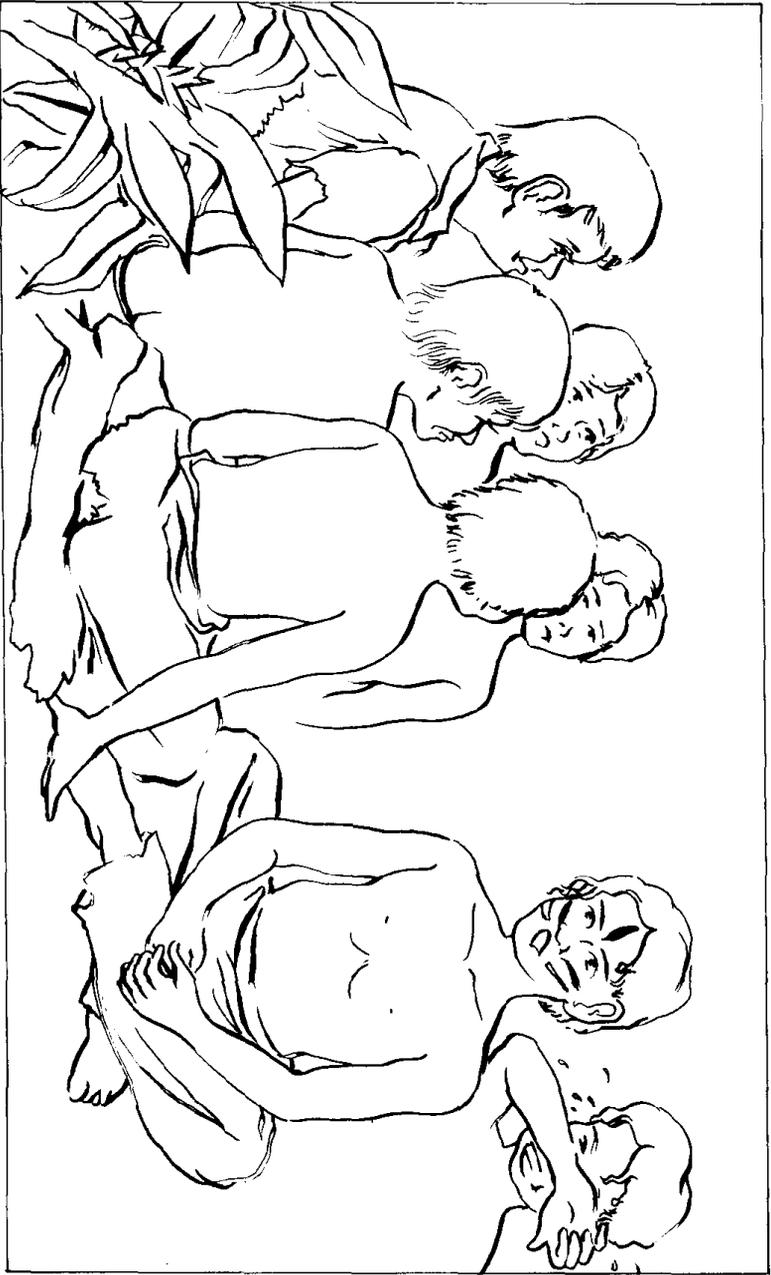
「我也不知道。他沒說。他發脾氣，叫我們把威爾弗雷特捆起來，他給……」他興奮得傻笑。「他給捆了好幾個鐘頭了。」

「可是頭領沒說爲什麼嗎？」

「我根本沒聽到他說過什麼。」

羅杰在灼熱的陽光下坐在大岩石上，把這消息當作一種啟示。他不再撥弄牙齒，安穩地坐著，思考著那不負責任的權威可能導致的一切後果。然後，他不聲不響，以峭壁的背面爬下去，走向岩洞去找部落的其他人。

頭領坐在那兒，上半身赤裸，臉上塗滿紅白二色，手下的人在他面前圍成半圓形。剛



杰克臉上塗滿紅白二色，獵手們圍成半圓圍著會。

挨過打，被鬆了綁的威爾弗雷特在後頭大聲抽泣。

羅杰跟其他人一塊蹲著。

「明天，」頭領繼續說，「我們再去打獵。」

他用扎槍指指這個野人，又指指那個。

「有的人得留下來修補洞穴，守住大門，我帶幾個獵手去弄些肉回來。守門的人得提防，不要讓別人偷偷地混進來。」

一個野人舉起手，頭領把沒有表情的花臉轉向他。

「頭領，他們爲什麼要混進來？」

頭領也說不清，卻很認真。

「他們會來的，他們會破壞我們做的事。所以看門的一定要小心。還有……」

頭領停下來。他們看見頭領那三角粉紅色的舌頭突然伸出來，舔了舔嘴唇又消失了。

「還有，那怪獸可能也想來。你們記得牠是怎樣爬進來的……」
圍成半個圓圈的人都發抖，低聲同意了。

「牠是打扮過的。牠也許會再來，儘管我們把豬頭給牠吃過，要看住，要小心。」
史坦利從岩石上抬起前臂，伸出一隻疑問的手指。

「怎麼？」

「可是，我們不是，我們不是……」

他不安地動了一下，朝下面看看。

「不！」

在隨後的沉寂中，每個野人都回想起一些事，因而畏縮不前。

「不！我們怎麼能……殺死……牠哪！」

聽了這話，大家都覺得安心一些了，但是又被這話所包含即將發生恐怖行動的含意所嚇倒，於是野人們又噤啞地說開來。

「所以別理會那座山，」頭領嚴肅地說，「打到野豬就給牠豬頭。」

史坦利又輕彈著手指。

「我想，怪獸把自己打扮起來了。」

「也許，」頭領說。他想起了一種神學上的推測。「不管怎樣，我們還是別惹怒牠爲妙。很難說牠會做些什麼事。」

手下的人考慮著這些話，然後發起抖來，頭領看到他的話已經奏效，就站起來。

「不過明天我們要去打獵，打來豬肉，我們再聚餐……」

比爾舉手。

「頭領。」

「什麼事？」

「我們用什麼點火？」

頭領漲紅的臉給泥彩遮住了。在他沒有把握地沉默下來時，手下的人又囁嚅開了。這時頭領舉起手來。

「我們從別人那裡取火。明天我們打獵弄肉來，今晚我跟兩個獵手去。」

莫里斯和羅杰舉起手。

「莫里斯——」

「有，什麼事？」

「他們的火在哪兒？」

「還在老地方，生火的岩石旁邊。」

頭領點點頭。

「太陽一落，其他人可以睡覺；莫里斯、羅杰和我有事要做，日落前就出發。」

莫里斯舉起手。

「我們怎麼辦，要是碰上……」

頭領揮揮手，制止他的反對意見。

「我們順著沙灘走，要是牠來了，我們就再跳我們的舞。」

「就我們三個人？」

又響起一陣低語聲，一會兒才平息下去。

豬仔把眼鏡給了拉爾夫，等著他用完拿回來，柴火是濕的，這是他們第三次點火了。

拉爾夫往後站，自言自語。

「不能再沒有火過夜了。」

他內疚地望著站在身邊的三個孩子。這是他第一次承認火的兩種用途：當然首先是作爲信號，可現在也作爲給人取暖，使人入睡的爐火。艾力克在柴堆邊上不斷地吹，直到火亮起來並且冒出小小的火舌。黃紅二色的濃煙直升天空。豬仔拿回眼鏡，高興地看著煙。

「如果能做個收音機就好了！」

「或是一架飛機……」

「……或是一條船。」

拉爾夫使勁地從逐漸淡忘的常識中撈取點東西。

「我們也許會被赤色分子俘虜。」

艾力克把頭髮推到後面說。

「那他們也比……要好。」

他不肯點出人名，山姆以向沙灘遠處擺擺頭的方式來代替他說完那句話。

拉爾夫想起降落傘下那個笨手笨腳的人來。

「他說過關於一個死人的事。」他一承認參加了跳舞的事就難過的滿臉通紅。他全身作出催促火煙上升的動作。「別停住，升上去吧！」

「煙越來越少了。」

「儘管柴火濕，還得多弄點來。」

「我的哮喘病……」

回答是機械性的。

「去你的哮喘。」

「要是我來回拽木頭，喘得更厲害了。但願別這樣。可情況就是這樣。」

那三個孩子走進樹林，抱回一堆堆朽木。煙火再度升起，又黃又濃。

「我們弄點吃的吧！」

他們一起走到野果樹下，帶著扎槍，沒說什麼，急忙貪婪地把果子塞進嘴裡。當他們從樹裡出來時，太陽西斜，只有餘燼在火堆中發光，已經不冒煙了。

「我不能再抱柴火了。」艾力克說。「我累了。」

拉爾夫清了清嗓子。

「我們在山下時可是看著火不滅的。」

「那上面火很小，可在這兒火堆燒得大呀。」

拉爾夫把一塊木頭扔到火裡，瞧著冒出來的煙飄蕩在暮色之中。

「我們一定得保住火堆不滅。」

艾力克一下子撲倒在地。

「我太累了，光這樣有什麼用？」

「艾力克！」拉爾夫震驚地喊叫。「別這麼說！」

山姆跪到艾力克身旁。

「哎——這有什麼用呀？」

拉爾夫憤慨地想起什麼來。生一堆火是有好處的，有許多好處。

「拉爾夫說得夠多的了，」豬仔不高興地說「我們要得救，難道有別的辦法嗎？」

「當然了，要是我們不升起煙……」

夜幕降臨，拉爾夫蹲在他們面前。

「你們還不明白？有收音機和船隻又有什麼用呢？」

他伸出手，又把手指捏成拳頭。

「要擺脫這種不可收拾的局面，誰都可以玩打獵，誰都可以給我們弄肉吃。」

他看看這個的臉，又看看那個的臉。在熱情與信念最強烈的時刻，他腦海裡的帷幕一下子拉上了，於是忘記了自己要說的意思。他跪在那兒，拳頭緊握，凝重的目光望著每一個人。這時帷幕又突然拉開。

「啊，是的，所以我們一定得弄出煙來，而且要有更多的煙……」

「可是我們沒法兒保住它不滅呀！看看那個！」

火堆正在熄滅。

「兩個人值班看火，」拉爾夫似乎在自語，「那就是一天看十二個小時。」

「我們弄不到柴火了，拉爾夫……」

「……黑乎乎的不行……」

「……夜裡也不行……」

「我們可以每天早上點火，」豬仔說。「誰也不會在黑夜裡看到煙的。」

山姆使勁地點火。

「是不一樣，火堆在……」

「……在那上面的時候。」

拉爾夫站起來，隨著黑夜的逼近，他體驗到一種毫無防備的感覺。

「那就讓火滅掉吧，就是今天晚上。」

他帶路返回第一座窩棚，儘管它已經七零八落，卻尚未倒塌。裡面在樹葉鋪的床，摸上去既乾燥又作響。旁邊的窩棚裡，一個小傢伙在夢語。這四個大孩子爬進窩棚，鑽進了樹葉堆。學生兄弟躺在一塊；拉爾夫和豬仔躺在另一頭。有這麼一會兒，他們翻來覆去，想躺得舒服些，所以身子下面的樹葉不停地作響。

「豬仔。」

「嗯？」

「行吧？」

「還行。」

最後，除了偶然的聲響之外，窩棚安靜下來。外面長方形的夜空群星閃爍，還伴有海浪拍擊礁石的聲音。拉爾夫安定下來，準備作每晚一次的遐思……

要是能用噴氣式飛機把他們運回家，不到天亮他們就會在維特夏的那個大機場上降落，接著他們就坐小汽車。不，要做得完美，還是坐火車好，一直坐到德文郡，再往到那所別墅裡。那時，花園盡頭的小野馬又會從圍牆上把頭伸過來……

突然，拉爾夫圍著燈座跳舞。從公共汽車站裡開出一輛汽車，一輛奇異的汽車。

「拉爾夫！拉爾夫！」

「什麼事？」

「別像剛才那樣說夢話了！」

「對不起。」

從窩棚另一頭的黑暗裡傳來一陣可怕的呻吟聲，嚇得他們倆把身下的樹葉都壓碎了。

山姆和艾力克抱著睡著了，正在夢中打架。

「山姆！山姆！」

「喂——艾力克！」

不久又安靜了。

豬仔輕輕地對拉爾夫說話。

「我們一定得脫身。」

「你是什麼意思？」

「想辦法得救呀。」

「儘管黑暗壓著我們。」這一天拉爾夫第一次嘿嘿地笑了。

「我是說真的！」豬仔耳語道。「要是我們回不了家，過不了多久都要得精神病！」

「在老家的拐角周圍。」

「挨炸彈也痛快！」

「高興的發病了。」

拉爾夫把掉進眼睛裡潮濕的頭髮推開。

「你給你姑媽寫封信吧。」

豬仔一本正經地思考著。

「我不知道她現在在哪兒。再說，我沒有信封和郵票，沒信筒，也沒郵遞員。」

拉爾夫的小笑話居然能使豬仔上當，他高興的笑出聲來，連身子都跟著抽動。

豬仔鄭重地指責拉爾夫。

「我也沒說那麼可笑的話呀。」

拉爾夫笑得胸口都痛了。他躺在那裡上氣不接下氣。過了一會兒，睡意襲來。

「拉爾夫，你又出聲了。別吵啦，拉爾夫，因為……」

拉爾夫在樹葉中用勁地翻了個身，他的美夢被打斷，因為汽車越開越近，也越清晰

了。

「爲什麼——因爲什麼？」

「別吵——你聽！」

拉爾夫小心地躺下來，伴隨著一陣樹葉的沙沙聲。艾力克呻吟了一下又躺著不動了。除了長方形夜空中的星群之外，黑暗像毯子一樣厚實。

「我什麼也聽不見。」

「外面有東西在動。」

拉爾夫的腦袋像針扎了一下，他體內鮮血流淌的聲音淹沒了一切，接著又平靜下來。

「我還是聽不到什麼。」

「你聽，多聽一會兒。」

就在窩棚後牆一碼左右的地方，十分清晰而又刺耳地傳來一根樹枝的斷裂聲。血流又在拉爾夫的耳中轟鳴。他能覺出豬仔的腦袋緊靠在他肩膀上。一隻手顫抖著抓住他。

「拉爾夫！拉爾夫！」

「閉嘴，聽著！」

拉爾夫絕望地禱告，讓怪獸喜歡吃那些小傢伙吧！

外面一個聲音恐怖地低語著。

「豬仔，豬仔」

「牠來了！」豬仔喘著說：「是真的！」

他緊緊拽著拉爾夫，使勁地喘口氣。

「豬仔，到外面來，我找你，豬仔。」

拉爾夫的嘴貼著豬仔的耳朵。

「別作聲。」

「豬仔——你在哪兒，豬仔？」

有個東西蹭著窩棚的後牆。豬仔一動也不動，可是哮喘發作了，他拱起背，兩條腿把身下的樹葉搓得沙拉沙拉直響。拉爾夫從他身邊滾開去。

窩棚入口處傳來一陣惡狠狠的咆哮聲，接著有幾個活人咚咚地衝進來。有人在拉爾夫身上絆倒，豬仔睡的角落變成拳打腳踢、亂吼亂叫的一團。拉爾夫一拳打出去，接著他好像跟十幾個人一塊倒在地上，滾來滾去，拳擊、嘴咬、手撓。他被人亂扯、拳揍、感到別人的手指塞進嘴裡，於是便使勁猛咬，一個拳頭縮回去又猛然打過來，把他打得眼冒金

星。他往旁邊閃開，扭住在他身下滾動的軀體，感到面頰有股熱烘烘的氣息，於是便朝下面那張嘴巴猛揍，用握緊的拳頭當錘子捶打。帶著歇斯底里情緒越揍越有勁，直打到下面那張臉滑溜溜的。一個膝蓋朝他胯下猛的一頂，痛得他倒向一邊，於是滾在地上搏鬥。這時窩棚突然倒塌，灰塵嗆人。那些無名的人影在一片紛亂中邊打邊退，幾個黑乎乎的軀體從殘餘的棚架中抽出身來，揚長而去。最後又聽到小傢伙們的尖叫聲和豬仔的哮喘聲。

拉爾夫聲音顫抖地喊叫。

「你們這些小傢伙，都睡覺吧。我們跟他們幹了一仗。現在去睡吧！」

山姆和艾力克湊過來瞧瞧拉爾夫。

「你們倆沒事兒吧？」

「沒事。」

「我被揍了一頓。」

「我也是，豬仔怎麼樣？」

他們把豬仔從倒塌的窩棚裡拽出來，扶他靠在一棵樹上。豬仔喘氣也來得鬆快些了。

「你受傷了嗎，豬仔？」

「不嚴重。」

「那是杰克和他的獵手們，」拉爾夫抱怨說。「他們爲什麼不讓我們清靜一會兒？」

「我們給了他們點厲害，讓他們考慮考慮，」山姆說。他誠實地說下去，「起碼你是給了點兒厲害讓他們看看。我在一個角落裡自己瞎折騰了一陣。」

「我讓他們裡面的一個嚐嚐，」拉爾夫說，「我把他好好地揍了一頓，起碼他不會很快再來跟我們打仗。」

「我也是，」艾力克說，「我醒過來的時候，一個人在踢我的臉，我一定滿臉都是血，拉爾夫。可最後我把他給制住了。」

「你怎麼制住他的？」

「我用膝蓋往上一頂，」艾力克懷著淳樸的自豪情緒說，「我就頂往他那雞蛋上了。你要是聽見他大喊大叫，那才棒哪！一時他也不會再來了。我們做得還算不錯。」

拉爾夫在黑暗中動了一下，接著他聽到艾力克撫弄嘴巴。

「怎麼回事兒？」

「有個牙鬆了。」

豬仔縮起兩條腿。

「你沒事兒吧，豬仔？」

「我以為他們要的是螺號。」

拉爾夫一溜煙跑下發白的沙灘，跳上石台。螺號依然在頭領席位旁邊。他看了片刻，又回到豬仔身邊。

「他們沒拿走螺號。」

「他們不是來搶螺號的。他們是為別的東西來的。拉爾夫——我該怎麼辦呢？」

海灘遠方，三個人影正快步向堡壘岩走去。他們不從叢林旁邊走，而取道水邊。他們有時低聲歌唱；有時在閃閃的水紋邊來幾個側翻筋斗。頭領帶著他們穩當地快步走，得意於自己的成功。他邊走邊舉扎槍左右刺著，左手搖晃著豬仔的破眼鏡。

11 城堡岩

黎明短暫的寒冷中，四個孩子在那堆黑乎乎的餘燼旁圍著。拉爾夫跪在地上吹灰，羽毛般的灰燼四處飄散，卻沒有火星。學生兄弟急切地看著，豬仔無表情地坐著，雖然近視卻富有靈性。拉爾夫不停地吹，直到耳朵裡嗡嗡作響，這時一陣晨風吹起灰燼，迷住了他的眼。他朝後一坐，邊詛咒邊擦著流出淚水的眼。

「沒用。」

艾力克帶著滿臉的乾血污低頭看著他。豬仔朝拉爾夫所在的方向望去。

「當然沒用，拉爾夫。現在我們沒有火了。」

拉爾夫將臉湊到離豬仔的臉兩英尺左右的地方。

「你能看見我嗎？」

「看見一點。」

拉爾夫腫脹的臉使眯著的一隻眼又閉上了。

「他們取走了我們的火。」

憤怒使他尖聲喊叫。

「是他們偷的！」

「就是他們，」豬仔說。「他們把我弄瞎了，懂吧？就是杰克·麥利杜幹的。你召開會議吧，拉爾夫，我們得決定該怎麼辦。」

「就我們幾個人開會？」

「我們就剩下這點兒人了。山姆，讓我扶著你走。」

他們朝石台走去。

「吹螺號吧，」豬仔說。「能吹多響吹多響。」

森林中回盪著螺號聲，在樹枝頂上吱喳叫的鳥飛走了，這情景就像許久以前那第一個早晨。沙灘兩頭都無人跡。有些小傢伙從窩棚裡走出來。拉爾夫在光滑的樹幹上坐下來，其他三個人面對他站著。他點點頭，山姆和艾力克就坐在他的右邊。拉爾夫將螺號推到豬仔手裡，豬仔小心地握住這個發亮的東西，朝拉爾夫眨著眼睛。

「那就說吧。」

「我拿著螺號只是要說這些話。我現在看不見東西，一定得把眼鏡弄回來。在這個島上，有人做出了一些可怕的事兒。我是選了你當頭領。拉爾夫是唯一能辦成事的人。現在你就說說吧，拉爾夫，告訴我們該怎麼辦。否則……」

豬仔哭著不說了。他坐了下來，拉爾夫拿過螺號。

「就是一堆普通的火。你們以為我們是辦得到的，是不是？爲了得救，只有弄一堆煙火信號。難道我們是野人嗎？可是現在沒有煙火信號，也許現在就有船經過。你們記得嗎？上一回就有船經過，可他打獵去了，火滅掉了。可是他們都認爲他當頭領最好，後來就有，就……那也是他的錯。要不是他，就決不會發生那種事。現在，豬仔看不見了，是他們來偷……」拉爾夫的嗓門提高了。「晚上，來偷我們的火。他們偷走了。本來他們開口要的話，我們是會給他們的。可是他們偏要偷，這樣信號煙沒了，我們也就永遠不能得救了。你們明白了嗎？我們會給他們火種的，可他們要偷。我……」

他停住說不下去了，腦子裡的帷幕忽隱忽現。豬仔伸出雙手拿過螺號。

「那你準備做什麼，拉爾夫？現在只是說說而還沒作出決定，我要我的眼鏡。」

「我正在想。要是我們像過去一樣，洗乾淨，梳理頭髮再去，我們畢竟不是野人，要得救也不是一場遊戲。」

他睜開腫臉上的那隻眼睛，望望學生兄弟。

「我們可以梳理得好一些再去。」

「我們要拿著扎槍，」山姆說。「連豬仔也得拿著。」

「因為我們可能需要它們。」

「你們沒拿著螺號！」

豬仔舉起螺號。

「你們要拿扎槍就拿，我可不拿。反正我得像個狗一樣由你們領著。好，笑吧，笑吧。這個島上就是有好些人對什麼事都要嘲笑，結果呢？大人們會怎麼看我們呢？小西蒙被謀殺了，還有那個臉上有塊胎痣的小傢伙，我們自最初到這兒以後，誰還見過他？」

「豬仔，停一下！」

「我手裡有螺號。我要去找那個杰克·麥利杜，跟他直說，我要去。」

「你要受害的。」

「他還能再做出什麼更壞的事兒？我要跟他講理去。你就讓我拿著螺號吧，拉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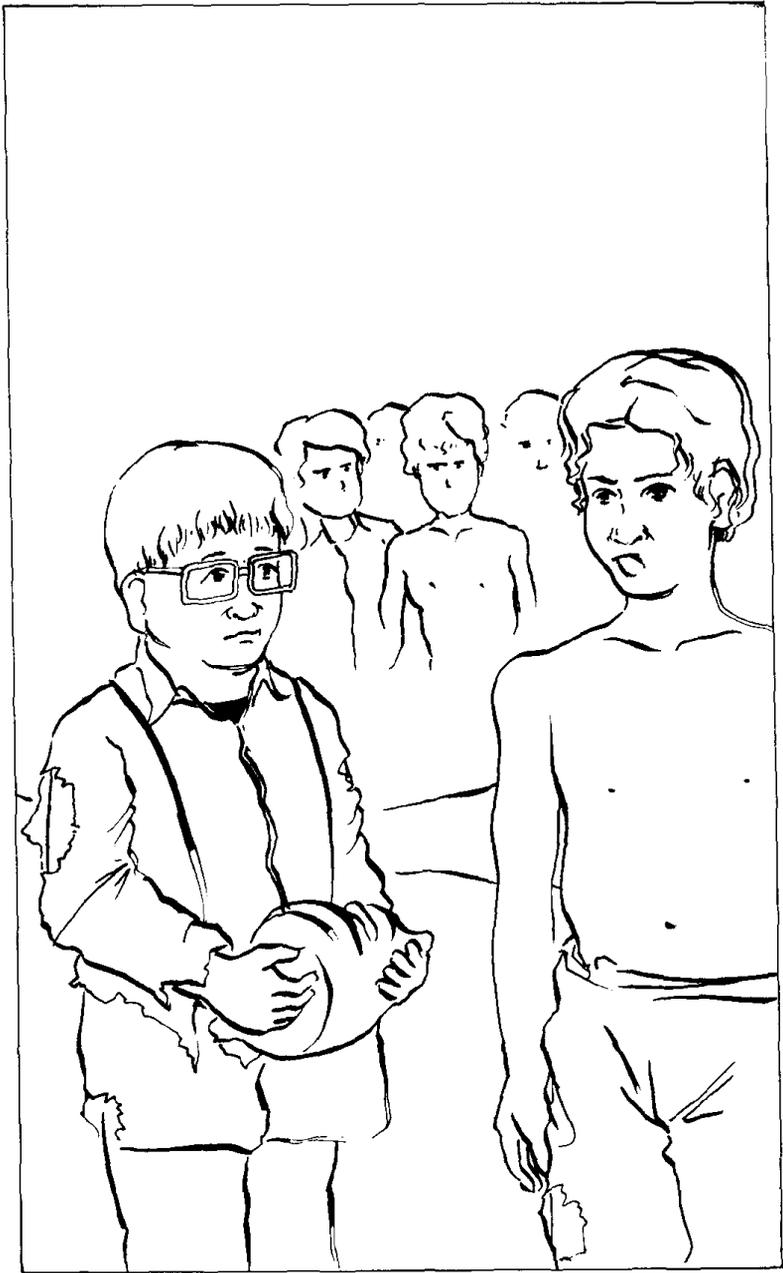
我要給他看看這件他沒到手的東西。」

豬仔停了一下，眯起眼看看周圍模糊的身影。似乎在原來的會場上，人們都在聽。

「我就拿著這個螺號到他那兒去。我要把它舉起來。瞧吧，我要說，你是比我強壯，又沒有哮喘病。我要說，你可以用兩隻眼睛來觀望，我可不是求你把眼睛還給我，不是作爲恩賜，也不是想求你公平地當個好漢。我要說，不是因爲你強壯，而是因爲有理就是有理。把眼鏡還給我，我要說，你非得給不可！」

豬仔的話結束了，他滿臉通紅，全身發抖。他把螺號趕緊推到拉爾夫的手裡，很快地擺脫它，然後擦掉淚水。綠色的陰影籠罩著他們，螺號平放在拉爾夫腳下。從豬仔手上掉下來的一滴淚水，在螺號精美的曲背上像顆閃閃發光的星星。

最後拉爾夫坐直了身子，把頭髮拋到後面。



拿着螺號才能發言，豬仔微弱的聲勢往往受到不尊重的待遇。

「好吧。我的意思是，你願意的話，可以試試。我們和你一塊兒去。」

「他一定是塗上花臉，」山姆膽怯地說。「你們都知道他那副樣子。」

「他不會把我們當一回事兒的……」

「要是他發火，我們過去也受過……」

拉爾夫對山姆瞪著眼。他模糊想起有一次在岩石堆旁西蒙對他說過的話。

「別發傻，」拉爾夫說，接著很快地加一句，「我們走吧。」

他把螺號遞給豬仔。豬仔的臉又紅了，可這次是出於自豪。

「你一定得拿著它。」拉爾夫說。

「等我們準備好了，我就拿……」

豬仔在腦子裡找著詞兒，以表明他情願拿著螺號。

「我不在乎。我很高興，拉爾夫，得有人領著我。」

拉爾夫又把螺號放到發亮的樹幹上。

「我們還是先吃點東西，然後作準備。」

他們走向那經過多次採摘的野果樹。找些果子給豬仔，他自己也用手摸到幾個。他們吃著，拉爾夫便考慮著下午的情況。

「我們還像過去一樣，沖洗一下。」

山姆吞下一大口，表示抗議。

「可是我們天天都洗澡呀！」

拉爾夫看了看他面前的這個骯髒的山姆，嘆了口氣。

「我們應當梳理頭髮，不過太長了。」

「我把兩隻襪子留在窩棚裡了，」艾力克說，「我們把它們像帽子似的套在頭上。」

「我們可以找點東西，」豬仔說，「把你們的頭髮綁到後面去。」

「像個姑娘！」

「不，當然不。」

「那我們就得這樣去，」拉爾夫說，「他們也不會比我們好多少。」

艾力克做了個制止的手勢。

「他們都是塗了臉的！你們知道是怎麼回事兒。」

其他人都點點頭。他們知道泥彩所掩蓋的野蠻行徑。

「唔，就算是這樣，我們也決不塗臉，」拉爾夫說，「因為我們不是野人。」
山姆和艾力克互相看對方一眼。

「還是……」

拉爾夫喊道。

「不塗臉！」

他試圖想起什麼。

「煙，」他說，「我們要煙。」

他猛地轉身對著學生兄弟喊。

「我說『煙』！我們一定得弄出煙來。」

除了蜂群嗡嗡叫，四周一片寂靜，「否則，我們就不能獲救。」

「我知道這個！」拉爾夫大喊。他把胳膊從豬仔身上抽回去。「你是暗示……？」

「我只是說你一向說的話，」豬仔急促地說。「我還以為……」

「我沒有，」拉爾夫大聲地說。「我一向知道是這樣的。我沒有忘掉。」

豬仔勸解地點點頭。

「你是頭領，拉爾夫。你什麼都記得。」

「我沒有忘。」

「當然沒有。」

學生兄弟好奇地注視著拉爾夫，彷彿他們是第一次看到他。

他們沿著沙灘出發了。拉爾夫扛著扎槍，有點癩地走在最前頭。通過顫抖的熱霧、長髮和腫脹的面頰，拉爾夫只能部分地瞧見四周的東西。在他的後面跟著學生兄弟，他們有些擔憂，但卻充滿活力。他們沈默著，拖著扎槍向前走；豬仔發現，如果用手遮住自己勞累的雙眼不受陽光照射而向下看，就正好看見扎槍在沙土上移動，所以他走在拖在地上的扎槍之間，雙手小心地握住螺號。孩子們組成一個在沙灘行進的小組，四個影子在他們的身軀之下交織在一起跳躍著。天氣一點也沒有留下暴風雨的跡象，沙灘已給沖洗得像刀片

刮過那樣一乾二淨。天和山顯得很遙遠。

他們路過部落的人跳舞的地方，岩石上還有被雨水澆滅的黑木炭，海邊的沙土已經平整如故。他們沉默地通過這塊地方。誰也不懷疑，只有在堡壘岩才能找到部落的人，當堡壘岩映入眼帘，他們便不約而同地停下腳步來。他們的左邊是這個島上最茂密的野藤，和一大團黑色與綠色縱橫交錯無法穿越的枝幹，而在他們面前則搖晃著高高的草叢。這時拉爾夫走向前去。

這裡有他們探險時曾躺下來壓平的野草。那邊是狹長的地帶，凸出來的地面接著岩石的邊，那上面就是紅色的頂峰。

山姆碰了一下他的胳膊。

「煙。」

堡壘岩的另一邊彎曲地升起一縷黑煙。

「是燒東西的火，我想不是信號火。」

拉爾夫轉過身來。

「我們幹什麼躲躲藏藏的？」

他穿過綠草，走到通向狹長地帶的小片空地上。

「你們倆在後頭跟著。我走在前頭，豬仔緊跟著我。你們把扎槍都拿好。」

豬仔焦急地眯起眼，想要看透垂在他和外界之間明亮的幕障。

「這兒安全嗎？是不是有懸崖？我能聽到海浪聲。」

「你緊跟著我。」

拉爾夫在狹長地帶上向前移動。他踢起一塊石頭，它落進海裡。這時海浪退了下去，距他左邊四十英呎的下方袒露出一塊方形的附著海藻的紅色礁石。

「沒事吧？」豬仔哆嗦地問。「我覺得害怕……」

山峰高處響起一陣喊聲，接著一聲模仿打仗的叫喊，岩石後面十多個嗓音附和著。

「把螺號給我，站著別動。」

「站住！是誰？」

拉爾夫仰起頭，瞥見山頂上羅杰的黑面孔。

「你明明看見我是誰！」他喊道。「別胡鬧了！」

他把螺號舉到唇邊，開始吹起來。野人們一個個出現，擠在凸起的岩石四周，塗了花臉，都叫人認不出誰是誰來了。他們舉著扎槍，守衛山門。拉爾夫繼續吹號，不去理會豬仔發出的恐懼聲音。

羅杰正在大聲喊叫。

「你當心——明白嗎？」

拉爾夫終於把螺號挪開嘴唇。他開頭說的幾個字只是一陣喘息，但卻聽得出來。

「……要召集會議。」

守衛山門的野人們互相嘀咕了一陣，但卻沒有動靜。拉爾夫向前邁了兩步。在他身後，一個聲音急促地耳語。

「別離開我，拉爾夫。」

「你跪下來，」拉爾夫對旁邊的人說道，「等著我回來。」

拉爾夫站在狹長地帶的中央，盯住野人們。由於塗了花臉而可以不顧羞恥，他們都把

頭髮束到後面，比他要舒服的多。拉爾夫暗下決心，回去之後也要把頭髮捆到後面。的確，他恨不得告訴他們等一等，立刻就在那兒把頭髮束起；但這是不可能的。野人們笑了一陣，有一個舉起扎槍對他指指點點。在高處，羅杰把手從槓桿上放下來，欠身起來看看正在發生什麼事。在狹長地帶的幾個孩子，站在他們自己的一團影子裡，從下面看上去只剩下蓬亂的頭。豬仔蜷縮著，他的脊背像個麻袋那樣不成形。

「我現在召集會議。」

羅杰揀起一塊小石頭，扔到學生兄弟中間的地方，存心不拋到他們身上。他們倆嚇了一跳。山姆差點兒沒摔倒。某種力量開始在羅杰體內跳動著。

拉爾夫再次高聲說。

「我現在召集會議。」

他環顧所有的野人。

「杰克在哪兒？」

那群孩子騷動了一陣，商量著什麼。一張花臉說話了，是羅伯特的聲音。

「他正在打獵。他說過，我們不得放你們進來。」

「我是來跟你們談火的事的。」拉爾夫說，「還有豬仔眼鏡的事。」

他面前的那群孩子動了一下，從他們中間發出興奮的笑聲，在高聳岩壁中回盪著。

在拉爾夫身後突然響起一個聲音。

「你要做什麼？」

學生兄弟從拉爾夫背後猛跳過他身旁，站到他 and 山門的中間。拉爾夫急忙轉過身來。

從容貌和紅髮上一看，就認出是杰克，兩個獵手彎著腰在他左右兩邊。三個人的面孔都塗著黑色和綠色，在他們身後的草地上，擺著一隻去了頭，開過膛的大母豬。

豬仔哭起來。

「拉爾夫，別離開我！」

他可笑而又小心地抱著岩石，把身子緊貼在這塊下面就是退潮的海水石頭上，野人們的笑聲變成一陣大聲的嘲笑。

杰克的喊聲蓋過了喧鬧聲。

「拉爾夫，你走開。你待在你那頭；這頭屬於我和我的部落。你別管我。」
嘲笑聲平息下去。

「你偷了豬仔的眼鏡，」拉爾夫喘息地說。「你一定要還。」

「一定要？誰說的？」

拉爾夫的火氣發作出來。

「我說的！你選了我當頭領。你沒聽到螺號聲嗎？你玩弄陰謀詭計……你要是開口要火種，我們會給你的……」

血湧上他的雙頰，腫脹的一隻眼直跳。

「你隨時都可以得到火種，可是你不，你像個賊似的摸過來，偷走豬仔的眼鏡！」

「你再說一遍！」

「賊！賊！」

豬仔尖聲喊叫。

「拉爾夫！當心我！」

杰克衝過來，舉起扎槍對準拉爾夫的胸膛刺去。拉爾夫看見杰克的手臂，感覺到扎槍的方向，用自己的扎槍柄一撥，把杰克的擋開。接著他把扎槍尖抽過來，劃中杰克的一隻耳朵。他們胸抵著胸，大口地喘氣，怒目而視。

「誰是賊？」

「你是。」

杰克抽出身子，用扎槍橫掃拉爾夫。他們現在都把扎槍當作長劍使用，而不敢動用那致命的扎槍頭。杰克這一掃，擊中拉爾夫的扎槍，打得它從拉爾夫手中脫了出去，手指直疼痛。接著他們又一次跳開，互換了位置，杰克面對堡壘岩，拉爾夫在外邊，面向著島。兩個孩子都在喘著粗氣。

「過來呀……」

「過來……」

他們惡狠狠地擺好與對方拼搏的架勢，但卻僅僅保持在打鬥以外的距離。

「你過來，看我怎麼揍你！」

「你過來。」

豬仔抓住地面上的石頭，盡力想引起拉爾夫注意。拉爾夫移動著，警惕地盯住杰克。

「拉爾夫！記住我們來的目的：火種和我的眼鏡。」

拉爾夫點點頭。他放鬆了肌肉，從容地站直身子，扎槍插在地上。杰克透過泥彩，不可思議地盯住他。拉爾夫仰望山峰，然後面對那群野人。

「聽著。我們這次來要說的是：第一，你們一定要把眼鏡還給豬仔，他沒眼鏡看不見東西。你們玩遊戲玩得可不夠意思……」

花臉的部落野人咯咯傻笑，拉爾夫躊躇了一下。他把頭髮撩開，凝視著面前的黑綠兩色的假面具，想要回憶起杰克的樣子。

豬仔低聲耳語。

「還有火。」

「啊，對。再說火。我再說一遍。自從我們降落以來，我一直在談火。」

他伸出扎槍，指指這幫野人。

「你們唯一的希望是，只要有亮光看得見，就得保住一個篝火信號。這樣也許有條船會注意到煙，開過來救我們，送我們回家。可是，要是沒有煙，我們就非得等到有什麼船偶然開過來，可能要等上好多年，直到我們都老了。」

四周蕩漾著一陣陣顫動的、清脆的、超乎一切的野人的笑聲，這笑聲迴響片刻就消失了。怒火震動著拉爾夫，連嗓子都喊啞了。

「你們這些花臉的傻瓜還不明白嗎？山姆、艾力克、豬仔和我——我們人手不夠，我們盡力保住火不滅，可光是我們不行。而你們，玩打獵……」

他朝那邊有一縷煙飄散在藍灰色空氣中的地方指了一指。

「看看那個！能管它叫信號煙嗎？那只是燒東西的火。你們要吃東西，卻沒有煙。你們還不明白嗎？那遠處也許有條船……」

他停下來，被沉默及被那群守衛在山門不知名的花臉所戰敗。杰克張開粉紅色的嘴，對準山姆和艾力克講話，他們倆恰好在杰克和他的部落之間。

「你們兩個，滾回去。」

誰也不回答他。學生兄弟倆茫然相望，而豬仔感到鬥毆場面已經結束，就小心地站起來。杰克看看拉爾夫，然後看看學生兄弟。

「把他們抓起來！」

誰也不動彈。杰克發火地高聲喊叫。

「我說，把他們抓起來！」

塗上花臉的這群人神經質地笨手笨腳地圍住山姆和艾力克。清脆的笑聲再度響起。山姆和艾力克的抗議發自根深蒂固的文明。

「啊唷！」

「……說真的！」

他們的扎槍被拿走了。

「把他們綁上！」

拉爾夫對著黑綠兩色相間的假面具絕望地大喊。

「杰克！」

「接著做！綁上他們！」

現在塗上花臉的這群人感到山姆和艾力克不是他們的同類，感到權勢是在他們自己手裡，於是緊張而又笨拙地把這兄弟倆按倒在地。杰克得到了靈感。他知道拉爾夫會試圖營救，便哼唱著在拉爾夫背後繞圈子，而拉爾夫僅僅能擋住他在圈裡發出的襲擊。在那邊，這伙人和學生兄弟在地上大嚷大叫滾作一團。豬仔又蜷縮起來，接著學生兄弟驚呆地躺倒在地，那伙人把他們兩個團團圍住。杰克轉向拉爾夫，咬牙切齒地說了話。

「瞧見沒有？他們聽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學生兄弟被胡亂地上了綁，躺在地上。這伙人盯住拉爾夫，看他怎麼辦。拉爾夫兩眼透過頭髮計算了他們的人數，又瞥了一眼那升不高的煙火。

他的火氣爆發了，對著杰克尖聲大叫。

「你是頭野獸，豬，不要臉的強盜！」

他衝了過去。

杰克知道這就是危機，也衝了過來。他們衝撞到一起，又彈跳開來。杰克揮舞拳頭，

打中拉爾夫的耳朵；拉爾夫給杰克的肚子上來了一拳，打得他直哼哼。然後又面對面，兩人氣喘吁吁，怒氣衝天，而見到對方的凶猛勁兒，又都有些氣餒。這時他們才聽到在後面觀戰的那伙人有節奏的刺耳助威聲。

豬仔的聲音傳到拉爾夫的耳朵裡。

「讓我說一說。」

他在毆鬥揚起的灰塵中站著，那伙人弄清他的意圖後，尖利的助威聲變為譏笑聲。

豬仔舉起螺號，譏笑聲稍停，但馬上又哄笑不止。

「我拿著螺號！」

他高聲喊叫。

「告訴你們，我拿著螺號！」

現在一片沉默，杰克的那幫人好奇地想聽聽他會說出些什麼逗樂的事來。

沉默和停頓。在寂靜中拉爾夫聽到腦袋旁邊「颼」的一聲；他不在意地聽著，又是「颼」的一聲。有人在扔石頭，羅杰一隻手扔，另一隻壓在槓桿上。他朝下面望去，只見

拉爾夫的一頭亂蓬蓬的金髮和豬仔身上圓滾滾的肥肉。

「我要說，你們的一舉一動就像一群毛孩子。」

譏笑聲哄起之後又平息下來，因為豬仔舉起了那潔白具有魔力的螺號。

「像你們現在這樣當一伙花臉印地安人好，還是像拉爾夫那樣做個有常識的人好？」
野人中間響起一陣巨大的喧嚷聲。豬仔又高聲喊叫。

「哪個好……有規矩，齊心協力好，還是打獵好？」

喧嚷聲又響起來，「颯」的一聲又來了。

拉爾夫蓋過嘈雜聲大喊。

「哪個好——按規矩辦事和獲救好，還是打獵和搗亂好？」

現在杰克大喊，誰也聽不清拉爾夫講的話。杰克退到那伙人的前面，他們那裡扎槍林立，具有一種人多勢眾的氣勢。在他們之中，正在醞釀著準備出擊的意思，他們爲此而興奮，要把狹長地帶上的這幾個人一掃而光。拉爾夫站在面對他們的一邊，緊握扎槍。在他身旁站著豬仔，仍然舉著護身符，那就是螺號。狂暴的喧囂，懷著仇恨的詛咒聲，向他們

湧來。遠在高處的羅杰突然狂暴地發作起來，不顧一切地把全身的重量都壓在槓桿上。

拉爾夫先聽到岩石滾來的聲音。他的腳下感到一陣顫動，又聽到峭壁頂端石頭裂開的聲音。接著那塊紅色的怪石彈跳著滾向狹長地帶，他撲倒在地，杰克那幫人尖聲喊叫。

巨石擊中豬仔，從他的下巴斜擦膝蓋而下；螺號被砸得粉碎。豬仔來不及發出一聲喊叫，就從巨石旁邊猛滾下山，摔下去時在空中翻了個身。巨石又彈跳了兩下，滾進林海裡不見了。豬仔滾下四十英尺的峭壁，背朝下撞在海裡那塊紅色的方形大礁石上，腦漿迸裂，化作一片鮮紅色。豬仔的胳膊和腿抽搐了幾下，就像一頭剛殺死的豬那樣。這時大海呼嘯長嘆，波瀾湧起，揚起白色、粉紅色泡沫；海浪退卻時，豬仔的屍體也隨之消失。

這次寂靜是深沉的，拉爾夫的嘴唇動了一下，連聲音都沒有。突然，杰克從他那伙人中跳出來，開始粗暴地叫喊。

「看見了吧？看見了吧？這就是你們的下場！我說到做到！你的那一伙兒全完蛋了！螺號也沒了……」

他彎著腰向前跑去。

「我是頭領了！」

他惡狠狠地將扎槍擲向拉爾夫，槍尖刮破拉爾夫肋骨上的皮肉，斜著掉下來，落進海水裡。拉爾夫跌跌撞撞，不覺得痛，只覺得驚慌；杰克那伙人現在就像他們的頭領一樣，吼叫著向前逼進。另一根扎槍，扎槍彎曲，投射不正，在他面前飛過；還有一根是從羅杰所在的高處投下來的。學生兄弟躺在地上被這幫人擋住了，這些無名的鬼臉蜂擁著跑過狹長地帶。拉爾夫轉身就跑。在他身後傳來一陣像海鷗鳴叫的巨響。他按照連自己都不知道的他所具有的本能，拐到空地上，以便使投來的扎槍目標分散。他一眼瞧見地上那個無頭大母豬，馬上蹦過去，然後衝進茂密的枝葉，跑入叢林。

頭領在死豬旁停下來，轉身舉起雙手。

「回去！回到堡壘去！」

頭領怒氣沖沖地向他發話。

「你爲什麼不放哨？」

羅杰鄭重地望著頭領。

「我剛下來……」

他身下還帶著一股劊子手的殺氣。頭領不對他多說，盯住地上的山姆和艾力克。

「你們得參加我的部落！」

頭領抓過一根剩下的扎槍，抵著山姆的肋骨。

「你這是什麼意思，嗯？」頭領凶猛地說道。「你們帶著扎槍來是什麼意思？不參加我的部落又是什麼意思？」

一下下有節奏地抵著。山姆哇哇大叫。

「不是這樣抵。」

羅杰側身從頭領身邊擦過，叫喊聲止住了，山姆和艾力克躺著仰望上面，恐懼的一聲不發。羅杰，作為一個行使無名權勢的人，朝他們大步走過來。

12 獵手的叫喊

拉爾夫躺在一個枝繁葉茂的樹叢隱蔽處察看傷勢。他右肋上的傷處有幾英寸寬，扎槍擊中的地方結成一塊腫的、帶血的傷痕。他的頭髮上滿是泥土，粘結起來活像藤蔓的鬚鬚。在穿過叢林逃跑時，他渾身都被擦傷刮破。到呼吸恢復平穩時，他打算等一會兒沖洗傷口，如果水聲嘩嘩作響，怎能聽到那些赤腳走近的聲音？

拉爾夫聽著。他離堡壘岩不太遠。在起初驚恐時，他以為聽到了追他的聲音，但是獵手們只是潛行到樹叢邊緣上，也許是爲了揀回他們的扎槍，隨後就立刻竄回堡壘岩去了，好像是畏懼那綠葉之下的黑暗。他甚至瞥見一個人，塗著棕色、黑色和紅色的條紋，並認定是比爾。但是拉爾夫想，這已經不是原來的比爾，而是個野人，與早先穿短褲襯衫的孩子的形象無法相合了。

午後的時光過去，日影移過樹叢，拉爾夫仍聽不到岩石後面有什麼聲響。最後，他從樹叢中鑽出來，偷偷地爬到狹長地帶前面那穿不透的灌木叢邊上。他十分警惕，從樹枝隙

縫間眺望前方，看到羅伯特坐在峭壁頂峰，守衛著山門。他左手握著一根扎槍，右手正在將一塊鵝卵石不停地拋起又接住。在他身後升起的一柱濃煙，使拉爾夫的鼻孔張大，嘴裡流出口水。他用手背擦擦鼻子和嘴巴。自從早上到現在，他第一次感到飢餓。杰克的部落一定座落在挖出內臟的豬的周圍，看著豬油滴到火灰上燃燒。他們會全神貫注的。

另一個認不出的身影出現在羅伯特旁邊，遞給他一樣東西，又轉身回到岩石後面。羅伯特把扎槍放在身邊的岩石上，吃著肉，會餐正開始，守門的也得到自己的一份。

拉爾夫明白，眼下他是安全的，便癩著腿穿過野果林離去。他想到自己的食物很差，然而會餐的回憶又使他感到惱恨。今天會餐，而明天……

那致命的無理念頭又冒了出來。螺號的碎裂以及豬仔和西蒙之死像一層煙霧籠罩全島。花臉野人是會走得越來越遠的；然而憑著杰克和他之間存在著的那種難以言傳的關係，杰克絕不會不管他，絕不會的。

他停住了，臉上曬得斑斑點點，抬起一根大樹枝，準備從底下鑽過去。這時，一陣恐懼使他渾身顫抖，並高聲喊叫起來。

「不。他們沒有壞到那種程度。那是個意外事故。」

他彎腰穿過大樹枝，跌跌撞撞地跑著，然後停下來聽聽有什麼聲響。

他來到那一大片撞得七零八落的野果林，貪婪地吃起來。他看見兩個小傢伙，由於沒意識到自己那副可怕的样子，所以還奇怪爲什麼他們尖叫著飛跑而去。

他吃飽了就朝沙灘走去。夕陽正照著倒塌窩棚邊上的棕櫚樹。石台和水池還在。最好是不理會心裡那沉重的感覺，而信賴他們的良知，也就是他們白天的正常神智。既然部落的人已經吃飽，該做的事就是再試一試，他不能在無人石台旁那個空蕩的窩棚裡過夜。在夕陽之下，他起了一身疙瘩，渾身發抖。沒有火，就沒有煙，也就沒有營救。他轉身一瘸一拐地進入林莽，朝著島上杰克的那邊走去。

太陽的餘暉消失在樹枝之間，他終於來到樹林中一片寸草不長的石質空地上。拉爾夫看見空地中央站著一個東西時，嚇得幾乎要撲到一棵大樹後頭；定睛一瞧，原來那白色的面部是骨頭，那豬的頭顱從木棍頂端朝他咧嘴微笑。他走到空地中央，盯住那白色並似乎在對他嘲諷的頭顱。一隻螞蟻正在一個豬眼眶裡出來進去，此外，這豬頭毫無生氣。

真是如此嗎？

他發現脊背上有針刺痛的感覺。他站著，豬頭和他差不多高，於是他用雙手把頭髮抓起來。豬頭露齒微笑，空洞洞的眼眶毫不費力地就吸引住了他的視線。

牠是什麼東西？

這頭顱盯住拉爾夫的樣子就像一個知道所有答案卻不肯說出來的人。恐懼與憤怒湧上他的心頭。他猛然向前這具骯髒的東西打過去，這東西像玩具一樣地擺過來，又擺回來，仍對他微笑，他突然一擊並噁心地喊叫，他舔著腫的手指關節，看著光禿禿的木棍。頭顱已碎成兩半落在地上，那微笑的豬嘴離他有六英尺。他從石縫裡拔出木棍，在白色的豬頭和他之間，舉著木棍當作扎槍，然後面對著此刻正在地上仰天微笑的骷髏漸漸後退。

夕陽的餘暉從地平線上消失，黑夜降臨，拉爾夫又來到堡壘岩前面那片灌木叢。他從樹叢中窺視，看到山頂仍然有人把守，反正不管是誰在上面，都有一根扎槍警戒。

他跪在陰影中，辛酸地體驗到孤獨。深夜所埋藏的恐懼向他襲來。

拉爾夫輕輕地呻吟。雖然很疲勞，但是不能鬆懈，睡上個好覺，因為害怕那些部落的

人。難道不能勇敢地走進堡壘說：「我不打了！」輕鬆地一笑並和其他人睡在一塊嗎？難道不可能假裝他們仍是孩子，是學生，曾經說過：「老師，是，老師。」並且戴上帽子嗎？光天化日也許會回答說可能；但是黑夜以及死亡的恐怖卻回答說不可能。他在黑暗之中躺在那裡，明白自己是個被遺棄的人。

「這是因為我有些頭腦。」

他用前臂擦了擦臉，聞到一股鹽和汗水的辛辣氣味，還有泥土的陳腐氣息。海洋的浪濤正在起伏退卻地湧上礁石。

堡壘岩的後面傳來聲響。拉爾夫擺脫海水的浪濤聲，可以聽清一個熟悉的節奏。

「殺怪獸！割喉嚨！放了血！」

部落正在跳舞。在這堵石牆另一面的某個地方，人們圍成黑壓壓的一圈，有閃閃發光的火苗，還有肉。他們是在品嚐食物和享受舒適的安全感。

附近的一陣聲響使他渾身哆嗦，野人們正爬上堡壘岩，而且還聽到講話的聲音。他偷偷地走近幾碼，看到岩頂的人影在改換和變大。島上有兩個孩子是這樣走路和說話的。

拉爾夫把頭伏到前臂上，像挨了一刀那樣接受這個新的事實。現在連山姆和艾力克也是部落的成員了。他們正在守衛堡壘岩，提防著他。再也沒有機會救出他們，也不能在島的另一頭建立一支被放逐的人的部落。山姆和艾力克像其他人一樣成了野人；豬仔死了，螺號被砸得粉碎。

那守衛爬下來。留下來的那兩個人看上去像是漆黑的岩石一部分，在他們的後面，出現了一顆星星，一時又被他們遮住。

拉爾夫慢慢地向前移動，像瞎子那樣在不平的地面上摸索著道路。在他右邊是模糊的海水；在他左下方是洶湧的波濤，就像礦坑的豎井那樣陰森可怕。海浪每一分鐘都在拍打著豬仔死在那塊岩石，然後濺起白色的浪花。拉爾夫匍匐前進，直到雙手抓到入口處凸起的岩石。守夜者就在他頭頂上，他可以看清岩石上面露出來的一根扎槍的槍頭。

他輕聲喊。

「山姆，艾力克……」

要讓聲音傳送過去，他必須放大嗓門，這就會把那些懷有敵意的花臉野人招來，而此

刻他們正在火邊野宴。他咬緊牙關，開始爬山，用手摸著落腳點。那根插死豬頭的木棍有點礙事，但他不肯把這唯一的武器扔掉。他幾乎爬到與孿生兄弟面對面的高度才開口。

「山姆，艾力克……」

他聽到岩石裡喊叫和一陣短促的騷動。孿生兄弟抱在一起，結巴著說不出話來。

「是我——拉爾夫。」

拉爾夫唯恐他們跑去報信，所以使勁攀登，直到腦袋和肩膀升到岩頂之上。在他腋下的遠處，他看見礁石周圍發亮的浪花。

「是我呀——拉爾夫。」

他們倆終於向前探探身子，凝視著他的面孔。

「我們以為是……」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們以為……」

想到自己已經效忠新主人，艾力克羞愧得說不出話來，但是山姆卻試圖恪守職責。

「你得走，拉爾夫。你馬上走開……」

他舞弄扎槍，擺出一副氣勢洶洶的樣子。

「你離開這兒，明白嗎？」

艾力克贊同地點點頭，朝空中刺了刺他的扎槍。拉爾夫用胳膊撐著岩石，沒有走開。

「我來看看你們倆。」

他嗓子沙啞，喉嚨也在作痛，儘管現在沒有遭到什麼創傷。

「我來看看你們——」

話語表達不出這些事情所賦予的隱痛。他沉默下來，這時明亮的繁星正在閃爍。

山姆不安地挪動了一下。

「說真的，拉爾夫，你還是走吧。」

拉爾夫又抬起頭來。

「你們倆沒塗花臉。你們怎麼能……？如果是白天……」

如果是在白天，他們會羞愧得無地自容，但是夜間一團漆黑，艾力克表明了態度，所

以兄弟倆開始互相接應地講話。

「你一定得走開，因為不安全。」

「他們逼我們，還打傷了我們。」

他們倆對著他彎下身子，放低了聲音。

「快走吧，拉爾夫。」

「這是個部落。」

「他們逼我們。」

「我們沒辦法了。」

拉爾夫再開口時，聲音低沈而急促。

「我做了什麼了？我喜歡過他，我還想叫我們得救……」

星星仍在夜空中閃爍。艾力克認真地搖搖頭。

「聽著，拉爾夫。別管什麼是有道理的事了，那已經都沒了。」

「別管那個頭領……」

「爲了你自己好，你一定得走。」

「頭領和羅杰……」

「是的，羅杰……」

「他們恨你，拉爾夫。他們要幹掉你。」

「他們明天就要追捕你。」

「爲什麼呢？」

「我不知道。還有，拉爾夫，杰克頭領說，會有危險的……」

「叫我們一定要小心，像打野豬那樣把扎槍投向你。」

「我們要橫跨島，散開成一條線。」

「我們要從這一頭向前走。」

「直到我們找到你。」

「我們一定得這樣發信號。」

艾力克抬起頭，用手拍著張開的嘴，發出一陣輕微的嗚嗚聲，接著他朝背後看看。

「可是我沒有招惹他們呀，」拉爾夫低聲急促地說。「我只是想保住火不滅呀！」
他停了下來，淒涼地想到明天。他突然想起一件極其重要的事。

「你們要……？」

他一開頭還不願問得那麼具體，但是恐懼和孤寂馬上驅使他說下去。

「他們找到我之後，要做什么？」

學生兄弟默默不語。在豬仔死在上面的那塊岩石那裡，又湧上四濺的浪花。

「他們要……啊，上帝呀，我肚子餓……」

那塊岩石似乎在腳下搖晃。

「什麼……？」

學生兄弟間接地回答他的問題。

「你現在一定得走，拉爾夫。」

「爲你自己好。」

「躲開這兒，越遠越好。」

「你們倆跟我走好不好？我們三個人會有希望的。」

沉默片刻後，山姆哽咽地開口說。

「你不了解羅杰，他真厲害。」

「還有那個頭領……他們倆都……」

「都很兇。」

「不過，羅杰……」

兩個孩子嚇呆了。從部落裡來的人正朝他們爬上來。

「他是來查崗的。快，拉爾夫！」

準備溜下峭壁時，拉爾夫充分利用這次見面的時機抓住最後的有利條件。

「我就躲在附近，在下面那兒的灌木叢裡，」他耳語著，「別讓他們進去。他們絕不會想到在這麼近的地方搜……」

腳步聲離得還遠。

「山姆，我會躲過去的，是不是？」

學生兄弟又沉默下來。

山姆突然說。「拿著這個——」

拉爾夫塞給他一大塊肉，就一把抓住。

「可是你們捉住我之後要做什么呢？」

上面一片沉默。他自己都覺得說了傻話，於是從岩石上退下來。

「你們要做什么呢？」

從岩石頂峰傳來了不可理解的回答。

「羅杰把一根木棍的兩頭都削尖了。」

羅杰把一根木棍的兩頭都削尖了？拉爾夫猜不透這是什麼意思。他發起脾氣，使用了一切想得出來罵人的話，結果卻打個呵欠。又能支持多久而不睡覺呢？他渴望有一張床，上面舖著白床單，然而從這裡所看得見唯一的白色便是下面四十英尺豬仔摔死在上面的岩石周圍那緩慢的白色浪花。豬仔的精神無所不在，它在這片狹長的地帶，在黑暗與死亡中變得陰森恐怖。要是豬仔現在能從海水裡走出來該有多好啊！拉爾夫像個小傢伙那樣腦子

裡空洞洞的，嗚咽著啜泣起來。他手裡拿的木棍變成他搖搖晃晃地靠在上方的拐棍兒。

這時他又全身繃緊。堡壘岩頂上傳來高聲的說話。山姆和艾力克正跟人爭論。不過蕨葉和野草就在附近，那就是應當待在裡頭的地方，藏起來，然後旁邊的灌木叢就可以作為明天的藏身之處。這裡——他雙手摸著野草——是個過夜的地方，離部落不遠，因而如果神奇恐怖的東西出現，起碼可以暫時和人們混雜在一起，即使這意味著……

究竟意味著什麼？一根木頭兩頭都削尖了，這又包含什麼意思呢？他們過去投過來的扎槍，除了一根以外，都沒投中，也許下一次他們還投不中。

他蹲到高高的草叢裡，想起山姆給他的肉，便開始貪婪地撕開來大吃一通。正在吃的時候，他聽到剛發出的聲音——山姆和艾力克喊疼的聲音，驚慌失措的喊叫，怒氣沖沖的嗓音。這是什麼意思？除他自己之外，有人也碰上倒霉的事了，因為孿生兄弟兩個當中至少有一個在挨揍。接著聲音漸漸消逝在大岩石下面。他用雙手摸索著，找到清涼細嫩的蕨葉，就長在灌木叢的前面。那麼這裡就是今夜的藏身之處了，這樣，天一亮他就能爬進灌木叢，擠到枝幹之間，把自己隱蔽的深深的，以致只有像他自己一樣的鑽爬能手才能進的

來，而別的鑽爬能手是要被戳上一棍的。他將坐在那裡，搜捕會從他身邊經過，包圍線會參差不齊地向前推移，人們在島上用手圈起嘴嗚嗚叫，於是他便自由了。

他使勁鑽到蕨葉底下，把木棍攔在身邊，在漆黑中蜷縮起來。他天一亮就得醒過來，爲了瞞過野人們，他真不知道睡意會來的這麼快，猛地把他推下一個黑暗的深邃斜坡。

他沒有睜開眼就醒了過來，耳朵聽到近處的一個聲音。他睜開一隻眼，發現離面孔一呎左右的地方有個蘑菇，他用手指捏碎了它，光線正從蕨葉之間透進來。他剛意識到長久以來摔下去與死亡的惡夢已經過去，天已大亮，就又聽到那聲音。原來這是從海岸邊傳來的嗚嗚吼叫聲，一個野人喊，又一個接下去呼應著，依次傳遞。這吼聲越過他，經過島狹窄的一端，從海面上傳到環礁湖，像一隻展翅高飛的鳥兒長鳴。他不加思索就抓住尖利的木棍，在蕨草裡向後蠕動，幾秒鐘之內就鑽進了灌木叢，他是在先瞥見一個野人的雙腿向他邁近才鑽進去的。蕨草被踩得很響。這時他聽到兩條腿在草叢裡移動。不管這野人是誰，反正他嗚嗚地吼叫了兩次，接著山的兩邊都有應聲，然後就消失了。拉爾夫紋絲不動地伏在地上，身上纏著蕨草，立刻什麼也聽不到了。

最後，他注視著灌木叢，肯定沒有人能在這裡襲擊他，而且他還走運，那塊殺死豬仔的巨石滾進這片灌木叢時，就落在正中央又彈跳起來，砸出一個幾英尺的凹口。拉爾夫扭動身子鑽了進去，慶幸自己找到了安身之處。他在砸碎的樹幹中小心地坐下來，等待圍豬的人走過去。從樹葉間仰望，他瞥見一點紅色，那一定是堡壘岩的頂峰，遙遠而平靜，他得意地安下心來，準備聽圍豬聲逐漸消失。

然而誰也沒有發出喊聲，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他得意的情緒逐漸消退了。終於他聽到一個嗓音，是杰克的，但嗓音壓的低低的。

「你有把握嗎？」

被問的野人不吭聲，也許打了個手勢。

羅杰發了話。

「要是你捉弄我們……」

馬上傳來一下抽氣聲是喊痛聲。拉爾夫本能地把身子蜷縮起來。灌木外面是孿生兄弟當中的一個，和杰克及羅杰在一起。

「你有把握他要待在那裡面嗎？」

學生兄弟當中的一個輕輕地呻吟，接著又高聲叫痛。

「他說了他要躲在那裡面嗎？」

「對——對——唉喲！」

清脆的笑聲在樹林裡回盪。

原來他們知道了。

拉爾夫拿起木棍準備戰鬥。可是他們能做什麼呢？他們要是開路走進灌木叢，得花上一個星期，而且鑽進來的人也沒辦法抓住他。他用大拇指摸摸扎槍尖，冷靜地笑笑。誰進來就捅他一下子，讓他痛的像豬那樣嚎叫。

他們走開了，回到岩頂去，他聽到腳步移動的聲音，還有笑聲。又傳來一陣像鳥鳴般的喊叫聲，響徹整個包圍圈。原來有些人仍在密切注意他的動向，還有些人……？

一陣長久的寂靜。拉爾夫啃著扎槍柄，直咬的滿嘴都是樹皮。他站起來，朝堡壘岩頂峰望去。

正在這時，他聽到杰克發自山頂的喊聲。

「使勁推！使勁推！使勁推！」

原來看到的岩頂上那塊紅色岩石，像一片帷幕一樣突然消失，使他得以看到幾個人影和藍天。一剎那之後，灌木叢的頂部活像被一隻巨手打了一巴掌。巨石向前跳動，猛衝猛撞著滾下沙灘，這時一陣斷枝碎葉劈頭蓋臉地落到他身上，野人部落正在歡呼。

拉爾夫把手指放在嘴裡咬著。山頂只有另一塊岩石他們有可能推得動，但是它像半座茅屋那麼大，像一輛小汽車或一輛坦克那麼大。他極其痛苦地清晰地想像著這塊巨石滾下來的過程。它開始滾動時很緩慢，擦著凸起的一塊塊山石落下來，像一台特大的蒸氣壓路機那樣滾過狹長的地帶。

「使勁推！使勁推！使勁推！」

拉爾夫放下扎槍，又掠起來。他心煩意亂地把頭髮推到後面去，在這一小塊地上倉促地走了兩步，又退了回來。他站著注視那些斷裂的枝幹。

還是一片寂靜。

他看見自己胸膛，呼吸的如此急促，吃了一驚。心臟怦怦直跳。他又把扎槍放下。

「使勁推！使勁推！使勁推！」

一陣尖利，持久的歡呼聲。

紅岩頂上隆隆作響，大地震動了一下就開始不停地搖晃著，隆隆聲也越來越響。拉爾夫整個身子給氣浪拋起、摔下，衝撞到樹枝上。在離右手幾英尺遠的地方，整個灌木叢被壓倒，樹根從地裡被拔起來，吱吱直響。他看到一塊紅色巨石像水車的輪子般地緩緩轉了過來，接著沉重地滾過去，逐漸消失在大海那邊。

拉爾夫跪在的土地上，等待拋起的泥土灑落。不一會兒，折斷的白色樹樁、枝幹和灌木叢的厚厚枝葉又都重新集中在一起。他身軀裡有種沉重的感覺，他知道是自己的脈搏。又是一片寂靜。

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在外面，他們在那裡竊竊私語；在他右邊的兩個地方，樹枝突然被猛烈地搖晃著，還出現了一根木棍的鋒利尖頭。拉爾夫在驚惶之中把自己的木棍從樹枝間隙裡捅出去，使足了勁兒一捅。

「啊——啣！」

他的扎槍在雙手中扭曲了一點，接著他又把它收縮回來。

「噢——」

有人在外面呻吟，跟著響起一陣講話聲，一場激烈的爭論正在進行，受了傷的野人在繼續呻吟著。接著，在寂靜中一個聲音發了話，拉爾夫斷定這不是杰克的聲音。

「明白吧？我早就說過了，他是危險的。」

受傷的野人又呻吟了一下。

還有什麼別的辦法？下一步是什麼？

拉爾夫雙手緊握啃過的扎槍，頭髮落在前面。幾碼以外，朝著堡壘岩的一面，有人在低聲說話。他聽到一個野人震驚地說：「不」，接著是壓低的笑聲。他蹲坐在腳後跟上，對著枝葉的屏障齜著牙，舉起扎槍，嘴裡發出低微的吼聲，等待著。

那瞧不見的野人們又發出嘿嘿的笑聲。他聽到一種奇怪的滴答聲，隨後響起一陣更大的劈劈啪啪的聲音，似乎有人在撒開一層層的玻璃紙。啪的一聲一根樹幹折斷了，他忍住

一聲咳嗽。一縷縷白色和黃色的煙火從樹木的枝幹間滲進林子裡，他頭頂的一塊藍天變成了烏雲的色彩，接著大團大團的煙火向他滾滾而來。

有人緊張地哈哈大笑，一個聲音大喊大叫。

「煙冒起來了！」

他盡力在煙火下面緊貼泥土，穿過灌木叢，向著叢林爬行。不一會兒他便看到一塊空地和灌木叢邊緣碧綠的枝葉。一個小個子野人，身塗紅白二色，手持扎槍，正站在他和叢林之間。那野人在咳嗽，用手背擦著眼睛，把泥彩擦到了眼圈周圍，企圖透過煙霧看清四周的情況。拉爾夫像貓那樣撲向前去，吼叫著，舉起扎槍戳過去，那野人彎腰倒了下來。灌木叢外邊傳來一聲喊叫，拉爾夫穿過矮樹叢，驚恐地疾跑而去。他踏上一條野豬小道，順著小道跑了大約一百碼，然後突然轉身離開小道。他身後的喊聲又響徹全島，有一個聲音大喊了三次。他揣測那是前進的信號，於是又飛奔起來，直到他的胸口像團火那樣發起熱來。接著他撲倒在一簇矮樹叢之下，停一會兒喘口氣。他用舌頭舔舔牙齒和嘴唇，這時聽到遠處追捕人的嗚嗚喊叫聲。

現在他有好多可取的辦法。他能上樹；但這是孤注一擲，如果那些野人發現了他，他們只要在樹下等著就行了。

要是有意時間考慮一下就好了！

在遠處同一地點的兩聲喊叫使他悟出野人的計謀來。任何一個野人被堵在密林裡，就發出兩聲喊叫，讓那支包圍的隊伍暫停下來，直到他又可以前進為止。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保持包圍的隊形不受破壞而橫越全島。拉爾夫想起了那隻野公豬迎面衝破他們的包圍圈而從容突圍的情景。必要時，他也可以在包圍圈人少的地方衝出去，往回跑。可是往回跑到什麼地方呢？包圍的人會轉回來又搜索一遍的，而他遲早得要吃東西睡覺，這時他會被抓他的手弄醒，狩獵也就隨之告終。

那麼怎麼辦？上樹？像野公豬那樣迎面突圍？選擇哪一種辦法都是可怕的。

一聲喊叫加速了他的心跳，他一躍而起，朝海邊的叢林衝過去，直到他攀上糾結纏繞的山藤。他在那裡待了片刻，小腿顫抖著。要是能夠安靜停頓許久，有時間思考就好了！

又響起來了，尖利、無法迴避的嗚嗚喊叫聲橫掃全島。一聽到這聲音，他像馬似的在

野藤中驚退，然後再次飛奔，直到氣喘吁吁地撲倒在茂密的蕨草旁邊。是上樹，還是突圍？他透過氣來，告訴自己要鎮靜。山姆和艾力克在那條線的某處，而且憎恨這條線。他們是憎恨嗎？假設他突圍時沒碰上他們倆，反倒遇上那個頭領或者殺過人的羅杰呢？

拉爾夫把蓬亂的頭髮推到後面，擦掉那隻好眼睛裡的汗水，出聲說道。

「想一想。」

怎麼辦才明智呢？

沒有豬仔來講有道理的話，沒有莊嚴的辯論大會；也沒有螺號的權威。

「想一想。」

現在他最害怕的是那塊遮住思路的帷幕把遭遇的知覺一下勾銷，把他變成一個白痴。第三個辦法是藏得無影無蹤，讓包圍圈搜索過去而發現不了他。

他從地上抬頭傾聽。現在有另一種聲音要注意——一陣轟隆隆的響聲，彷彿樹林在跟他發火。這是一陣陰沉的聲響，它上面的嗚嗚喊叫聲，只不過像在石板上嘎吱嘎吱地匆忙劃上幾下的聲音而已。他知道過去聽到過這種聲響，但是卻沒有時間去回想。

突圍。

上樹。

藏起來，讓他們搜過去。

近處喊聲一起，他就馬上站起來，穿過蒺藜和荊棘，飛奔而去。突然，他慌亂地跑到露天的地方，發現自己又站在那片空地上——豬頭的顱骨還在不可思議地咧嘴微笑，不是在嘲笑頭頂上一片湛藍的天空，而是在譏笑上面的濃煙。接著拉爾夫在樹下奔跑，他明白林中隆隆作響的原因了，野人們用煙燻得他跑出來，然而卻點燃了整個島。

藏起來要比上樹強，因為如果被發現，還有機會突圍。

那麼就藏起來吧。

他納悶，一頭豬是不是會同意這個辦法，於是作了個鬼臉。要找到最茂密的灌木叢、島上最黑暗的洞穴，然後爬進去。他現在邊跑邊四處張望，陽光在他身上掠過，忽而一束一束地，忽而斑斑點點地。汗水閃著光順著他骯髒的軀體往下流，喊叫聲現在離得遠了，而且越來越微弱。

他終於找到一個看來好像是合適的地點，儘管作出這個決定是萬不得已的。這裡，矮樹叢和纏繞的山藤結成了一層屏障，茂密的一點陽光都透不進來。在它下面有一小塊地方，大約一英尺高，這裡穿插著平行的和向上的枝幹。要是匍匐地鑽進中間去躲起來，就離開林邊五碼。除非那野人是躺下來搜尋他，即使這樣，他也是在暗處。如果發生最糟糕的情況，野人看到了他，那麼他還有機會衝向野人，打亂整個包圍圈，再往回跑。

拉爾夫細心地在枝幹之間爬進去，身後拖著木棍，他進到這紛亂的枝葉中間之後，便躺下來靜聽。

火勢迅猛，他原以為被甩的遠遠的隆隆聲卻離得更近了。一團火是不是能燒得比奔馳的馬還要快？在他躺著的地方，可以看到周圍五十碼左右陽光斑斑點點的地面，在他觀望時，每一束光亮都向他眨眼。這非常像他腦子裡帷幕的飄動。但是這時一束束亮光閃爍得越來越急速，以致暗淡下來，於是他瞧見滾滾的濃煙正聚集在島和太陽之間。

要是有人朝矮樹叢下張望，並偶然看見人體的話，這人可能是山姆和艾力克，他們倆會假裝沒看見，什麼也不說的。他把面頰靠在棕色的泥土上，舔舔乾嘴唇，閉上了眼睛。

在灌木叢的下面，土地微微顫動；也許在火燒的隆隆響聲和低微得聽不見的嗚嗚喊叫聲之下還有一個聲音。

有人喊叫。拉爾夫馬上從地上抬起頭，盯住暗淡的日光。他們現在一定離得很近，他胸膛裡開始怦怦地跳。究竟哪一個辦法最好？問題是只有一個機會。

烈火越燒越近，樹幹樹枝燒得爆裂開來。這些混蛋！這些混蛋！火快要燒到野林了，明天他們吃什麼呢？

拉爾夫在狹窄的地上不安地動著。不能冒險！他們能把我怎麼樣？拷打我？又怎麼樣？殺害我？削尖兩頭的木棍？

喊聲突然逼近，他一下子坐起來。他看見一個身上塗了一道道泥彩的野人匆忙從一簇綠色物裡脫出身子，手持扎槍，正朝他藏身的枝葉走來。拉爾夫的手指摳著泥土，現在得準備好，以防萬一。

拉爾夫摸索拿起扎槍，把槍尖朝外，這時才看到外面那根木棍確是兩頭削尖了的。野人在十五碼以外停步，發出喊叫。

也許透過大火的隆隆之聲他能聽到我的心跳。別叫出聲，準備出擊。

野人向前走，所以只能看見齊腰以下的部分，還有他的扎槍。現在只能看到膝蓋以下的部分了。別作聲。

一群野豬從野人身後的矮樹叢裡吼叫著跑出來，衝進樹林。這時禽鳥淒厲地長鳴，老鼠尖叫，一個蹦跳的小東西來到枝葉之下，直打哆嗦。

在五碼之外，野人停步，就站在灌木叢旁邊，發出嗚嗚的喊叫。拉爾夫收起雙腳、蹲伏著。木棍在他手中，兩頭都是削尖的，這木棍如此慌亂地顫動，忽而變長，忽而變短，忽而變輕，忽而變重，忽而又變輕。

這個野人在灌木叢的邊上跪下來，他身後的林間火光在閃耀。可以看到一個膝蓋壓住那個蘑菇，接著另一個膝蓋跪下來，兩手撐著地面，還有一根扎槍。

一張面孔。

野人朝灌木叢下的昏暗處不斷張望。能夠判斷出來他在這邊和那邊都看到光亮，但是在中間那裡卻看不到。在中間是一團漆黑，野人皺起面孔，沒法看透黑暗。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拉爾夫與野人的目光對視。

別作聲。

後退。

他看見我了。他正在拿準是不是有人。削尖了的木棍。

拉爾夫狂叫，這是恐懼、憤怒、絕望的狂叫。他伸直腿，不停地狂叫。他向前竄，衝出灌木叢，跑到空地上，狂叫，咆哮，滿身血跡。他揮動木棍，野人翻倒在地；但是別的野人們正朝他跑過來，嗚嗚喊叫。一根扎槍飛了過來，他猛地拐到一邊，默不作聲地飛奔而去。在他面前閃耀著的火光馬上混成一片，林中隆隆聲像雷鳴般作響，就在他奔跑的小道上，一棵高大的灌木突然爆發出一大片扇形的火焰。他轉向右邊，拼命飛跑，熱浪衝擊著他左邊的身子，林火像潮水那樣湧向前去。這時嗚嗚的喊叫又在他身後響起，蔓延開來，成爲一連串短促而尖利的喊叫，這是看到他之後發出信號的喊叫聲。在他右邊，出現了一個褐色的身軀，又馬上摔到一邊去了。他們都在奔跑，都在發狂地喊叫。他能聽到他們踩斷樹叢的劈啪聲，而在他左邊，炙熱明亮的烈火在隆隆作響。他忘卻傷口、飢餓、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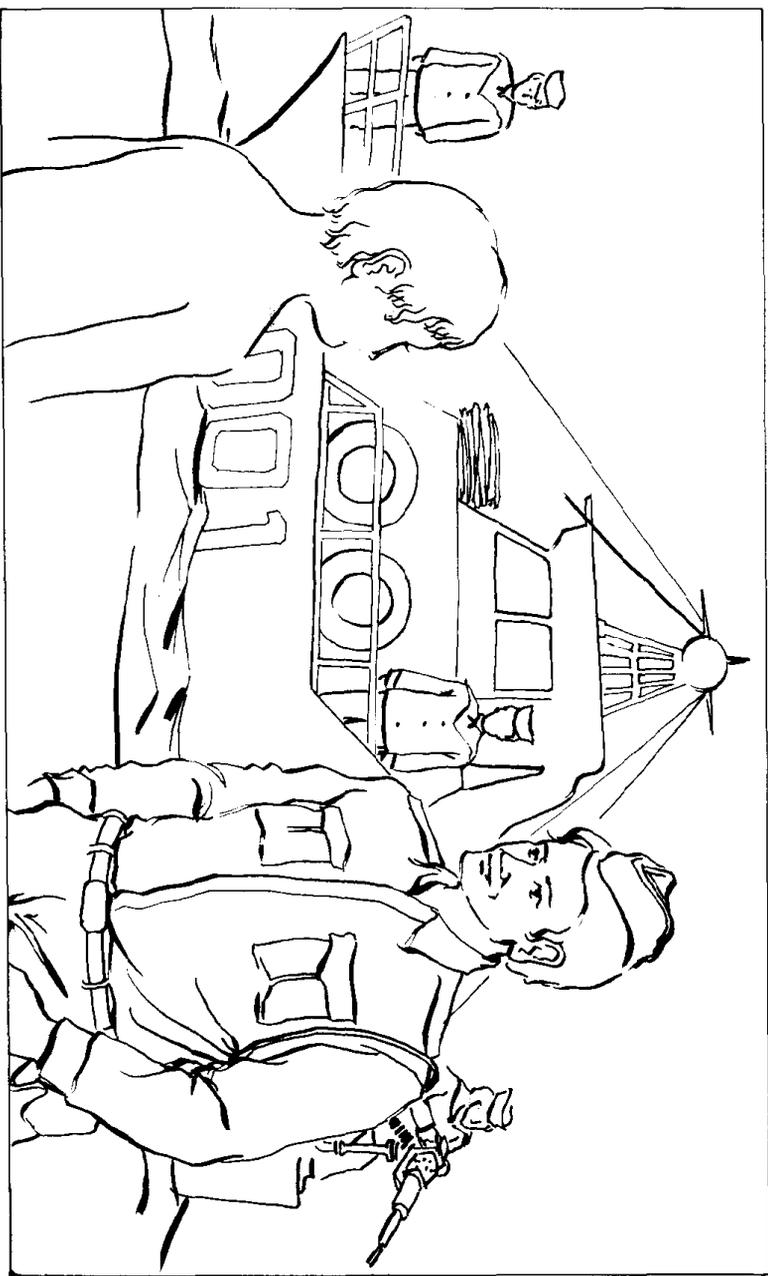
渴，只意識到恐懼；絕望的恐懼使他飛跑，衝出林海，奔向開闊的沙灘。在他眼前，黑點點上下跳躍，又變成紅色的圓圈，越來越大，然後就消失了。他覺得在他下半身，似乎是別人的腿跑累了，而致命的嗚嗚喊叫卻此起彼伏地壓過來，幾乎壓到頭頂上面了。

在一個樹根上他絆了一跤，後面的喊聲更響了。他看到一個窩棚突然冒出火焰，火舌在他右肩飛舞，還看到閃光的海水。接著他倒下來，在暖和的沙土裡滾叫，趴著舉起胳膊來抵擋險情，正要高喊討饒。

他掙扎著站起來，緊張地準備迎戰更多的恐怖行爲，卻抬頭望見一頂高大的尖帽子。這是一個白頂帽子。綠色的帽沿上有一個皇冠，一個錨和金色的飾葉。他看到白色的比噠布、肩章、一隻左輪手槍和制服前面一排金色的鈕扣。

站在沙土上的是個海軍軍官，正驚異而不動聲色地朝下端詳著拉爾夫。他身後的沙灘邊停泊著一艘快艇，由兩個水兵把守著。在快艇的尾座，另一個水手握住一挺輕機槍。

島上的嗚嗚喊叫聲逐漸終止。



等待許久的救援終於到來，卻是在火燒島之後。

軍官懷著疑問盯住拉爾夫片刻。然後把手從槍柄上放下來。

「你好。」

拉爾夫微微扭動著身子，意識到自己外貌骯髒、害羞地答話。

「你好。」

軍官點點頭，好像問題得到了回答。

「有大人跟你們在一起嗎？」

拉爾夫搖搖頭，說不出話來。他在沙土上邁了半步。一群身上塗著一道道泥彩的小孩子，手握尖利的木棍，一聲不響地圍成半圓站在沙灘上。

「玩得挺快活。」軍官說。

烈火蔓延到海邊的椰林，把它吞沒了。一條似乎是無關緊要的火舌，像個雜技演員那樣飄蕩過來，把石台上的棕櫚樹頂全燒著了。天空一片烏黑。

軍官朝拉爾夫輕鬆地一笑。

「我們望見你們的煙火。你們都在幹什麼呀？是打仗嗎？」

拉爾夫點點頭。

軍官仔細打量著面前這個衣衫破爛的小傢伙。這孩子真該洗個澡，理個髮，還得給他塗上大量的藥膏呢。

「沒有人被殺害吧？有屍體嗎？」

「只有兩具。屍體都沒有啦。」

軍官俯下身子，兩眼盯住拉爾夫。

「兩個？給殺掉了？」

拉爾夫又點點頭。在他身後整個島在燃燒。這位軍官知道什麼時候人們是在說真話的。他輕輕地吹了一聲口哨。

其他孩子現在正一個個出現，有些還是小娃娃，皮膚棕褐色，像小野人似的挺著肚子。其中一個走近海軍軍官，抬頭朝上看。

「我是，我是……」

珀西維爾在腦袋裡搜尋著那早已忘得精光的一連串人名、住所的護身符咒。

軍官轉身面對拉爾夫。

「我們把你們帶走。你們有多少人？」

拉爾夫搖搖頭。軍官朝他身後那群用泥彩塗著花臉和身子的孩子看了一眼。

「這兒誰是頭領？」

「我是。」拉爾夫大聲說。

一個紅頭髮上戴著一頂殘破奇特的黑帽子，腰上掛著一副破眼鏡的小孩想走上前，可是又改變了主意，站在原地沒動。

「我們看見你們的煙火。你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嗎？」

「不知道，先生。」

「我原以為，」軍官邊說邊面對他的搜索任務，「我原以為，一群英國小孩……你們都是英國人吧？……總會表現得更好一些。我的意思是……」

「開始的時候是那樣的，」拉爾夫說，「後來情況變得……」

他停住了。

「我們那時候是待在一塊兒的——」

軍官理解地點點頭。

「我懂。表演的可好了，就像『珊瑚島』一樣。」

拉爾夫發呆地望著他。這時，他的腦子裡掠過一幅曾經籠罩海灘的奇異景象。但是島上已是一片焦土……西蒙死了……杰克已經把……拉爾夫淚水盈眶，抽泣震動著他整個身體。在島上，他第一次這樣盡情地為他們哭泣，悲哀的抽泣似乎在折磨著他。在黑煙籠罩的焦土上，他的哭聲越來越高；在他的感染下，其他的小孩子也搖著身子哭泣起來。站在他們中央、蓬頭垢面、污穢滿身的拉爾夫，為天真的泯滅，為人心的黑暗，為真摯聰明的朋友——豬仔，而嚎啕大哭。

軍官被啜泣和放聲大哭所包圍，受到感動而有些窘態。他轉過身去，讓孩子們有個時間湊在一起鎮定一下。他等待著，目光停留在遠處那艘整潔的巡邏艇上。



威廉·高汀大事編年簡表

1911年

9月19日，出生於英國康瓦耳郡市。

1934年

高汀出版了一本詩集，當時他是牛津大學的學生，畢業後，他在倫敦一家小劇院擔任演員、導演和編劇等工作。

1939年

他應家人的意願，前往英國南部索爾斯堡當教員。之後，他在皇家海軍服過兵役。

1954年

他的第一本小說《蒼蠅王》為他贏得了文名，深受五〇年代末期和六〇年代初期青少年的喜愛，它取代沙林傑《麥田捕手》的地位，為高汀贏得了財富和名聲。

1955年

他的另一本小說《繼承者》推翻了威爾斯對尼安德塔人（舊石器時代的猿人）的看法，他認為現代人種靈長類雖較聰明，但尼安德塔人較純樸可愛。

1956年 高汀所著的《富奇·馬丁》出版。係描寫一位溺水者的故事，提到了人的

驕傲和貪婪。

1964年 出版《尖塔》，描述一位狂熱的教會長老，一心想重建教堂的尖塔，呈現

出精神和道德的腐敗所引起的後果。

1959年 在《自暴自棄》中，高汀第一次用當事人觀點陳述出現代的社會狀況。

高汀反對立場不明的人文主義。他和現代小說的文體形式不盡相同。有人視他的小說為寓言式的，他則認為係屬神話。也有人批評他小說中道德意味太濃，他的擁護者卻覺其小說言語深具詩意，推崇他是當代出眾的小說家。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苍蝇王

作者:(英)威廉·高汀原著;刘力坚翻译

页数:343

出版社:开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5

主题词:长篇小说(地点:英国 年代:现代)

SS号:11131170

DX号:000002018798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2018798&d=AF7CDEFF9AE6DD4510E8637801CC9C65&fenlei=0906&sw=%B2%D4%D3%AC%CD%F5>

封面
版权
前言
苍蝇王

- 1 螺号之声
- 2 山火
- 3 海滩小棚
- 4 花脸长发
- 5 水中怪兽
- 6 空中怪兽
- 7 阴影和高树
- 8 送给黑暗的礼物
- 9 死亡的情景
- 10 螺号和眼镜
- 11 城堡岩
- 12 猎手的叫喊

威廉·高汀大事编年简表